

德 裕

號月七年十五

期五三一第



界世千大茫茫

敬請看

音樂可以使人類的情感交流，可以使人類的心靈感到溫暖。拾穗從創刊號起就願以我們淺薄的能力，向讀者們有系統地介紹西洋音樂的各方面：交響樂的故事，西洋歌劇的故事，芭蕾舞與樂曲的故事，交響樂談叢，序曲、音詩和管弦小品，這幾本自連載以至出版單行本的音樂叢書，多少曾引起了一部份讀者對音樂的愛好熱忱，也為拾穗同人們帶來一份值得自慰的慰藉。從上一期起，我們開始了另一種的音樂連載「室內樂」；這一期起，我們又開始了另一種音樂方面的長篇介紹，「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因為我們不願使音樂佔了過多的篇幅，所以決定將這兩種音樂連載，隔一期輪流

刊載。希望愛好音樂的讀者能欣賞這兩種拾穗的新貢獻。

拾穗另一種新譯叢「南太平洋故事」已經出版了。這一本厚達三百餘頁，曾在拾穗連載達兩年之久的小說，美國現代名作家米歇納以美麗的筆調將南太平洋上的綺麗風光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地氣氛溶合在一起，織成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們相信這是一冊極好的消暑良品。

Hi-Fi 談叢是拾穗譯叢中最受讀者歡迎的一種，出版後不久，即告售罄。現已在再版中，預定八月中可以出書。不過這一次的再版本，又增加了很多新的資料，篇幅增厚一倍，並改名為「高忠實度與立體聲」，請讀者注意本期內刊登的預約廣告。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件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CALTEX



金 目

欄專穗拾	長篇 連載	說 小 篇 短	音樂 游藝	珍聞 軼事
醫學近訊	紐約大都會傳奇之(五) 離婚的季節 大地的狂熱(十六)	諺海忠魂 他半夜醒來，半痴半癡地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沒落 他突然間渴望睡覺，他感覺到最好把頭擱在椅子上。 無語問蒼天(上) 她用自己的雙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子。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一) 指揮棒怎樣建立起它的統治權。	斯國家地十羅傳奇 世界上最富於傳奇性的一個地方，也吸引了最富傳奇性的游客。
攝影叢談				
一六五	一四八 一三七 一二六	一〇一 一一五	八四	六五



傳記 人物	和平 之聲	生 衛 藥 醫	歷史 考古	工程 技術	科學 知識
普迪在哈佛 長兄的陣亡，確定了他進入白宮的志願和機會。	財富之友——介紹聯合國特殊機構之(六) 促進開發的世界銀行。	痛定思痛 杏林病劫親歷記(十四) 消化系統——認識我們的身體(七) 人體化學引擎的燃料提煉所。	英國如何照顧老年人 老年的病人在特殊的照顧下，恢復了自力更生。	高仰山底引水來 丹佛城為了解決水荒，鑿通了落磯山。	茫茫大千世界 在茫茫宇宙中，何處可以找到有智慧的太空人。 月球之行(三)——第一種月球撞擊航具 美國征服太空的工具——漫游者的構造淺釋。
三〇	五八	九〇 七四	四九	二六	四二

中華民國五十年
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
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 六期 三十元
全年 十二期 五十六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
新台幣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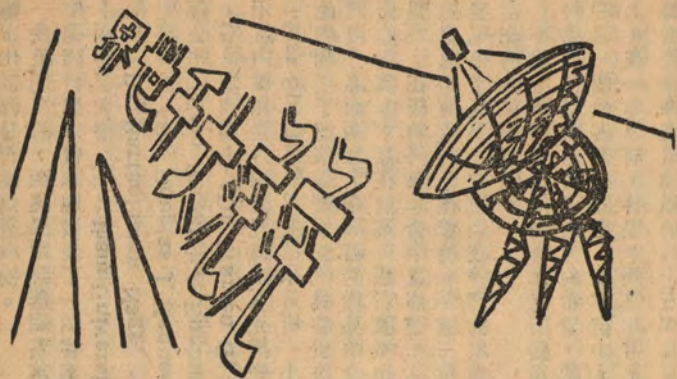
零售價目：
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二〇圓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
2587 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
購買拾穗譯叢

封面故事

茫茫大千世界

巨大的無線電望遠鏡正
向茫茫宇宙深處，搜尋有文
化的另一世界，找尋能和星
球人類通訊。可是，在其他的
人類相同的星球上，是否具有
和人類相同的生命？科學家的
下，各種怪異的幻想和推測
都能存在。左邊，那一個是
可能存在的。右邊，那一個是
為他們居住，皮膚堅厚，那一
地心引力和重力，比地球更強
間，那一個是極富有多水的行
星，那一個是極富有多水的行
兩對，眼睛，體積，浮力，它
尾部的同時，也有一付長一
稀薄的星球。右邊，那一個是
和胸膈以幫助呼吸。



Ray Bradbury 著
閒 筆 譯

一八六四年五月十四日晚上八點鐘，法國土魯斯（Toulouse）附近一座名叫奧果爾（Oagneil）的小村莊上黃昏時的寧靜給一片急速地傳來的非人間的聲音打破了。如果不是嚇嚇噓噓聲之後繼之以忽然落地聲和地上塵土的飛揚，一些虔敬的觀眾一定要認為這是天使們飛翔過境了。等到塵土定息下來以後，這一次突如其來的神秘——也就是引起騷擾的原因——終於獲得了解釋。廿塊隕石，最大的一塊大如人頭，從太空裡灑落到奧果爾上。

法國的化學家分析隕石的樣品，發現其中除含有和地球上相同的元素，如氧化鐵，矽，鎂，鈉，鈣和鉀以外，還擁有相當數量的有機炭化合物。這一點使人們大感迷惑。炭和氧是地球上的生命基本：在所有生活着的物質中都有炭的存在。難道這一塊隕石碎片中的炭指示着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某種生命的形式？化學家們那時不敢確定，因為他們的工具和技术還不足以決定

雷·勃雷特貝萊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幻想小說作家，並且也是一位對太空科學極富研究興趣的學者。他所寫的故事曾獲奧亨利和富蘭克林獎金。

新書

HI-FI談叢

與初版比較增加最新資料，篇幅加厚一倍，為愛好欣賞音樂人士手頭所必備之參考書。

再版改名「高忠實度與立體聲」

定價每冊十二元
預約特價優待八元

請利用郵局劃撥儲金
二五八七號免收匯費

全書三十萬餘字在拾穗月刊連載之輝煌巨著業已出版 定價二十元

南太平洋故事

優待拾穗讀者
函購特價七折

請利用郵局劃撥儲金二五八七號

米轍納 著
郭功雋 譯

預約出版

這種炭化合物是否確為有機物。

幾星期之前，距奧果爾降落隕石將近一世紀之後，三位美國科學家冒昧地發表了一項答案。這三位科學家——福特罕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的巴素羅維·納基 (Dr. Bartholomew Nagy)、道格拉斯·J·韓尼賽博士 (Dr. Douglas J. Hennessy) 和愛索研究工程公司 (Esso Research & Engineering Co.) 的華倫·G·孟興博士 (Dr. Warren G. Meinschein)——利用紅外線和紫外線分光鏡，X光折光儀和質量攝譜儀 (Mass Spectrograph) 來分析一小片奧果爾的隕石。他們利用了這些新發展的工具終於決定了——至少已使他們自己感到滿意——在隕石的樣品中含有在地球有生命的物體中才存在的某一類石臘型炭烴化合物。於是孟興博士在紐約科學年會中宣佈道：「我們相信這塊隕石的出處是有生物存在着的。」這三位科學家說，他們的發現是：「第一次找到在我們的星球以外還有生命形式存在的物理的證明。」

不論孟興博士和他的合作者所獲得的結果是否正確，科學界在目前已有最大的希望，認為終有一天可以回答這一個最古老的問題：在宇宙中人類是否孤獨？事實上，在一年以前，科學家們已非常熱心地在西佛吉尼亞轉動着無線電望遠鏡的八十五呎長耳對準了六十兆哩

以外的兩座星球，希望能收到有意義的訊號。兩個月以後，他們放棄這項企圖，這並不是說他們斷了希望，而是因為他們覺得用更靈敏的儀器也許可以獲得更好的效果，同時也因為這具更靈敏的儀器已經在建造之中了。在西佛吉尼亞糖林 (Sugar Grove) 附近，美國海軍造了一具電耳，它直立起來比六十層樓的大廈還要高，它的支架是兩座龐大的阜氏大輪 (Ferris)，糖林電耳可以收集遠達六十光年之遙的太空中的宇宙訊號。

在宇宙裡有多少個星球可以被我們的無線電望遠鏡的電耳所收聽？你寫下一個十字，然後在後面加十九個 0。

在這許多難以想像的數目中，究竟有多少個星球是有行星向它環繞的？據哈佛大學天文學教授哈羅·蕭發萊 (Harlow Shapley) 最保守的估計是千分之一。

在這許多千分之一的世界裡，究竟有多少正好跟我們的太陽保持着最適當的距離，因此它有適宜的溫度以使生命存在？答案是千分之一。

最後，在這許多業已大量減少的數目中究竟有多少是有着適當的大氣，含有足夠的炭，氧，氫和氮能像地球一般的振起了有細胞的生命？

據蕭發萊估計，答案也是千分之一。可是我們仍然有一個行星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或許

存在着生命的。

康耐爾大學的蓋西普·柯可尼 (Giuseppe Cocconi) 和斐力潑·摩立遜教授 (Philip Morrison) 說：「尤有進者，在有許多處境跟太陽系相似的行星上所存在着文化，其對科學上的興趣與可能擁有的技術，比我們所有的更為偉大。」

「對於這一種可能存在的社會，」他們在英國出版的「自然」雜誌中繼續這樣寫着：「我們的太陽系在他們看來也是一處可以產生新社會的地方……我們可以假定在很久以前，他們就成立了一組通訊網，（這種通訊網終有一天會被我們認識的）他們耐心地等候着從我們的太陽系中收到訊號，這時候他們便可以知道有一個新社會已進入智慧的新階段了。」

摩立遜和柯可尼教授跟其他的科學家同意太空中的文化可能已相互間用強烈而直接的無線電波聯繫，並且也許已成立了一個相互通話的俱樂部。每一個會員都負責向可能有高等科學技術的星球瞻望。當他們看到一座有希望的星球時，他們便把光波投射過去。這種情形有一點像晃動手電筒的光打記號。他們也許已經這樣晃動幾千年了。

可是在這樣的世界裡，我們憑什麼理由認為他們會發明這一類完善的無線電？

「在我們看來，」摩立遜教授多說：「多數行星上的生命是靠鄰近星球上的光來維持的，這情形就跟地球上的生命是靠太陽這座星球的光所維持一樣。因此，要談到任何科學上的文化，首先得瞭解光的性質，因為光是生命的基本。可是只要你瞭解光的性質，你就會被引導着踏進整個電磁光譜的領域，而無線電便是其中的一部份。」

我們怎樣把聲音傳到其他太空的世界裡去？我們怎麼知道這是一處合適的站，可以讓我們集中注意？經過無數次研討之下，第一個西佛吉尼亞計劃便選定了廿一分的收聽頻率。（一四二〇美格週波。美格的單位是一百萬倍）。此後進行的各項計劃大概也做照這次選擇。挑選這一項頻率的原因是用來切斷自然的干擾。如果要使訊號能透過包圍在像地球那樣一類行星的空氣層，那麼它的週波不能超過一萬美格週。如果低於一千美格週，那麼從銀河太空中來的干擾電磁波又太響了，科學家們面對着這一方面的天大喧鬧聲和另一方面的無線電雜音，所以便折中地選定了廿一分的頻率。此外他們也有其他的選擇理由：這是我們在無線電望遠鏡中最常聽到的自然震盪，同時也是我們在研究天空中的巨大氫雲時所得的中性氫的震盪。

現在我們知道中性氫是散播在宇宙中最豐富的一種

物質。我們相信其他宇宙中的世界，如果對無線電這一門科學有高深造就的話，一定也明瞭這一個真確的事實。如果我們放出這一種合乎自然的全銀河共同使用的波長，其他宇宙上的世界也許會做出一件合理的事情：他們也許會用接近於中性振幅帶的頻率發出廣播。

直達天庭的順風耳

根據星光的光譜研究，我們決定有七座星球存在於和我們相距十五光年的距離之內，並且它們的亮度和生命時間跟我們的太陽相彷彿。這七座星球已經有足夠的年齡來產生有希望發出無線電廣播的行星。這些星球的名稱是：泰·西帝 (Tau Ceti) · 奧麥克朗一·二·愛力達尼 (Epsilon Eridani) · 愛發西隆 · 印提 (Epsilon Indi) · 埃爾發 · 申泰利 (Alpha Centauri) · 奧斐琪七〇 (70 Ophiuchi) 和西格尼六〇 (60 Cygni)。

西佛吉尼亞的海軍之耳紀錄下全部來自上述這些最有希望的星球系統的無線電微聲，然後研究隱藏在這種微聲中的某種型式。如果發現任何有次序的重複聲音，便立刻會引起我們的注意。例如我們聽到的是三短，七短，三短，七短，這樣反覆地一遍又一遍，我們便會立刻驚覺起來。

九八二年了。

我們必須等到二十一世紀的中葉，才可能會有任何最簡單的圖畫形式出現，同時在這種難以想像的長途無線電報通訊方式中，雙方都可能因生死關係而中斷。不過只要我們一旦發現某一星座系統中存在着有智慧的生命時，我們也許會用不同電碼和不同頻率拍發出大量有關我們自己的資料。在另一世界上的科學家，雖然不明瞭它的意義，可是也許會紀錄下來，加以研究和翻譯。他們或許也會像我們那樣的一次發出很多資料供我們研討。假如一旦雙方共同的語言建立了，那麼我們應該講些什麼話？

當然，最重要的是交換科學的事實。從奧麥克朗一·二的星座上用無線電告訴我們的技術知識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升起大量的火箭飛越宇宙，比我們目前預期的成就提早幾千年。醫治普通傷風的秘方也許可以由另一星座上的醫生供給我們。他們也許還能治療我們自古以來就感到最為恐怖的疾病——戰爭。

從星球上來的音樂

我們聽到從遙遠的「愛發西隆印提」星球上傳來第一次含有智慧的聲音，可是這聲音也許不是密碼，也不

摩立遜教授說：「當然在隔離的不同世界裡，廣播者不可能存在着共同通用的言語。不過經過長時間的通訊以後，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共同適用的言語。開始的時候用簡單的數學關係，利用我們的無線電脈動作爲數目，我們可以把所有數學上的符號傳送到其他的世界上去。」

摩立遜教授相信，當數學上的關係成立以後，只要用一個簡短的步骤便可以用幾何學的方法畫出數字。至於在我們這一端，我們可以用把收到的脈動用數學的方法翻譯成爲圖面。只要我們找到一種方法繪成了可見的圖表，我們便可以知道怎樣去解釋這個圖面了。從這些圖面上，我們可以把許多資料轉譯過來，即使是穿越星河而來自無線電教授的複雜語言也可以由此貫通領悟。

這整個的過程也許要花費好幾代科學家的生命。例如，我們某一晚聽到了來自泰西帝的可以辨識的廣播訊號，我們便把歡迎致敬的訊號發了出去，單是這一項通訊就得花費我們十一年功夫，因爲訊號以光速的每秒十八萬六千英里的速度前進，等它到達我們那一位可能存在的友星那裡已需要這麼長的時間了。假如，他們聽到了我們的第一次廣播，然後再發電恭祝通訊聯繫成功，這個訊號到達我們的無線電望遠鏡，另一個十一年又過去了。所以單是相互之間打一個招呼，我們已經到了

是音波的脈動，而是一種從地球上廣播出來越過太空的音樂。當它最初傳入我們耳朵的時候，我們也許不知道這是音樂，這情形正跟西洋人忽然在耳朵中落入奇怪的東方音調一樣。可是經過較久的靜聆之下，我們便會首次辨出這原來是從西格尼六〇星球上發出來的貝多汶交響樂。

可是人類對上述的電訊，訊號和交響樂是不會感到滿意的，他一定會希望親自去察看一下，不過我們還不會就放一架無人駕駛的火箭直達那七座可能有生命的星球系統去。我們所要做的只是燃放一具火箭穿過我們自己的太陽系統，抵達那些已經半被我們無線電望遠鏡所忽略了的行星，我們之所以對它們忽視，乃是因爲從它們的表面看來似乎不可能有生命存在的希望。

我們的第一架火箭可能將在赤色行星——火星上登陸。從火箭內部所安裝的開關和吸鼻便會插入地下吸取岩石樣品，存入太空船的深艙裡。其他一座空氣密封箱裡會伸出膠質的捲帶，上面粘有營養的海藻，這種捲帶穿過火星上的空氣，然後回入試驗室，這等於是生物學家得力的助手。於是在火箭上的自動電視機和照相機等的設備之下，一件歷史性的事情發生了：人類在遙程控制之下跟他的第一枚火星生物——微菌，在顯微鏡下見了面。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的李德柏博士 (Dr. Joshua

Ledenberg) 建議了這種海藻捲帶設備，他的用意是警告我們嚴防有些異域上的可怕微菌會在不慎中進入我們的肺部和血液，並進而征服了地球。

當我們跟火星上第一次發現的微菌見了面並且覺得失望以後，我們還能夠找到其他什麼樣的生物形式呢？美國一位著名的天文學家湯伯 (Clyde W. Tombaugh) 曾說過，還有植物。湯伯現在新墨西哥的拉斯克魯斯工作，他相信火星上有季節性地出現的運河也許是一種極端酷熱，寒冷和缺水的狀態下生存着的苔蘚。

多采多姿的植物生活和較高級的動物生活是不會發現的，因為那裡極度地缺乏水源，這是湯伯的說法，他又說：「在火星上有幾處比較合適的地方，在夏季的幾個月裡，溫度可以高至華氏七十度，可是在火星赤道之處，每天晚上氣溫仍會落至零下卅到四十度。至於在南極的晚上，氣溫一定會落到零下二百度。」

可是在五十萬年以前，當地球上的半人猿尚在永遠如噩夢般的春天中跳躍時，火星上是否曾有文明統治過聖殿，市場和海洋城市？這些人是否已化為灰燼，或是為了逃避苦寒而潛入地下？

克拉夫特·依列克 (Kraft Ehrlicke)，聖地牙哥康佛爾天文研究所的太空主任研究員，對這一個推測覺得非常懷疑。他認為任何行星，如果一開始起就能包

圍在氧氣中，並落下大量雨水，那麼它便能毫無疑問地保存住這些元素。

可是從我們偏狹的地域觀點上看來，無論如何火星會帶給我們深深的震驚。我們一定會記得在這地球上，有些微生物能生在石硫黃中，在美國黃石公園的沸泉中有些細菌依然可以繁殖。在洛斯·阿拉摩斯，水浸式的核子反應器中常常會遮滿了一層名叫 Pseudomonas 的微生物有機物，牠們能在極強的放射性光中生存，而這種放射光的強度足以使人類致命的強上一萬倍。同樣地在火星上的殘酷自然實驗室中，或許也會展開不可思議的化學循環，因而產生了迄今尚難猜測的生命。

考慮了所有的事實以後，我們的科學家也許將會注意到鄰近更神秘的溫室世界。在火星的表面上遮蔽了一層霧靄，因此無法窺見它的真面目。有些權威科學家依然相信這一層霧靄是從一處荒瘠的沙漠上為強烈颶風帶起來的灰塵所造成的。可是最近美國海軍用上昇氣球觀察的結果，首次發現在金星的大氣裡存有微量的水汽，這一來便使以往認為金星表面充滿了水的古老理論又復活起來了。

有了這種單純而浩瀚的介質，它跟我們地球上的人類血液和海洋同屬一類，我們便更有理由相信經過卅萬年來的歷代相傳，跟螞蟻和蜜蜂迥不相同的魚類王國也許

會在金星的海洋深處發展起來。不幸的是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的五十呎無線電望遠鏡，從金星的輻射熱上發現它的表面溫度約為華氏五百四十度。就這一點上我們就難以想像成千萬噸的水在大洋中沸騰蒸發，然後又冷凝而為暴雨下降。

「如果這是真的事實，」克利特·湯伯說：「那麼金星不但是是一座隱蔽的行星，並且也將是人類放棄探險希望的一座行星了。」

難道我們這同一族中就沒有其他更好的行星來供我們探發？水星更接近太陽，中午的那一面，竟有著華氏七百五十二度的高溫，像個鼓風爐。午夜的那一面又極度寒冷死寂。木星比地球大上十倍，重上三百七十七倍，它深埋在厚達六千英里的氫氣組成的大氣之下，而水層之厚達一萬三千英里。土星，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一個比一個寒冷，黑暗與孤寂。所以我們只好把我們的行程轉向其他的星座。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有足夠長的壽命，從地球出發旅行到達最近的星球。我們旅行的速度遠比光速為低，即使搭乘最快的火箭，也要花費幾百年才能到達一個目的地。可是只要太空旅行一旦成為可能之後，人們就難以抗拒它的誘惑。我們知道最近的星球也在人類一時間之外，或甚至更為遙遠。因此我們要完成這億萬英

里長的旅行，就不得不以整個家族中的子孫孫來鋪填這長距離的空隙不可。在旅程的漫長時間裡，太空探險家一代又一代地在壯志未酬下死去，埋葬於太空中，而讓他們的子孫繼續長征。

除非我們有無線電的應答來作為我們的嚮導，我們將往何處去？當我們的星空船準備妥當的時候，我們也將往月球和火星上建立起巨大的望遠鏡，在那兒大氣對視線的干擾已等於零，我們的視界可以達到最清楚的境界，我們也許可以第一次看到一族的行星在相當距離之外順從地圍繞着一個個的太陽運行。我們那時候便可以尋找一個圍繞着太陽在旋轉的行星，它必須有適當的年齡使它可以培育起有生命的世界。我們將偵察和我們相似的世界，它四周的大氣，最初時大部份是甲烷，氨水汽和氫氣。像這樣原始的世界需要以史前的閃電來射擊，用較年青，但更強烈地使生命受到刺激的陽光所攻擊。

我們要尋找一個會從事下列各事項的世界：①至少得在它的表面一部份上匯聚了一淺層的水。②以億萬年的時間來攪動這一層水使它成為混濁的化學品。③再經過不知若干億萬年的綜合變化，正好產生了合宜的複雜化合物，其中飽含蛋白質，可用以製造原形質。④在某種難以明瞭的情況下，在原形質中建立了自行繁殖的性

質，於是便變成了活的細胞。

我們須在遙遠的距離之外來判斷那一座行星離它的太陽是否過遠或過近。當某一座行星跟它的太陽之間的距離和我們地球與太陽的情形相仿，而這一座行星繞軸轉動的時間也一定要在廿四小時左右。一座行星如果轉動得太慢，那麼它的溫度一定會高得有害於生命形式的形成。此外穿過大氣外殼的宇宙線也不能過強或過弱。如果太強了，生命便會絕滅，如果太弱了，這個世界上的化學變化便不足以產生那些我們稱之為生命的分子。

假定我們的計算非常準確，我們終於跨越星河，從我們的火箭昇達那一座跟地球環境完全相同的世界。那麼在那兒歡迎我們的是些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他們看起來是否像人類？或是我們遇到的竟像科學幻想小說中的生物，有着許多對像蒼蠅般的眼睛和蛇一般的手臂？

克拉克特·依列克說：「這問題乃在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人類為什麼會跟原始靈長類動物分了家。當然我們可以確定一項事實：那就是我們的身體建造得相當聰明。如果人類的眼睛長在膝踝或肘節上，而你的頭腦却還在原來的部位，那麼當一塊石頭向你飛來時，你得花費廿倍或卅倍於現在的時間才能使你到眼中所見的傳到腦子裡，這樣你就會送了命，你甚至到死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打中了你。因此如果以警告危險這一個因素來說

，把眼睛的位置長得跟頭腦接近是非常有用的，至於耳朵或其他所的感覺器官情形也完全一樣。所以我們可以假定在任何其他世界裡的生物，如果要有較高的智力，那麼牠的視覺聽覺嗅覺器官必須靠近腦部。

「其次，」依列克繼續道：「如果那兒的地心引力和我們相同，那麼你必須假定那兒的生物需要基本的結構，一副骨骼架子。它的樣子不一定要跟我們一樣，可是一定要有一副是不會有問題的。如果這一種生物呼吸氧氣或操作其他化學系統，也需要吸入氣體，那麼在身體裡面也一定要有心肺這一類的轉換系統，而這種器官必須安置在骨架能好好地保護它們的位置——安置在骨架以內或者用骨頭來遮住它們。如果我們的主要器官設在我們的四肢等處，全然沒有保護，那麼一件意外的發生就會把它整個兒割落。

另一個世界的歷史大致也應該跟我們自己的世界相同：各生物形式之間的競爭，有些勝利了活下去，有些因為器官生長的位置不好便被淘汰了。

為了證實他這一個觀點，依列克引證一九〇〇年早期的飛機設計來作為比喻：「許多國家在那時候產生了各種想入非非的型式，每種都經過實驗，每種都是不同的。可是到今天，由於自然的選擇，如果要達到某種速度，那麼只有一種最好的型式始能存在。所以假如另一

世界上的環境情況和我們相似，那麼他們的生物在身體外形上也一定和我們有相同之處。

我們無從猜想人類為了要使自己變成更有效率，獲得更大的生存特徵，他還應該有什麼變異。舉例來說，在我們的後腦上再生一隻眼睛，對於我們的生命安全也許有益。在其他世界上，如果空氣比較稠密，那兒的人類也許需要非常小的鼻孔和嘴巴來減小入口。如果空氣是單薄的，他們的嘴和鼻子便得張大得像個倉庫的大門。

對一個寂寞的太空人來說，有上述這種形狀的異域女人是不大會吸引力的。可是在這裡却有整個的美學範圍隱現在我們之前。探發星空的歷史也許得靠我們人類帶往星球去的美觀和功利的觀念。那時也許會用下列的題目寫下了許多書籍：「其他世界上的美學和禮節」。不然我們便會陷入錯誤的危險中，把粗糙的皮膚當作粗暴的脾氣，第三隻眼睛當作罪惡之眼，一隻寒冷的手當作冷酷和仇視的心腸。

當我們面對着另一世界中形如蟻蜂的人類時，我們是否還躊躇地考慮他們的智力商數是五十或是二百五十？或是我們只簡捷地在探發星空的歷史上建造了最龐大的鞋子，然後踏在它的上面？

因此我們第一批星空探險人必須是最聰明的，脾氣最好的，不易起反感，最易於同情，甚至對男女性關係

的觀念也能隨遇而安。在泰西蒂的星球上，雌雄二性也許是會兼備於一體，可能比我們的想像更糟糕，也許他們根本就缺少雌雄二體，因為如果他們能找到另一種方式來延續生命，那末這樣就更增加效率。

可能發生的奇異景物

到現在為止，我們認為要去跟它打交道的星球，在天氣方面是跟我們的地球一樣的美好。可是即使在這樣的世界裡，造物也決不會在偶然的創造中永遠重複不變。因此我們在另一世界中所找到的城市，看起來並不像城市，房屋並不像房屋，傢俱和藝術在我們的眼裡看來也有點兒走樣。我們看到的遊戲運動也完全不像是這麼會事，所聽到的歌聲只不過像是歌聲。可是他們的自然環境却跟我們地球非常相似。

地球上的生命是賴炭和氧為基本。在其他世界上是否也一樣？不，還有其他可能性存在：

當另一個世界的空氣是由二氧化碳的氣體組成時。這種氣體為動物呼吸以後，可以分解為氧氣和水，這都是身體所需要的。

又在另一個世界的空氣裡也許有氫供生物的呼吸。可容氫呼吸的皮膚一定比較堅厚而不悅目，這一個世界看起來也一定比較可怕。

可是在創造生命的階段，行星週圍的大氣還不算是最重要的。關係最大的是多年來遮覆在一部份地面上的溫暖海水。我們人類大部份是由炭組成的，億萬年前，經過無數複雜的化學變化，終於他們有了生命。

我們這種炭的生物有一種確屬真理的偏見，認為只有炭的生活才能在環境的危險中生存下來，至於其他不屬於炭的型式不可能生存。在其他已知的各種元素中只有「炭」可以玩很多的噱頭。至於另一種比較接近的元素便是矽。那麼我們是否能在其他的星球上找到「矽」的生命型式？湯伯博士說：「矽生物呼出來的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便是我們熟悉的石英。」

解釋宇宙的神秘

我們所猜想的一切，到這時候為止，還都是前途渺茫的，不能確定的，有時候並且是恐怖的。如果我們有一天跨出火箭，登上另一個遙遠的世界，並且發現那兒的人居然跟我們的家鄉相像，這該是多麼幸運。

這種情形也是可能的

康耐爾太空研究組的湯麥斯·艾爾特 (Thomas Gold) 相信在一億年之前，我們的宇宙鄰居也許已來訪問過地球。他們發現地球的氣候不對他們的胃口，他

蛋白質極為相似的物質，然後製成極小的球形，看上去在某些方面很像細菌。

在試驗管中的生命：是神秘的。

在地球上的生命：是神秘的。

在其他世界上的生命：是神秘的。

而所有的神秘漸漸相互移近。

在我們這個時代裡，探索這種神秘的答案最後也許會改變我們的法律，我們宗教，我們的哲學，我們的藝術，以及我們的科學。而星空，這一面鏡子，正等候着生命到那裡去認識他自己。

譯自 Life April 24, 1961

地球上的每一天從何處開始

地球上的每一天開始於西伯利亞最東端的東岬 (East Cape)，然後再普及於其他各地。爲什麼？因爲東岬是最接近國際畫線的地點。而這條線是由航海家人爲選定的。認爲這是一處最便於「改變日子」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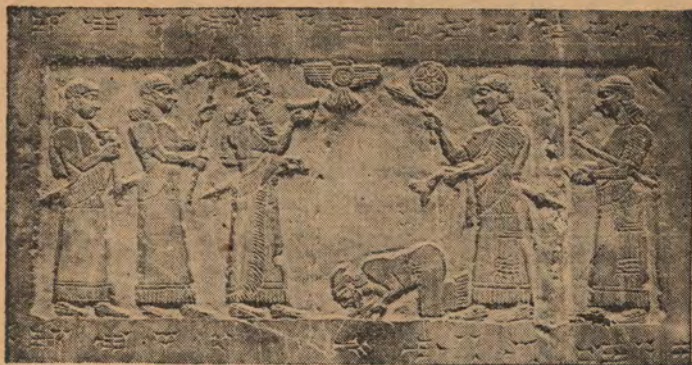


「。人男的婚結有沒一唯裡室公辦這是里查」：畫漫

們便把野餐後的殘屑拋棄在地上離開了。從這一堆拋棄的廢物裡開始繁殖了細菌的生命，然後經過十億年的時間，細菌終於進化成爲人類。所以我們在若干年後，或許也會在另一個世界裡，用我們的飯鍋，紙餐巾和橘子皮在那裡播下了種子，從此過了十億年以後，在那一個世界裡也出現了生命。所以宇宙中的生物，縱然穿越了繁亂的星河，也許會在相隔千百萬戶出的距離播種下兩個孳生子。

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性是生物的芽胞順着星風飄游，結果把生命從這其他的星雲上帶到我們這裡。還有一種想法，也許是一塊巨大的隕石，穿越宇宙，擔任了傳遞生命的任務。關於這一種想法到還有一種證據，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的梅汶·卡爾文 (Melvin Calvin) 博士在奧果爾隕石中發現那兒有些分子很像地球原始物質的基本要素。

在科學實驗室裡，專家們在試驗着用試管來創造生命。當我們在進行人工的方法，重新創造我們的原始環境時，閃電便像沒有用鐵鍊鎖住的野獸似的潛伺着。科學家史丹利·密勒 (Stanley L. Miller) 用甲烷 (即沼氣)，氫，氮和水的混合物通電，結果產生氨基酸。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生物化學家雪特納·福克斯 (Sidney W. Fox) 又作進一步的試驗，從胺基酸再製造出眼



前之世三色曼爾詳王述亞於路長王列色以

前生誕督基 蹟史的年千一末最

G. Ernest Wright Ph. D 著

一念思譯一

在這種陳述的基督誕生前一千年的歷史充滿了艱難、困苦、奮鬥、混亂、流血、奴役與反抗。以色列在所羅門王逝世以後。一而再的被征服，致使聖地荒廢，瘡痍遍目，但它雖屢經挫敗與分散，希伯來的一神論仍常常閃爍其光輝，從未澈底失敗，終於在千年備戰以後，凱旋而炫耀的進入一個新時代——基督時代——。

本文及圖片均來自聖經考古學，雖然聖經考古學在科學界的歷史不久，但已使我們對舊約時代的智識有革命性的改變。

挖掘工作遠及埃及與伊朗，已澄清並補足聖經中的見證。本文作者恩尼斯特·賴脫 (G. Ernest Wright) 是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他是一位卓越的舊約聖經權威，並且是一位著名的實地考古學家。他在錫欽 (Shechem) 城及約旦的發掘工作寫下歷史數頁，他的著作如聖經考古學，被多人所推崇為確實的貢獻。

— 國家地理雜誌編者 —

當夏季我們在約旦國境內的古城錫欽從事考古發掘的時候，經常看到有一批很奇怪的人徘徊於就近的納布拉斯 (Nablus) 城，他們在傍晚出來，長鬚，長髮，衣着襤褸，由一位帶頭巾的祭司長所率領。

他們是撒馬利亞人 (Samaritans)，曾經一度為一強盛的國民，但到今日已僅剩餘兩百人左右了。其實我們得平心靜氣的承認，只有他們才真正遵守着純正的摩西律法，在二千五百年間，雖然他們在戰場上一度失利，却始終為生存而戰。

我們說錫欽城經常被毀也經常被重建，它曾經一度是撒馬利亞的首都。他們的祖先從廢墟裡使之重建，與敵對的耶路撒冷 (Jerusalem) 相望。撒馬利亞人跟我們幽默的談笑，點頭，然後輕鬆愉快的返回他們在納布拉斯的會幕。在數百年以前古代宏偉的錫欽城最後的光輝，消逝而覆滅。

這就是近東的一般情形，巴比倫人 (Babylonians) 亞述人 (Assyrians)，海地人 (Hittites) 以及撒馬利亞人 (Samaritans) 仍舊居於此地，雖然他們已失却了已往的過去，但在他們脚下仍有古代的遺跡作為此處發展過文明的證據。

歷史誕生於肥腴月灣，是由埃及經敘利亞灣到米索不達米亞。很多平坦的堰堤散布於鄉間，表示此處在古

代會營青過城市與初期文化的搖籃。如尼尼微 (Nineveh)，米格多 (Megiddo) 及耶利哥 (Jericho)。在一世紀以上的時間。考古學家不斷的在這些堰堤處從事於發掘工作，從這裡廢墟下面所找到的彫刻物，碑文，以及加工品有時會詳盡而令人驚奇地把舊約聖經裡的情形呈現在我們眼前。

在公元前一三〇〇至一一二〇〇年間，當蠻族入侵，並確定埃及和米索不達米亞的權勢中心時，北部希伯來人得到立足點佔領了巴勒斯坦 (Palestine)。在第十世紀，大衛王統一了以色列各支派在統治堅強的君主政體之下，使周圍國家均望塵莫及。在歷史上此一時期，微小的以色列帝國，成為尼羅河及幼發拉底斯河之間的最強國家。

所羅門以商業方式獲取權勢

大衛王之子所羅門繼位，以色列的傳統讚揚所羅門的智慧與執政時期的壯麗。在耶城他所建造的聖殿 (見圖一) 在四百年間實為建築學上及宗教上的光榮。

在聖經裡指明所羅門的武功以經濟為主，而非在軍事。以色列跨立於亞非兩洲主要商業航線上，因此所羅門希望把以色列造成古代世界的中間人，但是他的美夢隨着他的帝國，在他死後奄然消滅。

面對新的脅迫。在紀元前八五三年，在敘利亞西部位於奧倫特 *Orientes* 河畔的喀喀 *Karkar*，他們與亞述軍相遇。在聖經中並沒記載此役，但在二一八六一年於底格里斯河旁發現的一塊石板上，銘刻着與薛爾曼色三世在喀喀所碰到敵軍的數字。一一〇〇輛戰車，一一〇〇騎兵、二萬達馬士革 (*Damascus*) 士兵，亞哈王的二千戰車及一萬士兵。亞哈王的戰車數量超過其他任何盟邦，以色列當時的軍事力量實在驚人。

薛爾曼色亦詳述如下的戰果：我用刀殺死一萬四千名兵士……我使他們屍橫遍處，用他們的屍體搭成一橫渡奧倫特河的橋。

不管如何誇耀，大概諸王的聯盟仍抑止了亞述軍之前進。戰役後薛爾曼色三世撤退。十二年以後他又再一次征服以色列。小型戰役很快的再在巴勒斯坦爆發。在喀喀戰役後三年，亞哈王與其昔日的同盟，達馬士革國王死於一小戰役中。

在亞哈王之子約蘭王 (*Joram*) 時代，摩亞王 (*Mesha*) 反叛成功，他是以色列最後的一個諸侯。在一八六八年一位普魯士的傳教士在旅行死海海濱之際，在一個阿拉伯的村莊裡發現了黑色的彫刻瓷器。這一發現後來被法國大學者查理·甘尼亞證實為古巴勒斯坦的壯觀遺物，是摩亞王 (*Mesha*) 執政的記述。

他述說反叛的經過如下：以色列國王奧姆里使摩亞屈服多年乃摩亞神對摩亞不滿的結果。奧姆里之曾孫亦同樣的屈服摩亞，但在我執政時，戰勝了以色列王及其全族。以色列永久滅亡了。

考古學活畫當時日常生活

正當勝利與失敗，破壞與重建的旋渦中，巴勒斯坦人民堅忍的尋求着他們的生活。從考古學上得知在亞哈王時代並非所有婦女需要跋涉至城內水源地取水，實際上可以誇耀地說，每一家都有水池。初步的溝渠裝置使多數城市得有排水便利。

木匠由於採用鐵斧，致使其工作省力，農夫改用銳利而堅牢的鐵鏟刀以代替笨重的燧石及木材製品。多數廢墟中都發現有已往的珠寶商遺跡，駱駝隊不管和平或戰時，從阿拉伯不斷的運輸香料與馨香樹脂。染織工業的進步使巴勒斯坦織品聞名遐邇，而新穎的製陶技術使生產改革。

在一典型的希伯來家庭中，他們住於二樓，以一樓作為工作與儲藏物品之用。麵包為主食，葡萄酒為普通飲料，新鮮水果或果乾為甜菜。在稀有的場合會有燉肉，旅途較遠的人行李中充滿了乾燥的穀類以便充饑，這相當於古代的三明治。

在政治方面，古代沒有任何人民能像希伯來那樣受到嚴防暴君虐待的保護。在被統治者與國王之間有世系奉獻的人——先知。拿單 (*Nathan*) 會當面非難以色列王大衛 *David*，消瘦的以利亞 (*Elijah*) 在亞哈王時代 (*Ahab*) 有如以色列民族的道義精神，耶利米 (*Jeremiah*) 在猶大宮內宣告耶路撒冷的命運。

國王與平民都承認先知不得閉口不言，因為他們都視先知為上帝所統治的政府內的一位官員，這一個政府是統治以色列的命運。當先知說預言，他們是傳遞耶和華的信息，在他們不畏縮的監視之下，沒有一位君王的執政不受指正。

學者們曾長期探究以色列的預言，在古代社會中的反面說法。在敘利亞東部的瑪里 (*Mari*) 廢墟中發現的楔形文字刻於石板上，約在公元一七〇〇年，記載着在此地區殿宇的執事們定時朝見國王，有如神之代言人。

一般言之，雖然在石板上所記載的是要求國王以更多的禮物奉給聖堂以撫慰神祇。

另外一些學者發現在宗教狂歡上預言的背景。於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在埃及的故事中會記述一個少年曾在腓尼基的巴布羅斯王子的面前經歷了一個神的侵襲。因為此一少年的預言是由一位侵襲他的神而來，所以埃及的

文士認為是神的啓示。

以上所舉的例子均不能直接對以色列的預言有所關聯。以色列預言影響及於四百年的歷史，任何時刻均備妥懲罰不義，並護衛耶和華與其民所立的盟約。這些沒有自我意見的人強迫希伯來的統治者們成為世界第一個君主立憲政體。

亞述人擊敗以色列王

在公元前八四一年奧姆里王朝覆滅，耶戶 (*Jehu*) 繼王位，但是亞述人脅迫的暗影又再度籠罩全境。薛爾曼色三世在其黑色方尖碑上繪畫着耶戶 (*Jehu*) 伏在他的腳前，在他的身後則有一行以色列人奉上貢物。

公元前七四六年與八〇一年之間，這一個短時期，以色列總算暫免於亞述君王的攪擾。北部最後的一位偉大君主耶羅波安 (*Jeroboam II*) 由於內心的憾恨再度征服大馬士革 (*Damascus*)。

以色列的復興是暫短的，約在耶羅波安 (*Jeroboam II*) 逝世後一年，亞述王 (*Tiglath-Pileser III*) 在尼尼微繼位，聖經中稱其謂普勒王 *Pul*，開始時對西方以冷眼看待。

災難迅速降臨到耶路撒冷，亞述奔馳的戰車湧到，甚至今日，這些好戰者的名字字如撒崗 *Sargon*、山奈

查利布 Sennacherib、歐哈同 Eashaddon 聽來都刺耳，充滿了好戰的氣氛。亞述人使一個殘酷時代帶來了更多的殘酷。他刺敵人的皮貼在城牆上；他們用鐵環刺入戰俘的鼻子或嘴以皮帶牽引，他們發明集體放逐。

殘忍刻畫的戰利品

到英國博物院參觀過的人，會看到從尼尼微所挖掘出的浮彫有亞述巴尼巴爾 (Ashurbanipal) 國王與其王后在一個安靜的涼亭進餐，周圍的樂師奏着柔和的音樂配以豎琴與鼓。在其附近的一棵樹上懸掛着他們最後戰役的戰利品——一個人頭。在歐哈同王的年曆上敘述兩位被戰敗的國王及其可怖的命運：「我砍掉他們的頭懸掛於其尊貴者的周圍，並在尼尼微的主要大路上帶着歌手奏着豎琴遊行。」

希伯來的兩個王國，以色列先受亞述殘忍的統治。以色列王米拿現 (Menahem) 被亞述普勒王的威望所震脅很容易的便降服了。

在聖經中列王紀下十五章一九一—二〇節說「亞述王普勒來攻擊以色列國，米拿現 (Menahem) 給他一千他連得銀子……於是亞述王回去，不在國中停留」。

亞述普勒王的年曆在一八四〇年出土，記述此事實發生於公元前七三八年。其記述之細節實與聖經中所記載

者完全相符：「我使米拿現王 (Menahem) 驚慌失措，他的可憐相有如飛鳥受驚，並向我單獨的伏俯下拜，我使他歸回原地並課以賦稅，就是金、銀、亞麻製衣服附以各種色彩裝飾。」

具有彈力的以色列人並未全然放棄他們的家園，以色列的另一國王北凱 Pekah 與叙利亞王雷興 (Rezin) 出謀反亞述的策略。當猶大王亞哈斯 Ahaz 拒絕與其聯盟時，北凱與雷興聯軍在耶路撒冷進攻亞哈斯王 Ahaz。

在聖經列王紀下 16 章七—九節說：「亞哈斯差遣使者去見亞述普勒王說：我是你的僕人，你的兒子，現在亞藍王和以色列王攻擊我，我求你救我脫離他們的手，亞哈斯將耶和華殿裡和王宮府庫裡所有的金銀都送給亞述王為禮物，亞述王應允了他……」

亞述的碑文再度證實聖經中所述的故事。在公元前七三三年，亞述普勒王突然襲擊達馬士革殺死叙利王雷興，他從以色列奪取了加利利，與亞述版圖聯合，並派遣總督來加以管轄。

在一九五六與一九五七年間我會去過哈查的廢墟原址，以色列的考古學者正在從事挖掘工作，他們指給我普勒王征服加利利的真實證據。木炭的堆積物阻塞了以色列統治者的荒蕪宮室，在廢墟的上層有一個小砲台

與準確處是亞述軍強奪佔領時期所建立的。

以色列王北凱失敗後由於以色列人的叛亂而失去王位。亞述的年曆記載如下：「他們推翻他們的國王北凱，使何西亞 Hoshea 繼王位。我收到他們所進貢的十他連得 (Talents) 黃金，與一千他連得銀子」。

在古代的他得連 (Talent) 是幣制與重量單位，其正確之重量幾何，目前已無法獲悉，但我們知道對一個普通希伯來人而言，一他連得的黃金是代表一個幸運。

猶大王阿哈茲 (Ahaz) 是一個忠信的諸侯，普勒王的記錄當然把他列在屈辱的西方諸王之中。但是與亞述人保持這一友好關係，代價實高。亞哈斯使國庫空虛以致傾覆。他認為耶和華已丟棄了猶大及其國王，於是加重的反對耶和華——「把主的聖殿之門關閉——其他的幾個城市亦復如此，於是在高處向其他的神上香。」

以色列形成分裂，人口銳減，整個民族瀕於毀滅。亞述普勒王在公元前七二七年逝世，但繼位者薛爾曼色二世繼續課以重稅。以色列何西亞王被埃及應許支助所惑，即行反叛。但在薛爾曼色王迅速襲擊之下。何西亞戰敗被俘，囚於獄中，亞述軍繼而圍攻撒馬利亞 (Samaria)。這一座以色列的最後要塞終於經過三年的苦圍擊退了亞述人。但是厄運仍不可避免，到公元前七

二二年或七二一年時亞述又再度入侵。

這時候薛爾曼色二世大約已經逝世，薩而恭二世 (Sargon II) 繼王位，他奪取了勝利的功績。法國考古學家於 1843 在伊拉克的 Dur Sharrukin (Khorsabad) 從事挖掘，發現薩而恭王宮殿的遺址。這位國王在這裡銘刻着此一勝利。其中之一會如此記述着：「我圍攻並征服撒馬利亞 (Samaria) 我掠獲二七，二九〇居民作為戰利品，派遣官吏管轄他們，並科以如前王所定的稅金。」

薩而恭王 (Sargon) 狙射撒馬利亞人的城市

去年夏季在錫欽城我們掘出亞述人的對以色列人最後猛烈攻擊的戲劇性證據。在最早撒馬利亞人的房屋三四英尺石屑以下，覆蓋着以色列人最後的房屋地板。漸漸的我們鑑別出從牆上脫落下的土磚與灰泥之不同，此時我們很容易的將其分開，其實都是一個倒落屋頂的巨大石板。在屋頂上較大容器均倒落破碎，而在下面被火燒黑的地板上，我們發現了較小的家庭常用容器。以此我得到結論：侵略者的蹂躪不僅把城市焚毀，且將每不燃燒的建築物加以破壞。

當以色列人的最後剩餘者被放逐徬徨於充滿灰塵的道路上時，在他們的後面是一片死亡的景色——規掠的城

市與荒蕪了的田園。這是史實，以色列生於叛亂，也亡於叛亂。



於王哈亞見會亞利以知先：三圖
。中國萄葡

聖經悲嘆地記述猶大支派的慘境「一無所餘，僅猶大支派而已。」在一百廿餘年間南方的王國猶大接近於俯仰隨人的生存，約在公元前七一五至六八七年間熱心勤奮的西希家王 (Hesekiah) 在耶路撒冷執政。西希家王等待時機，與其餘小國組成聯盟，起用埃及與巴比倫的密使陰謀背叛亞述。當薩而恭二世 (Sargon II)

逝世於七〇五年間，西希家王顯然感到他的時機已到。此後他拒納稅金給亞述新王山奈查利布。

亞述帝王的年曆在尼尼微城的廢墟中被發現，提供了一個顯然的事實。在紀元前七〇一年當亞述王山奈查利布想要對付這一個驕傲而蠻橫的西希家王時，他的同盟埃及派遣無數的援軍助戰，但亞述人說：我們與他們爭戰，並把他們擊敗。

在描述他對猶大遠方城市的征服以後，山奈查利布繼續追述說：我把西希家王囚禁，他的宮殿被封鎖如同飛鳥入籠。我削減了他的國土，但更加重每年應付的稅金。

西希家王海茲克奧 (Hesekiah) 因恐懼我不可一世的權威，而被嚇倒，後來送我到權威的都市尼尼微三十「他連得」金子，八百「他連得」銀子、寶石、以及各種珍貴的寶物，包括他的女兒、妾、以及男女音樂手。

山奈查利布王彷彿在賴契希城 (Lachish) 的勝利最為自傲，在他的宮殿建立起一個紀念碑描寫攻城與此城最大要塞之陷落。

在一九三二與一九三八年間英國考古學探險隊在台爾厄杜威爾 (Tell ed Duweir) 地發現賴契希城。在廢墟中考古學家們可以瞭解山奈查利布王攻城的經過。他們發現木矩堞已化為炭，正對着城牆用土堆積成的斜

道以便攻城，又發現亞述士兵的一個盔頂飾。在台爾厄杜威爾地的西北斜坡處掘出一個坑，貯藏着最少一千五百具屍體與破碎的陶器。另外一層則是由豬骨覆蓋着這一個奇特的深淵。

英國考古學發掘隊領袖史泰開 (J. L. Starkey) 在一九三八年被阿拉伯人所謀害) 的建議與我的看法相同。這個令人好奇的堆積物正當勝利的山奈查利布王解除包圍以後，把城內的死亡者與瓦礫丟於此處。依據希伯來的食譜規則禁止食用豬肉，這些豬骨有可能是亞述人所遺留的。

不到七十年，亞述的權勢趨於衰落。傳至尼尼微的一些軟弱的統治者手中，加勒底 (Chaldean) 王朝的創立者納善拔拉薩 (Nabopolassar) 公元前六二六—六〇五年帶來巴比倫的復興，輪替了可惡的亞述人的敗亡。納善拔拉薩在公元前六一六年於幼發拉底斯河中游進攻亞述人，此後，亞述人不堪多方之進攻，巴比倫人從南進擊，米狄 (Medes) 人從東方迫進。在紀元前六一二—米狄與巴比倫的聯軍對尼尼微城作決定性的進攻。

當尼尼微淪陷時，使整個古代世界揚起釋放與喜樂的歡呼。先知西番雅述說這一狂喜的信息如下：「這就是處於無憂無慮的充滿喜樂的城，自己心理說只有我，

以外無別人；何竟變成荒涼，只有野獸居住其間！經過此城的人都必嗤笑搖手。」

亞述軍人的一部曾逃脫尼尼微的覆滅。向西方之哈蘭地逃去，他們在亞述拉巴立特 (Asshurballit) 領導之下建立了一個小帝國。使人驚奇的是他們的世仇埃及反而對他們發出援助——或者曾嘗試援助。埃及王法老尼珂 (Necho) 警覺米狄 Medes 與巴比倫的日見龐大力量，於是儘速支援亞述人。

但當他迅速經過巴勒斯坦北進時，約西亞 Josiah——猶大最末一位偉大君王在梅其陀 (Megiddo) 地將其遮斷。這是一個阻礙援軍及時到達的有效步驟；當埃及王尼珂在梅其陀排開阻礙以後，巴比倫人已將亞述拉巴立特在哈蘭 (Haran) 處擊敗。

但勇敢的約西亞王終於喪命疆場，埃及人在戰場上殺死他，於是他的僕人把他用馬車載回耶路撒冷，葬於他自己的墓地。

學者們很久迷惑關於這位在政治上被曲解的君王為何冒生命與王國前途的危險，在其可預測的命運中，擬嘗試截阻尼珂的大軍。

精查聖經與考古學之一切證據，說服羅頓氏 (Mr. M. B. Rowton) 獲得以下結論：猶太最末的一位偉大君王真實勇敢與完全成功的犧牲生命，為民族在亞

述人手中所忍受可怖的虐待而復仇。
 在近東較小的國家，迅速的獲知亞述之被根除僅不過是由另外的暴君取代而已。最初埃及人的擁入，直至紀元前六〇五年終止。其後巴比倫人擊敗法老尼柯於卡乞米希 (Carchemish) 戰役中，位於今土耳其地，其戰車隊遂轆轉而入巴勒斯坦的谿谷中直至埃及的邊境。
 猶太王約雅敬 (Jehoiakim) 即刻屈服，但是玩弄着一個危險的政治把戲，他於紀元前五九九年反叛。根據猶太歷史學家查西福斯 (Josephus) 於數百年後的記載如下：當約雅敬王 (Jehoiakim) 風聞巴比倫人遠征埃及以後，他就拒納稅金，但使他失望的是埃及人未敢對抗巴比倫人。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次年即行報復約雅敬王 (Jehoiakim) 逝世，其子約雅斤 (Jehoiachin) 執政於猶大。顯然的尼布甲尼撒王 (Nebuchadnezzar) 開始時即行攻擊把守猶太山地城市的兩個據點賴契希城及台比爾城。發掘工作從兩側進行，顯示巴比倫王會破壞兩個城市的城門、防禦工程、城堡、而其餘部份則未加損壞。巴比倫之編年史上證實他會進攻耶路撒冷城。並於紀元前五九七年三月十六日攻陷該城。此編年史係用楔形文字，記載每一位執政國王之事蹟。在舊聖經中列王紀下第24章15節描述繼起的故事如

古學再度強烈的支持聖經記述猶大王與其王室在加勒底首都的確證。德國的考古發掘家發現楔形文字的平板上刻着紀元前五九五至五七〇年間，國王發放糧食給予外國人。約雅斤王 (Jehoiachin) 在一羣穿着雜色的樂手，猴子訓練師，及工匠中出現，其中有猶大王，五位王室的王子，以及八位由猶大而來的人。

考古學所顯示者並非所有被放逐的猶太人是失勢於監牢中。從一八八九年一連串的美國發掘隊掘出位於巴比倫東南的尼割爾城，並獲得三萬塊黏土板。其中有七百塊是紀元前五世紀的遺物。這些黏土板是巴比倫一家大銀行的記錄，希伯來人的名字在其文獻上列於重要地位。此一事實再加上廢墟中所發現的飲器刻以希伯來的楔形文字，表明於尼割爾城數世紀以前曾有猶太的居留民生活。

在相當的時期，帝國的起伏覆沒了加勒底 (Chaldæa) 的君主們，一如前例。巴比倫國王納蓬尼達斯 (Nabonidus) 患神經錯亂症後隱居於阿拉伯，王位由太子伯沙撒 (Belshazzar) 繼承。正如聖經但以理書 (Daniel)

所述，伯沙撒王取代其父統治着搖搖欲墮的帝國，當波斯的居魯士 (Cyrus) 以強大的軍力從北方出現以後，巴比倫之滅亡有如熟透了

下：並將約雅斤和王母、后妃、太監與國中的大官，都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了。

聖經與巴比倫編年史均讚同尼布甲尼撒王會立約雅斤的叔叔西底家 (Zedekiah) 作王。

尼布甲尼撒王將這位年青被免職的國王與其家臣視為人質。但猶太人之特性傾向反叛，由於埃及支援的誇大應許，迅速重新謀叛。不到十年西底家實行了反叛。巴比倫人絲毫未加憐憫，這次他們的屠殺使猶大近於滅絕。他們無憐恤，有計劃的把賴契希與台比爾兩城徹底焚毀。考古學家威廉·阿爾勃賴脫博士記述如下：其災禍之嚴重與恐怖，可從石灰石被鍛燒至割裂程度，及乾燥瓦被燒紅而測知。

在一年半之中以色列人最後的一個孤立城堡耶路撒冷抵抗着尼布甲尼撒王的破城槌與攻城機；但終於紀元前五八七年的七月耶路撒冷陷落。在一個月的掠奪與屠殺之後，行事徹底的巴比倫人，把所有猶太人都移送至米索不達米亞。以後他們把全城加以破壞，當所羅門所建的巍巍聖殿圓柱被推倒成碎石以後，猶大於廢墟中被壓碎。

猶大王死於被虜之地

這位不幸的抵押人約雅斤王 (Jehoiachin) 是早期被尼布甲尼撒王所虜來的，逝世於巴比倫監牢中。考

石榴一般。巴比倫王納蓬尼達斯的編年史上記載在紀元前五三九年十月十二日波斯居魯士的軍隊進入巴比倫，未遭任何抵抗。在十七日以後居魯士親自駕臨。「我衆多的軍隊和平的走遍巴比倫。」居魯士心記其後裔的福祉，「我不允准任何人脅迫南國的任何地區以及阿克特 (Akkad) 各地。」用這一種具有安慰的口氣進入被征服的首都乃是居魯士的政策，也是波斯開明帝王追隨着居魯士的腳踪，在以後兩世紀中所持的政策。
 居魯士的第一個政策就是釋放囚徒並重建其故有的祠廟：「在底格里斯 (Tigris) 河彼岸的聖城我交還給



圖四：在波斯首都一紀念碑上刻繪着大留士王和他的太子。

他們，那些久已荒廢的聖所 (Sanctuaries) 以及那些塑像之重新建立於永久的聖所中。我也同時聚集他們的居民使之回到原地。』

如是在以後的一世紀中，部份被放逐的猶太人再回到故土。他們重建耶路撒冷城，並在紀元前五二〇年至五一五年間建立一個質樸的殿宇。經過波斯的批准，耶路撒冷變成一省的首都，有了五萬居民。其後一位生在異國的猶太人在波斯政府中位居要職的尼希米 (Nehemiah)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並樹立了一些宗教改革。以色列南北之分割裂痕仍然持續着。重返家鄉的猶太人，忽略了居住於北都的自稱的猶太人，北部是波斯的一個省——撒馬利亞。當他們建好新殿宇以後，猶太人直捷了當地拒絕了撒馬利亞 (Samaritans) 人。此舉促成了直至今日依然存在的敵對現象。

此一敵對現象給了我一把鑰匙，使我瞭解在錫欽城的發掘。廢墟所顯示給我們的是當在紀元前八世紀亞述人的破壞與亞歷山大大帝時代之間，在其四百年以後，此城成爲荒蕪，任何時當我們掘入右層上層，都會發現打碎的家庭器皿，其年代是從紀元前三世紀至二世紀。我們去夏的發掘發現三層地層的房屋，常常發現地基與市街保存完整，不僅從陶器的式樣可以確定這些建築物的確年代，同時也可以由一些意外被古代人士所遺



五圖：波亞哈撒魯斯王與猶太籍后宴歡。

下的錢幣上加以確定。一位謹慎的古代人甚至藏埋了三十五塊銅幣在他地板下，從此亦可證明時代改變，但人性並不改變。很明顯的錫欽城曾被重建，並從紀元前三二五年至一百年間有人居住。但何人居住？又爲何故？亞力山大於紀元前三三一年征服了波斯帝國，從歷史上獲知他將撒馬利亞分封給其手下數位武將，並將很多撒馬利亞人移居於錫欽城。因此我確認這是錫欽城被重建的神秘解釋。

但在紀元前百年何故又使錫欽城再度荒廢？這時候的歷史又有助於解答。哈斯蒙尼恩 (Hasmonean) 教主國王從紀元前一六六年至六三年統治着猶大，有意用武力在政治上及宗教上重新統一全境。多次的侵入北部領域，公開宣示着要改化撒馬利亞人。從古代的記載我推知紀元前一世紀的轉期破壞了錫欽城。

羅馬的征服及基督的誕生

許多城市中的一個，例如錫欽城的瓦礫，給予全然的證明，基督誕生以前的數世紀中，有不可赦免的強暴使古代世界蒙受極大痛苦。當羅馬大軍穿着草鞋的步伐有如節奏的雷聲，在紀元前六三年經過耶路撒冷城門時，千年活劇的最末一幕接近於最高潮。

在此僅保持着希律大王 (Herod the Great) 最後

發作的厭惡狂，謀殺自己的妻子，殺死親生子，以及把整個國家浸在血裡，致使在基督誕生以前導入了一個宗教改革，振動了整個世界。在幾千年以來肥腴月灣是歷史中心，便向西遷移了。

今日散布着預言的近東有如被棄的軍事集合場。征服者已沉睡於他們所征服的凋萎塵下，其中有一種絕望的痛切——對於不永存的呼喊——刻在他們的碑文上：

『人，你是誰，何時而來，我知道你會來，我是居魯士 Cyrus，我爲波斯人獲得帝國。』普魯泰克 (Plutarch 希臘傳記作者) 如此記述着久已消失的國王碑銘。

往日的光榮追隨着歷代的君王們奄然物化。巴比倫的殘蹟只是一處山崗，尼尼微已深埋於底格里斯河的對岸；蜥蜴在撒馬利亞的殘碑斷碣上爬過。每一件事均吻合着耶利米 (Jeremiah) 的哀歌：『曠往昔庶民滿城，今日悄然孤存。曠往昔貴爲全國之尊，身爲諸省之后，何一旦淪於孤寡……。』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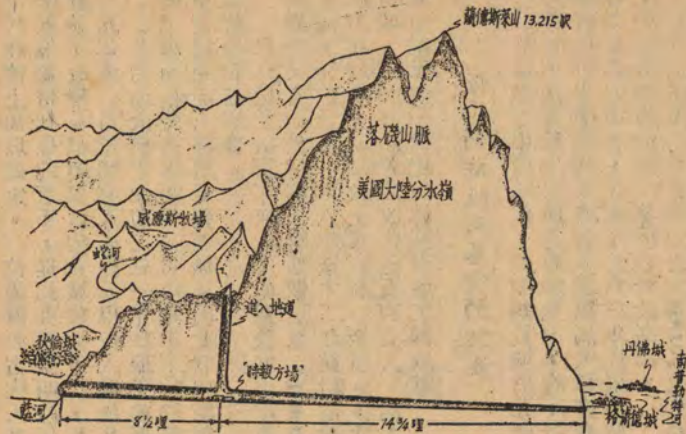
譯自國家地理雜誌 Dec. 1960

☆

☆

☆

☆



來水引底山切萬

評 文 黃

去歲冬季的一天中，一場大風雪正呼嘯掠過科羅拉多州一萬四千呎高的山峯，我在丹佛城以西七十哩的地方，爬進一部礦坑昇降車，下降幾乎有一千呎，進入落磯山腹部，突然從水雪的氣候裡，置身在九十度的高溫與悶人的潮氣中，我業已從這條進入隧道的直井中降下，目睹我們這個時代中最壯觀的工程偉績，雄心勃勃的工程師們與勇敢的鑿洞工人，在美國大陸上分水嶺的落磯山下面，鑿出一條長達二十三哩，耗資五千萬美元的引水隧道。

海拔一哩高，乾燥異常的丹佛城，對缺水的奮鬥已歷有年日，等到一九六二年啓用這個水道時，將會達成丹佛的夢想，它在分水嶺以西，自偉大的科羅拉多河的支流藍河引水，輸往落磯山東麓的丹佛城，每天的流量將達一百四十億加侖，這項工程艱鉅異常，將是人類對抗大自然歷經四年的艱苦奮鬥。

在工地監督亞當斯氏的引導下，我走出昇降車，進入一處寬一百五十呎高四十呎，在閃光燈照耀下的洞窟裡，滿載工人與器材的工作列車，駛向工作地點。「這裡是『時報方場』」。亞當斯在噪聲裡高聲告訴我，我發現「時報方場」滿是工場、調車場、發電機、大風扇、與連接水道各段的撥號電

話。

我隨著亞當斯與主辦工程師莫斯勒在隧道中巡行，獲悉這一水道的巨大工程，足以與歐洲的阿爾卑斯山隧道、紐約、洛杉磯的導水道工程相媲美，為了承擔這件保羅·拜葉(註)式的冒險事業，六家大營造廠集中人力物力組成藍河營造公司，在工作尖峯中僱用了六百名鑿洞工人，應用的機器設備價值達一千萬美元，水道有一段長達九·八哩，可能是世界上從一端開鑿的最長距離。

任何工程師都沒有遭遇到這麼多的困難與阻撓，許多地方，岩石崩壓，把堅固的鋼架像麥管般壓彎，威脅到整個水道的斷塞，地底的泉流與湧出的泥漿常把工人沖倒，通風也是困擾的問題，以最遠的距離計，新鮮空氣必須以壓縮機輸往幾乎是十哩以外的工人處去。

「不過，最艱鉅的工作，」亞當斯說：「却是在進入地道的底端，必需依精密的方向進行，從這裡開鑿的水道，才會與東西兩端工人所鑿的水道連接起來，計算上有些微舛誤，就會彼此錯過，鑿到另一縣去了。」

一九五五年，正是二次大戰後的繁榮期間，丹佛城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再加上連續的乾旱，終於迫使全城實施嚴格的用水定量分配，除開從落磯山西麓引水而外，別無他途可循，丹佛市民投票贊成了這個引水道方案，該城的飲水局，指定幹練的經理莫斯勒氏，擔任引水道工程的主辦工程師，儘速實施這項計劃。

丹佛城延聘了當地鐵坦康巴公司中，具有興建隧道豐富經驗而馳名於世的狄克遜與李惠斯工程師。測量組在華脫曼率領之下，出發測定精確的水道經路，他們夜間在崎嶇的山地工作，「在白天，熱浪的反射與光的曲折，影響測量人員的視線，」華脫曼對我說：「而夜間，空氣要澄澈安定些。」

每天下午，華脫曼帶了他的六人小組，攜帶了輕便無線電話機、手電筒、和測量儀器登臨落磯山，在最高的山頭架設儀器，行動極為審慎，黑夜中一失足便將成千古恨，「在森林線以上，總是有每小時四十哩的強風，」華脫曼回憶說：「也可能遭遇猝如其來的雷擊或風雪。」

他們在三腳架上裝置手電，可以視視十二哩到十五哩遠，完成了各山頭的三角測量，標定了一條最切實可行的水道經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工人們在科羅拉多州狄倫城附近的西端開始鑿進，翌年二月，東端也在格蘭德城開工，同時，在距西端入口八哩半的地方，開鑿一個直徑十六呎，透過花崗岩層的直井，因為在高地向下開鑿代價太高，這也是唯一的直井，兩組工人由這裡向兩端開鑿，因此這個水道立刻便有四頭同時進展。

開鑿水道是鑽洞、爆破、與清除的循環，週而復始，永不停止，通常兩三次後便換一次班。十個鑿工站在

雙層的鑽孔車上，用氣鑽在岩石上鑽四十到五十個洞，放好炸藥後，便將軌道上的鑽孔車上駛開，每爆炸一次後，氣動的清理車便自軌道上駛來，挖起碎石，傾入礦石車中拖走。

每次爆炸的幾刻那間，洞端便成了灰塵煙霧迷漫的地獄，在這種煙霧中，「厚到可以啃下去。」工作列車彼此撞擊，礦石車常震彈到旁的軌道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發生了真正亂子，礦工鑽進一處水層，鬆動的泥漿與塊狀的碎石猝然崩落在水道裡，廿四小時中，灌進了五十萬加侖的水。鑽孔的工作因而幾乎陷於停頓，工人們採取「灌漿」的方法，以高壓器材，把水泥與水混合的成噴薄漿，灌注到斷裂的岩石中，水泥硬化後，封住了漏水的裂隙，水道工作日誌上記載着：「每鑿進三十二呎，需換班十次，每班工作八小時。」經過一個月的延擱，水道開鑿的工作才重新開始。

一九五八年十月，西端水道的工人遇到一項更嚴重的阻礙，他們突然打穿了古老的威康嶺斷層稀鬆地質，這一帶，地質學家會事先警告過，是可能遇到粉質岩石、砂礫、和污泥的所在地，原先定線時所計劃的「狗腿」形曲折路線並未能避開這一斷層，水從鑽孔噴出，使高壓電纜短路，發出眩目的閃光，然後除開礦工工作燈的微弱光芒外，整個水道中是一片漆黑，「爆破的所在地區，已是一種斷裂狀況，」莫斯勒說：「我們所曉得

的，便是洞孔開始倒塌。」

在強力壓壓與下陷的作用下，六吋的支撐鋼架開始變形扭曲；厚重的礦坑木材裂成碎片，八吋鋼架立刻搶運前來，一根挨一根地緊壓排列着來挽救水道，工人們加緊清除，晝夜不停地灌漿封水，使地質穩固，經過了七個星期，才算克服了威康斯嶺的可怕斷層。

開鑿一天天深入落磯山中，水道穩定地進入分水嶺下接近一哩深時，又遇到了新的危險，鑿洞與爆破花崗岩的工人們，在隧道中，獲得一種咯咯吱吱奇怪聲音的警告，「爆石」——在重大壓力下，岩石突然以爆炸的力量鬆落——忽然在空中散開，每日工作報告上寫着：「工人為這種飛石打中頭部，致成重傷。」為了工作進展，礦工在水道兩側牆上，每隔幾呎便裝設了六呎到十五呎的鐵桿，上鋪鐵皮，以承受飛落的花崗石。

在這種深度裡，工人必須與九十度的高溫與百分之百的濕度奮鬥，「我們在鑽孔車後備有擔架，準備傷患使用，」亞當斯回憶說：「在這種溫度下，人們的工作效率大為降低，常發生嘔吐，心臟易於激烈跳動。」但是更壞的還在後面，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一班夜班工人，使用兩吋鑽頭，鑽探一個三十五呎深的「觸角孔」時，穿過了脆弱破碎的泥板岩，一位鑽工事後描述說：「就像是打破了一個水缸般。」水立刻傾瀉而出，事實上，他們已經引進了隧道上方六百呎高蛇河中

的水，這些水經過泥板岩的縫隙直灌而下，在鑽孔處，湧出的水壓，有消防水管的兩倍力量，淹沒了鑽工們的腳，威脅及整個工程的沖潰。

九十位第一流的鑿洞工人衝向水源，十個人一組地，站在齊腰深的水中，把鋼管塞進水源壓進的洞口，然後用壓力由鋼管深入泥板岩的斷層，加湧灌漿，總算把最初的洪流擋住，不斷灌漿之中，工人們只有使用圓與十字鎬，一時吋地向前進展，經過兩個月筋疲力竭的努力，再加上二十六火車水泥，氾濫的蛇河才算被封住了口。

到一九五九年感恩節，西端的工人，已只剩下四分之一哩，東端也只剩下了一哩，大家都開始緊張起來，從直井處開鑿的隧道，會不遇及從東西兩端的開鑿隧道，開始時有妙差之差，末端便會有極大的錯誤，「每一呎隧道長的代價是美金四百元，工程師很可能浪費百萬美金，盛名掃地。」狄克遜工程師說。

但是測量人員的工作極為精密，一九六〇年二月二日上午三點四十一分，西端與進入地道間長八哩半的水道終於打通，方向只差了一吋半，高低也只差了兩吋半。

現在，熱心高漲的隧道工人向最後的目標邁進——打通東端長十五哩的水道。二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點卅七分，這一段也終於豁然貫通，三年半的隧道施工達到

了最高潮，莫斯勒爬上一大堆岩石叫道：「風來了，風來了，各位，隧道到底打通了！」

不管工作如何艱難，營造廠家在這一工程中有了出色的安全記錄，極少有人重傷，雖則開鑿山洞的傳統，是每一哩死一人，但是這兒整段工程只有一個工人在鑽洞完了後，被一根掉下的水管打中死亡。

這個引水道正式命名為羅勃水道，以紀念丹佛城檢察官羅勃君，他在法律行動中處理這個工程案例，對反對者的意見——聯邦政府、其他各州、西麓的工商業、牧場、與農人們——他們羣起反對引用藍河中的一滴水，羅勃把這場訴訟打到最高層，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二日，丹佛地方法院判決，將藍河的水平分給丹佛城與西麓有關居民。不幸的是，未等丹佛城的美夢成爲事實時，羅勃已經逝世。

目前，工人正忙碌地用混凝土鋪襯水道的裡層，這是一項耗資一千五百萬美元，歷時十八個月的工作，狄倫城也在遷移，以便建築起一個兩千二百萬美金的蓄水庫，用水壩攔住藍河的水，丹佛城將在南普勒特河與這一個以一百哩水道輸水的人工湖中，獲得用水，足供丹佛城五十多萬人口兩倍的居民使用。

因此，丹佛城的繁榮增長指日可待，羅勃水道也是人類對抗崎嶇高山的一次勝利。

(註：保羅·拜葉 (Paul Bunyan)——美國傳說中
的邊疆英雄。)

譯自四月份讀者文摘



佛哈在迪迺甘

譯 濤 秋

今後研究和討論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功過的史學家，追究他立定志願的動機時，必須進入隱伏在樹蔭中古色古香的美國高等學府——馳譽全球的哈佛校園。麻薩屈塞斯州選出的議員麥克端納德最近回到母校哈佛大學時，自言自語揚聲高呼：「這裡，除此以外找不到另一處，是甘迺迪畢生功業的出發點。」他是甘迺迪總統在哈佛大學求學時代的密友，同居一寢室達四年之久。促成甘迺迪進入白宮的因素當然很多。例如：甘迺迪父系和母系祖先歷代熱心政治的遺傳，老甘迺迪決心反抗波斯

頓一帶有貴族血統和貴族意識居民對愛爾蘭血統居民的嫉視心理，這位青年百萬富豪在軍中服役時期的優越表現，以及他繼承在政治上有莫大天才和雄心而不幸在戰爭中陣亡的長兄遺志的決心。一九三六年到四〇年之間的哈佛生活使他發掘自己的品德和意志，奠定他獲取最高政治地位的雄心。這四年的哈佛生活，確定今後美國四年緊要關頭領導人物的動向。在甘迺迪競選總統時期，圍繞在他四週的智囊團多是哈佛校址所在劍橋鎮上的教授和哈佛畢業生。這現象足以證明哈佛教育對甘迺迪政治生活的影響。新政府成立後，委派很多哈佛師生擔任政府要職，無怪有一位政論家譏笑當局說：「不久，哈佛大學除了老校長撐場面外，全體師生將都被徵召到政府擔任公職了。」

出於一般人士意料之外的是哈佛是甘迺迪升學的第二志願。他第一次是在普里斯登大學註冊。其中一部份原因想避免長兄約瑟對他學業和學校生活的影響。約瑟當年在哈佛已是一位出色的學生。不幸疾病迫使甘迺迪在第一學期中途輟學。在一九三六年秋季開學時，甘迺迪不得不遷就事實，追隨他父親在一九〇八年的足跡，進入哈佛校園。老甘迺迪當年選擇哈佛大學時，不能視為一件平凡的決心。當年波斯頓一帶對愛爾蘭來的移民成見很深。他克服若干困難後，才得如願進入哈佛。約

翰·甘迺迪進入哈佛後，却需從事其他不同方向的奮戰。他第一項奮鬥是各種體育活動。他是三十五位登記一年級級長候選人之一，不幸在初選時被淘汰而落選。在大學一年級時代，他被選入足球、游泳、和高爾夫球三種球隊，不幸因年資所限，未能出場參加正式比賽。在足球場上，他結交麥克端納德。麥克端納德後來成名，擔任全美足球聯賽冠軍隊の後衛。

「某天，當我們脫去球隊制服，準備進入淋浴室前，」麥克端納德回憶：「我和幾位隊員以玩笑口吻談天。這次比賽的經過，好像和以球藝著稱的南加大大學（Southern California）奮戰於球場，而非和我們的死對頭耶魯大學球隊拚命。當我隨便談笑球賽中的趣事時，我注意到我們隊中有一位瘦長頭髮蓬鬆的隊員微笑而過。他的機警和智慧引起我極大的注意。最後他到我面前，自我介紹。不久我們成爲很好的朋友。除去共同愛好各種體育活動外，我們彼此間的幽默和戲謔使我們生活常在一起。」

「舉例說：一九三九年暑假我們同去法國的游歷使我永難忘懷。我們租了一輛被舊的單排坐椅小轎車，自己駕駛從巴黎市區出發前往聞名世界的娛樂區域瑞訊拉參加聚會。車箱狹小，我們兩人擠進去後，手脚鮮少活動的餘地。租給我們車輛的車主想必早已發現我們是消

途自在，沒有要事待理的大學青年。這輛轎車發動後，活像一位行動飄蕩不定女郎，而且時時有往右側滑的危險。

「甘迺迪素以駕車謹慎著稱。那天他擔任駕駛工作，手持駕駛盤，車輛突然失去控制，向右側滑，衝越公路旁的土路。轎車立即翻仰，車頂在地面上擦過三十呎才四輪朝天停住。我們的行李到處散失在田野。」

「翻車後，我們頭頂地倒立着。沉默片刻後，甘迺迪以倒立的姿勢側過臉對我說：『伙伴，我們這次錯過盛會，也錯過國王殿前的鬼門關。你想是不是？』」

這次失事的經過足以代表這位新任總統在危難中表現的機智。在競選時期內，大家還看不出他這種臨機應變的美德，日後在他記者招待會中，他曾數次表現他這種應變的機智。

甘迺迪會不斷拚命努力，以求達到列為哈佛一年級足球隊上第一流隊員的目標。每當足球練習收場後，他堅求麥克端納德繼續留在球場，一次接一次傳球給他，非到天黑，看不到足球不肯休止。麥克端納德說：「我們受他熱誠的感動，往往不得不遷就他的願望。」足球季節過去後，大一足球教練員拉馬先生評論當年各位隊員的球藝：「隊上最有前途和表現最佳援球動作的隊員是甘迺迪，不幸他體重不足，阻礙他的發展。」

雖然受到很多挫折，使他不能出場參加競賽，他並不氣餒。最後終於在大學三年級時得選入級隊。他在球場上的努力因一次背部重傷宣告結束。在甘迺迪的生命中，早年在哈佛的挫折較他的成功更為重要。在他沮喪和失敗時期，他有更優越為人不及的表現。

某次哈佛和耶魯校際重要游泳競賽中，他代表哈佛參加競賽，一心一意想在仰游比賽時有出色的表演。不幸競賽開始前一週，他患惡性感冒入醫院療養。他深怕醫院供給病人一般的食物會減弱他的體力，他要求和他同住一室的同學暗中運入牛排和麥芽糖配製的食品。某天下午，藉麥克端納德之協助，溜出醫院。趁游泳池無人之際，潛入體育館室內游泳池練習游泳。這次練習並未收效。此後他身體更形瘦弱，未能出場比賽。他選手的位置被崔加斯斯（Triggars）代替。崔加斯斯後來擔任戰地記者，因瓜達康乃爾島日記一書馳名世界。

麥克端納德追憶：「想到當年的境遇，甘迺迪不得不從校隊選手的位置，退入拉拉隊中為別人打氣。這次的失敗，證明他在各種逆境中，尚要奮鬥做最後一次最大的努力。他從來未曾想到擔任次要的角色。他常說：『記取過去的教訓，但不可受限於過去的教訓。永遠往前走，往各方面發展，切不可退回走。』」

已退休的哈佛游泳教練非常同意麥克端納德對甘迺迪的批評。他說：「我會選拔甘迺迪為哈佛校隊游泳選手三年之久。如今尚能記憶他當年活躍的氣貫。他是一位安分守己的好青年，身體軟弱健康情況也不很佳。可是對每項動作都肯奮發努力，絕不隨便。他是一位注意團體榮譽而不計較個人表現的優秀運動員，他為人非常謙虛，甚致當攝影記者到現場拍全體隊員團體照片時，他往往躲起來不願露面。」

「有幾次，我取出時計，測定他的成績以鼓勵他的進取精神。每當成績不及他的理想時，他只表現輕微的失望而無激烈不愉快的行動。他是一位受到刺激而能迅速反應的青年。」

在智慧方面，這位少年老成的未來總統很晚才決定他畢生的志趣。在小學一年級時，他是唯命是從的孩子。當他在喬特大學預備學校讀書時，雖然是一位寄宿學校的學生，晝夜有教師照顧，他父親仍時時不忘督促他的學業。某天，他在校寫信給母親說：「可能爸爸疑心我，找藉口不求上進。實際上我決無此念。我關心我自己的學業，有時難免過於焦急。爸爸常說我，開始成績超人一等，日久退步，最後墮落深谷，不可自拔。」

現任西北大學教務長，當年甘迺迪在哈佛求學時，擔任他導師和「政府制度」課程教授的懷爾德博士，追

憶他班上最出名的學生：「我記得他是一位非常害羞而意志却很堅強的青年。他長兄約瑟也是我班上的學生。我想起約翰會說過，他必須埋頭苦讀才能有優秀的成績，不像他的哥哥，在考試前一天，開一次夜車，便能有滿意的成績。約翰早年成績並不出眾，但他很熱誠，讀書很勤，而不浪費時間。他永遠能準時參加各種聚會，又能準時完畢教授指定的課外作業。」

在最初的兩年哈佛學業中，他大多數課業都列為C等。當年曾有一位教授報告他的學業：「當他沉下心來讀書時，甘迺迪往往表現驚人的能力。他對課業的準備雖然有時頗此失彼，但他對一般知識的表現却能帮助他獲得優秀的績。他實在是一位前途遠大的學生。」

三十年代的晚期，美國大學校園是各種極端思想的戰場——和平主義，社會主義，孤立主義，干涉主義等等流行學說會聚在一場。歷史學家普恩思指出：「甘迺迪對各種主義都未加注意。此事對他前途具有莫大的重要性。」

甘迺迪拿定主意，避免參加各走極端的政治團體的活動，例如「哈佛自由同盟」和「青年民主團」等政治性團體。他參加的課外活動團體有：哈佛學友會（Harvard Crimson），一七七〇海斯德·布丁交誼會（Hasty-Pudding Institute of 1770，該會為一社交團

體，每年舉行一次音樂游藝會、聖保羅公教聯誼會 (St. Paul's Catholic Club)、和史比聚餐會 (Spee Club)。他參加上述各種團體，但對這些團體的活動並不太熱心。

他早年同室學友解釋他的課外活動：「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因此他參加很多的團體。他對愛好體育的同學和專心研究學術的學友會會員都一般交往不分軒輊。他學生時代和各種興趣迥異的團體和羣衆廣泛交誼的能力奠定他日後協調各種政治集團意見的基礎。」

麥克端納德的父親是一位中學校體育教員。他和甘迺迪的習性很相像。在他看來，和一位百萬富翁的孩子同住一間寢室不致有任何不痛快的事件。他們相同的習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個人都不愛整理房間。

根據麥克端納德的觀察，甘迺迪對服裝並不注意。每天早上起床時，看到的第一套服裝便隨手取來穿上。因此他的服裝可能是一件像麻袋一般的粗糙上裝，一條沒有熨好的褲子，不能成雙的短襪，沒有擦油的便鞋。他在國會服務時仍保留這付不修邊幅，不注重服裝的儀表。這付儀表是他在國會中最出衆的標識。

「某天，他選擇最端正的服裝外出，而將不穿的衣服都堆在寢室當中地板上，」麥克端納德在競選總統活動結束後，回想當年的學生生活。「我提醒他，不可如

此亂堆衣物，別人看見想必以為我們正在拍賣舊衣服。」甘迺迪立即回覆：「不要假裝好孩子，請看，堆在頂上是誰的衣服！這不是你自己擲上去的衣服嗎？」從此以後，我們彼此再不互相責備這類不檢點的習性。

甘迺迪在婦女界投票的魔力使他哈佛同班的男生百思而不得。在學生時代，他容貌可說夠得上秀麗英俊。舉動自然令人愛。時時表現誘惑性的微笑。在當年，他身材瘦長，達六呎之高。滿頭亂髮，從不用髮油。甘迺迪時常和他那位形影不離的同室同學一同外出訪女朋友。他們兩位喜歡輪換去史密斯女子學院和菲沙女子大學去邀女生外出。據麥克端納德說，甘迺迪比較喜歡史密斯學院的女生。菲沙大學較遠，他倆位必須輪換駕車。每當輪到麥克端納德駕駛時，甘迺迪常在車內鼾睡。麥克端納德迄今尚佩服甘迺迪隨時隨地可以入睡的本領！這種睡眠習慣在他競選總統各地奔走時，能沿途入睡，恢復他的精力，促成他的勝利。

甘迺迪的家境足以供給他一切豪華的飲食。但他對飲食却非常隨便。他在大學時代最愛好的飲食是奶油濃湯，燉牛肉，煎牛排，洋山芋，奶油胡蘿蔔，冰淇淋和牛奶。他常常吃同樣的食物連續數天不變。如今選任總統，飲食習慣仍然不改。

甘迺迪兄弟數人都尊重父親訂立的一條家規。在他

們到達二十一歲以前不吸煙，可向父親支取一千元；倘二十一歲以前不飲酒，可加得一千元獎金。曾任駐外大使的老甘迺迪對人說，他的兩個兒子破戒吸煙飲酒後，每人將二千元支票退還給他。他從未指出，是那兩位破了戒。約翰甘迺迪是終於獲得父親戒煙酒獎金的。直到如今，甘迺迪總統在偶然的場合，只飲少量的淡酒，或在晚餐後，吸一枝雪茄煙。

麥克端納德談到甘迺迪的習性：「他生平從未想到家中的財富，也從未以富家子弟自居。事實上，他也曾為缺錢而受窘。某天我們兩人共同邀請兩位女朋友到波斯頓城一家比較高貴的餐館吃飯。吃完送來賬單時，總數大約是十二元。甘迺迪找遍身上口袋，拿不出一文錢。我打開我的皮夾，也只找到八張一元鈔票。我們不得不向女朋友借錢才能走出餐館。」

每位甘迺迪的兄弟，到達二十一歲時，可以從父親那裡無條件獲得一百萬元生活基金。他們可以自由利用這筆生活基金，老父從來不加絲毫干涉。老甘迺迪說，他們每人領到這筆巨款後，可以盡情揮霍，即使成為游手好閒的纨绔子弟我也不過問。我家非常幸運，這幾位男孩人人知道自愛，沒有一位拿了錢後走上墮落的道路。約翰·甘迺迪獲到這筆巨款後，並未增加他的生活開支，他的日常交遊的朋友也未改變。他在哈佛校園內

，選擇溫特甫學生宿舍中租金不高的房間。爲了遷就麥克端納德的經濟狀況，他不願住豪華宿舍。後來他們遷往一所供四人起居的公寓。兩位新加入的室友是班加敏·史密斯和查理胡頓。自從甘迺迪選上總統後，遺下的麻薩屈塞斯州參議員的缺額由班加敏·史密斯遞補。查理胡頓現任密爾瓦基城某公司執行助理。

查理胡頓曾說：「我或許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以室友成就自豪的平民。我的一位室友後來出任眾議員，一位室友出任參議員，另一位出任總統。他們都是民主黨人士，唯我一人是終身忠員的共和黨黨員。」

胡頓回憶當年生活：「在那段時期內，我們常同乘一輛轎車外出。我最喜歡收聽車上無線電廣播的節目，甘迺迪却喜歡關上無線電，打斷我們的收聽的興趣，在車內討論個人和國家大事。我們大家都好談天，而且每次談得很起勁。」

「我們同住的公寓電話是以我的姓名登記，因此我惹到很多煩惱。麥克端納德常常喜歡掛長途電話，和住在英國倫敦的幾位甘迺迪姊妹中的一位通話。甘迺迪本人在英國也有一位知己的女朋友。約翰·甘迺迪每次見到電話收費單時必說：「我們五位應合理攤派這張收費單上的款項。」我迄今不知道，也不明白四個人如何攤派五個人的費用。」

這四位同居室友的感情遠近皆知。他們迄今仍為時常往來的知友。一九四〇年二月間史密斯和居住在伊利諾州森林湖畔的一位小姐結婚時，其他三位同往參加婚禮。胡頓回憶當年同居時的生活：「他們常常指派甘迺迪和我與住在對面街上的一位以好鬪出名的湯姆格爾。某次在玩鬧中，甘迺迪逃上樓以前，拆毀一張椅子做武器。那天他洗澡時，水從浴盆溢出來，漏得樓上樓下到處是水。我們扣住他們的轎車為報復。湯姆當我們離去時，還想和我們評理。甘迺迪在要緊關頭，時常能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人，幫助他。」

「我從未看見甘迺迪站住不動，我也從未見到他讀書。我知道他的分數很高，但我不知他讀書的地點。我可以肯定的說，他不和我們一齊讀書。」

麥克端納德再三說過，他和甘迺迪交遊的最初幾個月，他絕不知道他這位知已朋友是遠近聞名的甘迺迪家族中的一份子。某天這兩位青年經過一家書店。店中陳列老甘迺迪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名著：「我擁護羅斯福總統」。麥克端納德指着編者的姓名問道：「他和你有親戚關係嗎？」甘迺迪很不經意的回答：「他是家父。」言畢繼續散步。

老甘迺迪的財富和他駐英大使的職位使約翰甘迺迪得到兩次往歐洲旅行的機會。這兩次歐洲旅行奠定他的前途，也改變了他在哈佛大學最後數學期的求學方針。

一九三七年夏季，甘迺迪開始進入大學二年級之前，皆同他當年在朝艾德預備學校的同學皮林斯同去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遊歷。除了觀賞鬥牛，登維蘇威火山，和在蒙地卡羅賭場玩輪盤賭以外，這位青年的銳利眼光注意到世界大事促成的緊張局勢。他寫信回國說，他在國外發現，美國國內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對歐洲整個局勢，毫無所知。他為美國人民愚笨擔心。他對父親說，他已發現今後必須加緊用功讀書的新動機。

不久，在一九三九年冬季時，歐洲已走近戰鬪的邊緣，甘迺迪獲得哈佛當局的同意，以一學期的時間在歐洲求學。納粹進兵捷克的前一些時，他到達歐洲。因為他的父親是美國駐外大使的領袖，又逢雙方拔出軍刀示威期內，甘迺迪到對美國不友好的國家去旅行實在是一種明顯冒險舉動。但是老甘迺迪只要求他孩子做到一件事，每到一個國家後，必須寄回一份詳細報告。

在巴黎美國大使館和駐法大使浦利特(William B. Pitt) 相處數週後，這位青年動身前往波蘭，拉脫維亞，俄國，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巴爾幹半島考察。出發前的那個暑假，他和麥克端納德與懷特同往柏林，但澤，布達佩斯和意大利觀光。麥克端納德當時隨哈佛田

徑隊到歐洲。懷特則是全美足球代表隊の後衛。他曾獲得羅德士獎金在英國牛津深造。他現任甘迺迪政府的副檢查長。

麥克端納德回憶當年經過：「某天，懷特借到一輛轎車。我們三人同往墓尼黑參觀納粹黨的殉黨暴徒墓(Horst Wessel) 的公墓。我們將車停在墓旁，進入紀念堂，參觀其中「永恆之火」。突然圍過來一羣暴徒，對準我們和我們的轎車擲石頭。我們最初的反應本想抓到這些惡棍痛打一頓。甘迺迪當場雖然和我們一般憤怒，但他深知當時不是互相毆打的時機，率領我們，以外交家的姿態，回到車箱。在回到旅館的途中，大家討論這次不幸的遭遇。甘迺迪指出，這批惡棍攻擊我們的原因，恐怕是注意到我們車上保留的汽車執照牌號，而誤會我們是英國人。甘迺迪觀察這次無故被擊的重要性是足以證明希特拉煽動德國人仇視英國人的情緒已達到戰爭的邊緣——戰爭已如箭在弦上，隨時可以爆發。」

甘迺迪立即將這次事件用很公正的態度向父親報告，並附上他在德國目睹的觀感。他對戰爭的預測非常正確。他另一份報告中曾預測波蘭將不惜以戰爭保衛但澤港。歷史學家普恩斯日後研究甘迺迪寫給他父親的各種報告。他發現甘迺迪以「野蠻」兩字描寫德國的行動。他經過慎慎研究才使用這詞句。

甘迺迪於一九三九年回到哈佛大學，開始他大四課程時，世界局勢局發生巨變。甘迺迪的生命也發生永久性的變化。他的一位級友回憶：「當歐洲戰爭爆發後，我們大家嚴加注意局勢的發展，都表現不安的情緒。甘迺迪對時局的觀感似乎不像我們一般幼稚。」

甘迺迪到歐洲考察半年之前，他對自己學業的進度非常滿意，並且能抽出充分的時間從事運動和駕車到史密斯學院或非沙學院去訪女朋友。他給教師們的印象是智慧超人，但學業成績則落於智慧之後。在校園內的各種團體中，同學們對他的印象不過是一位普通青年而已。但他切實表現過是一位勇敢，幽默，進取心強盛，而又大公無私的青年——這些品德無異是他未來在政治上活動的資本。到大學最後一年時，他又增加一項新品德——施展他自己的才華與魄力完成生命的目標。

甘迺迪的父母都認為他是一位害羞的孩子，却有驚人的記憶力和愛好讀書的習慣。父母認為教書和著作應當是他終身的專業。麥克端納德記得當年大學時代，同學們聚在在一起高談闊論時，甘迺迪會說過，希望成名為作家。自從甘迺迪歐洲考察回來後，他有傾向獲得政治科學學位的企圖。他的前程已轉向華盛頓。

甘迺迪某次在他的寫作中表示政治方面他毫無前途可言。他曾說：「當洛奇(Henry Cabot Lodge)

競選參議員成功時，我尚是哈佛一年級學生。當時我想不到，有一天我會和他爭取參議員位置，而且將他擊敗。我深信，當年大一同學中，必定有很多人都是自己以爲在政治戰場時，處處能擊敗我。）

爲了獲得學位時有榮譽的頭銜，甘迺迪需要呈繳一篇學位論文。他論文的題目是今日世界熱烈討論爭辯不停的問題——慕尼黑黑的綏靖精神。除了趕論文外，他因游歷歐洲以致缺課過多，不得不額外加選數種政治和經濟課程。他在歐洲目睹的現象和自己體驗的現實問題增加他學習經濟和政治學的興趣。他曾寫信告訴父親：「在學校內，大家都重視我親眼所見的事物。」當他的論文將完稿時，甘迺迪已獲得結論，英國缺少準備的事實是美國莫大的教訓。此時他以當年貫注全付精神於體育的故態，集中全力於他的新目標。

雖然甘迺迪的課程已加重，他各種成績居然打破歷年記錄，都列爲B等。此外他尚有充分時間主持溫特普學舍的舞會和參加哈佛學友社的活動。他大部份的時間都埋首在懷德納圖書館內，深究造成「慕尼黑」的經過和原因。爲了加速工作起見，他決定聘請一位打字員，將他那不易識辨的筆記打爲整齊的文稿。在他出發歡渡聖誕假期前，他請麥克端納德代他到波斯頓的一家報館登一則徵聘打字員的小廣告。

麥克端納德想起當年登廣告的經過：「我替他辦得處處週到，只是忘却通告報館停止連登的日期。這廣告居然連登十天之久。到我在廣告上指定面談日期的上午九時半，我們宿舍門口聚集了六十位妙齡女郎前來應徵。我不得不趕往學院辦公室，向學校當局解釋大批女郎湧來的經過。」

甘迺迪見此情況對他的室友說：「你永久是令人佩服的應付女人能手。今天要看你願本領應付這批女孩子。」

哈佛教職員批評甘迺迪的畢業論文爲最出色的傑作，因此將政治系畢業生的最高榮譽獎金給甘迺迪。這篇論文發表後不久便付印出版。書名爲「英國爲什麼昏睡」。日後這書在英美兩國都列爲暢銷書。他將在英國出版獲得的版稅捐贈毀於空襲的浦雷摩斯市重建工作。在美國的版稅則購得一輛轎車。

甘迺迪的另一位政治學教授荷康畢估計甘迺迪的成就：「甘迺迪尚能將他出衆的精力全付貫注在寫作方面，他必能在學術方面獲得更大的成就。但是他是一位求知慾望最高的青年。他的思想和行動都表現獨立的精神。他對於大學教育的期望不限於一張學士學位證書。」

普恩斯教授審核他畢業論文時，寫下的評語指出論文有兩項獨到的優點。這兩項優點後來發揚爲這位總統

的特質。「甘迺迪論文第一項獨到優點是對這次的危機的見解沒有滲和個人情感的作用。他各段落提出的中心思想是純粹學術上的討論。……另一項優點是指出，慕尼黑是民主政治傳統的潛力造成。民主政治的傳統是注意利潤和安全，和平相處之道，恐懼軍隊式的紀律生活，以及對國內外的危機漠不關心。甘迺迪期望美國政府從速整軍，不惜犧牲數項民主政治的享受，加緊備戰。」

麥克端納德讀他論文初稿時曾表示，一旦出版將使甘迺迪大使政治上產生很多煩惱。後來甘迺迪解釋他的過慮沒有注意的必要。麥克端納德反而覺得甘迺迪應加重自己的意見。他早已發覺，在甘迺迪的家族中，親屬關係和個人見解不能混爲一談。

麥克端納德想起他們家庭的關係：「某次約翰的長兄約瑟練習完足球來找我們，並且想供獻弟弟一些保費經驗。他對弟弟說：「倘你願意接納我的意見，你不宜再繼續打足球。你的體重不夠玩足球。再玩下去將吃不消。」

當他哥哥說話時，我注意約翰的表情，滿面怒容正待爆發。我決定插入他們兄弟間打圓場。

我說：「約瑟，這點小事也值得教訓他一頓。約翰已不需要別人照顧他。」

後來我才發覺我言行的影響力。約翰再三請我注意

不要干涉他們的家務。我從此再不過問這些閒事。

甘迺迪的父親最近批評他家內彼此的感情，解釋他和太太管教九位孩子的的方法。

「我的太太是一位忠誠的宗教信徒，因此她對孩子們的精神訓練所費的時間較一般母親多。我們夫婦兩人都盡心研究孩子們的一舉一動。你們常聽到「合羣」的好處。在合羣成爲流行的口號以前，我們全家都已奉行。我們教養子女的另一原則是，當他們年紀尚輕時，我們給他們一些責任。某天約瑟和約翰一同外出駕駛帆船。他們身材太小，以致從岸上看不到他們的頭。遠看這艘帆船好像是無人的空船。因爲約瑟在年紀很輕時陣亡，約翰才決心追跡哥哥的前程，進入政界。在我們家族來說，青年的約瑟應當成爲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當他去世後，約翰乃代替他的位置。」

約瑟對約翰玩足球的批評是恰中要害。約翰大二時在球場上遭遇一次背部重傷。後來醫生以很高明的手術將他破碎的脊椎骨結合完整。這次骨傷在下次大戰時。因他英勇的行動而復發。上次大戰時，甘迺迪的魚雷艇被一艘日本驅逐艦撞裂爲兩段。雖然背痛難忍，甘迺迪仍在浪濤中游泳五小時之久，並以牙齒咬住一位受傷戰士的救生帶，將他拖到三哩外一座小島上的安全地帶。在荒島上渡過數天，除椰子外找不到任何食物，甘迺迪

又將這位受傷的戰士用同樣方法拖到三哩外的另一座島上，在巨浪中又游泳三小時之久。

他在哈佛時代的游泳教練聽到上面消息後，對人說：「甘迺迪在大學時代不是一位偉大的游泳家，但是一位善於游泳的人。現在甘迺迪已是舉世聞名的偉大游泳家。這是唯一一次偉大游泳。這次游泳的意義確實深長。」

不久甘迺迪和島上友好的土人接觸。甘迺迪將求救的字句用刀刻在椰子殼上。土人將椰子殼帶到新喬治亞島上紐西蘭軍隊的基地。被難的十一位官兵因此得生還。這隻椰子殼是甘迺迪參議院辦公室內最引人注意的戰爭紀念品。

麥克端納德說：「甘迺迪獲救後，我收到他的第一封信中，並未提起他英勇的事蹟，並且沒有說到在海洋中，拖過受傷戰士數小時之久。事後他獲得紫心勳章和海軍及陸戰隊獎章。我在戰爭中的功績遠不及甘迺迪，但我却得到銀星勳章——較甘迺迪更高一級的勳章。後來甘迺迪很幽默的注視我胸前的勳標說：「請告訴我，你那兒得來像水果拼盤一般美麗的彩帶？」他最後批評：「想必我沒有得到得力長官的交情。」

「過些時，我到波斯頓市旗爾西海軍醫院去訪問他，那時戰爭尚未結束。他全身都被綁起來，臥在病床上

醫治背傷。他的瘡疾復發，全身皮膚呈現黃色。他體重自一百六十磅減到一百二十五磅。當我進入他的病房時，他的手臂已告無力，只能舉起手腕，顫動手掌，示意歡迎。我問他病況如何？他想抬起頭來說話，而告無力。我只得湊過去，低頭聽他說話。

「我感到出盡了風頭！」他開口說。

「出風頭，」我質問他：「真是出風頭，」他接下

去說：「看看我這付病弱的神氣！」

麥克端納德事後說：「我並不以為他是聖賢人士。我們都不是聖賢。但是站起來，能應付任何挑戰是甘迺迪畢生生活的真諦。」

一九四四年八月間，甘迺迪仍在醫院療傷時，他收到長兄殉國的消息。約瑟自告奮勇，駕飛機飛渡英吉利海峽，擔任一項危險任務時陣亡。此後數月間，甘迺迪仍平臥在床上不能行動。當他和家人及朋友談話時，他再三堅決表示，決心繼承約瑟的政治事業。他長兄生前有堅決的信心，進入白宮。一年以後，他決定在麻薩塞斯州第十選區參加國會議員競選。他仍很自謙的說：「倘使約瑟仍在世，我決不會來此競選。我如今勉力代替亡兄約瑟的工作而已。」

甘迺迪在一切競爭中的好勝心理和在哈佛大學獲得的政治理論使他開闢政治前途時充滿實力。加上麥克端

納德和瑞而柯 (Ted Reardon) 等哈佛同學和戰時朋友的努力助選，甘迺迪終於以壓倒多數的選票，獲得民主黨的提名。歷年的傳統，民主黨在該區的提名人士有當選國會議員的絕大把握。該州十一選區是愛爾蘭後裔居民佔多數的地區。甘迺迪的祖父和伯祖父兩人在此選區的政壇上稱霸很久。這選區包括哈佛大學。甘迺迪的父親會想引用哈佛為出發點，從嫉視愛爾蘭人的環境中，打出一條驚人的成功道路。甘迺迪在此選區內獲得足夠的經驗。這經驗最後將他導往總統的寶座。

甘迺迪總統連續表示，他在哈佛渡過生命中最重要的四年光陰。四年的生聚教訓改變了他的生命，奠定他成功的基礎。哈佛大學也因為培植這一位青年感到莫大光榮。數年前，哈佛大學聘請甘迺迪為監理會委員。他當選總統後，會向學校表示，雖然白宮的政務繁重，他必回母校參加每次的會議。甘迺迪和他全家人士都重視他在母校的職務。大家都認為這位置比學術上的榮譽仍為重要。老甘迺迪重視哈佛選任他兒子擔任監理會委員的態度，可從去年總統競選時，他發表的談話看到。老甘迺迪說：「在我看來，一位天主教徒能被選任為哈佛大學監理會委員，則他可能被選擔任任何位置。」

查理胡頓批評他哈佛時代的室友說：「我們現在只須注視約翰甘迺迪的言行。我們必須相信，他必有成績

表現，而且是偉大的成績。」

取材 Coronet May, 1961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暗時期，發生過一件未曾為人報導過的故事，最近始在柏立茲萬國語言學校廣告中洩露出來。

當一九四二年中，有一位上校出現在柏立茲的紐約辦事處裡。他強調地說這是一件非常緊急的秘密任務，他詢問學校當局是否可以在六星期中訓練好三百名兵士講挪威話，柏立茲回答道他祇要把全國所有教挪威語的教師集中起來，這件任務是可以完成的。於是在最短期間內把教師集會起來了，幾天以後兵士們也到了，六星期的課程開始，所有一切都是嚴守秘密。課程結束以後，這些兵士們都被調往海外，可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地，他們都被加了第一次北非的登陸。

後來柏立茲才知道從一開始起，這就是一次愚弄德國人的騙局。陸軍情報工作的專家們假定三百名兵士受訓，並有這許多教師參加這項訓練，是無法保守秘密的。這一個假定沒有錯。德國最高統帥部聽到了這項情報以後，果然就以爲盟軍有登陸挪威的企圖了。

月球之行

第一種月球撞擊航具

—漫遊者—

Irwin Stambler 原著
陳 雪 譯

本文為月球之行第三篇，介紹前往月球之航具。像天氣一樣，每個人都談到月球，但對實際到月球的工具，却說得很少，本篇對美國投擲往月球之第一種撞擊酬載之航具——漫遊者，作詳細之介紹。

美國第一種月球撞擊航具的前鋒，漫遊者 (Range RA-1)，在加州帕沙第納城噴射推進系實驗室內，已接近完成階段，第一批五具漫遊者中之第一具，計劃在本年底以前在阿拿巴馬州亨特絲菲樂城國家航空與太空總署 (NASA) 之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發射，據該實驗室科學家聲稱，RA-1 及 RA-2 兩式，均不降落月球，將送入較地球之軌道為大，以太陽為中心之軌道內，試驗裝在實際撞擊月球之航具 RA-3、RA-4、-5 上之各

系統裝置，後三者將自一九六二年起陸續發射。圖一為發射至軌道內及月球之漫遊者各程式之基本結構設計，兩者之下部結構，亦稱「巴士」，大致相似，但上層構造却不同。RA-1、-2，既無月球減震球體，亦無反向火箭，而具有磁力計 (Magnetometer) 及離子室 (Ion Chamber) 以後各型則無此需要。RA-1、-2 也不用中途操縱系統。

各型漫遊者均以擎天神愛琴娜 (Atlas-Agena)

時獲取月球上物質的伽馬射線分光計的讀數與電視記錄。

◆金星航具的先鋒

計劃之設計，亦期望對太空飛行所需完全穩定的太空飛機，寬波道通信經高空太空飛機對地球之觀察，改進動力之供應，及其他巨大的新發展等，能有更進一步的貢獻。漫遊者本身，將不用作行星間的探測，但它的未來型式，可能已列入如金星探測「海員 J A 號 (Mariner A)」的研究內。

未來最進步的設計，當然是上月球的漫遊者。RA-1、-2 之飛行，除去系統試驗而外，僅作某些試驗，以研究在太空內一般的特性，如圍繞地球之氫雲層，太空塵土等。RA-2 包括的設備可以決定當月球上白日夜晚溫度變化時，月球會不會發出「吱吱」聲響 (Groans)。

基本的「漫遊者」航具，約十二呎高，巴士的主要部份為一以各鑄鋁框聯合之六角形架 (如圖一之 A)，各框間以鍊條相連，有一鑄鋁箱以螺門固定在隔框上，箱內裝航具的電子與高度穩定設備，及其他機件。鑄合金是 AZ-61 及 AZ-63。

結構之其餘部份，主要為薄鉛管，均已電鍍以作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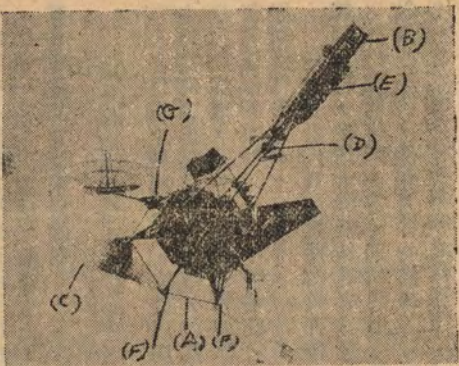


圖 一

分鐘延至數小時，由地球上直接發射，投射體至月球之航程，亦可在地面搖控器距離之內，此為再起動愛琴娜航具之另一優點。愛琴娜漫遊者與擎天神將在約六十哩上空分離，其在軌道內之時間，將由蓄電池之壽命限制為廿分鐘。(蓄電池之壽命愈久，航具愈重。)漫遊者計劃的主要目的是供給簡單地震學上的試驗設備，能在月球上安全降落，在它向月球降落時，此撞擊航具也同

加力器發射。僅在月球上降落漫遊者之愛琴娜可以再起動，它們在面向月球之「停留軌道」以外再起動，高度約在距地球一千哩以上，據軌道上漫遊者計劃的負責人布克博士 (Dr. J. D. Buke) 說，持續時間將於延續時間間將可從，伸漫遊者可從

度之控制，全部結構均經處理，能在0.1或以下控制放射性。

結構中亦使用相當量的玻璃質酚質樹脂(Phenolic)如鋼一樣作為結構材料，漫遊者的設計人員原想儘量使用普通鋼料，但它們過於富磁性，將影響到磁力計的讀數，漫遊者RA-35內，使用若干圓型的纖維玻璃零件，以保持方向天線(如圖一之B)遠離主結構，使天線能有一完整之模擬而不受其餘結構之干擾，太陽屏(如圖一之C)固定在鉛蜂虫上，以保持溫度較低及遠離由電池的背面來的輻射。

觀察角是主要因素

漫遊者之結構設計，主要以增強航具之情境及試驗中的幾何圖形需求而為憑藉，航具的情境包括加速與氣動力之需求，月球的掃描，對地球的通信，由天線系統無線電頻率輻射，及各不同系統之觀察角等問題，均將對結構有影響。

結構設計人員對觀察角應有特別之考慮，例如高度控制系統，使用太陽及地球之感應器，很顯然的，假如這些感應器排列不當，則航具至一高度時，因航具本身結構之干擾，使對月球的掃描，可能什麼也看不到，另外一點，在RA-1及2之離子室(圖一之D)，就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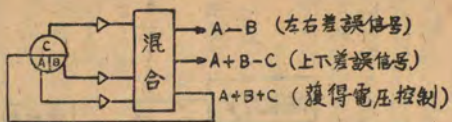
一球面的視界，磁力計(圖一之E)之問題，應儘量遠離在航具內所產生之磁場，(航具通過地球磁場內，部份將變成磁化。)

熱傳導之分析已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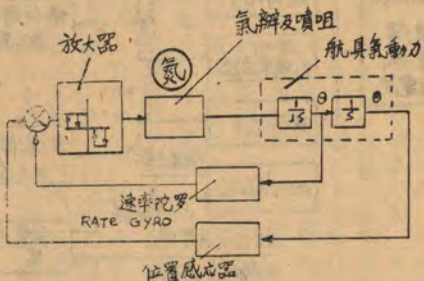
有一因素已隨太空飛機的設計經驗而明顯的增加其重要性，此即溫度控制，在設計最初的兩具漫遊者時，對溫度控制已作折衷之考慮，即暫不作過份之考慮，但在以後之漫遊者，此一情況亦不可再予忽視，對此等航具之複雜熱傳導之分析，業已完成，內包括範圍較廣之項目，如能受到太陽的遮蔽之允許度，各外部表面之放射與吸收，傳導路徑，一般排列之效應，與每一箱間之輻射等。這些分析複雜之程度，在地面上實無法儘量作類似太空情境之設備試驗。

在上月球漫遊者內，係利用地球感應器(圖二圖五)及太陽感應器，以達成三方向軸高度之穩定(參閱圖三)，此一系統非常必需，因使用發射後彈道之改正，此正與使用在旋轉航具之方法具同等重要，太陽與地球感應器之旋轉，靠地面無線電之指揮。

太陽感應器(圖一之F)為一簡單之程式(參閱圖四)，不需要視覺，每一具包括兩個錫碲之檢波器，用一遮蓋之輪葉加以分開，檢波器(參閱圖四)的電阻是



圖二 地球感應器以差誤信號之方法設計



圖三 任一漫遊者方向軸之高度控制圖



圖四 電流電路及錫碲檢波器之機械上的排列，由低基準之電阻而被選擇應用，它們構成一個五萬歐姆負荷，產生每度八伏特的輸出而無須放大。

因地球輻射的能量，較太陽要小得多，它包括三個直徑3/4吋的多級光電管，它的視界用一上開小槽之蓋罩而加以限制，有一兩軸性的儀器，它在兩軸上產生角度偏差的數據，當在地球受到部份的照明時，它搜尋反射日光的中心。

漫遊者用三具陀螺儀作定向，其效能可在一小時以上之時間，對太陽或地球上任一參考方向定向，各陀螺之連結如一定額設備，為整個航具的定向，離開其零度

照耀它們的光線的強度作用，檢波器的對準應在遮蔽輪葉點對向太陽其電阻相等時而為之，太陽感應器共需兩具，一具為左右運動之用，另一具為上下活動之用，它們有一約0.03度之安全性，與感應器連結在同一電路上的是太陽觀測器，它們的位置是圍繞航具的四週，使有一球面的視界，它們之間用橋樑電路相連。

地球檢波器(圖一之G)較太陽感應器更為複雜，

參考位置，能在每三個相互成垂直之方向，對一時間控制時期，能以指揮下列之動作：中途火箭的發射，及正常的轉灣率。新的位置，用三具陀螺儀加以維持，以偵測在轉灣後可能發生之任何角率，並藉高度控制致動器，使完成這些角度率變為零。

使用氣致動系統

的力量而展開，在另一數分鐘以後，高度控制系統之動力開啓，在分離後，漫遊者可能於每小時一千度至一萬度之間，作無一定方向之螺旋，控制系之第一致工作，即根據三互垂直軸之感應，使用信號以控制致動系，以減少此螺旋至零度。一旦角率已減少，太陽觀測器感應系統，將給致動器的方向，使感應器向太陽定向。

當獲得太陽定向之後，航具的偏航 (Yaw) 及俯仰 (Pitch) 均可穩定，它將沿對太陽成直線方向繼續發生側滾 (Roll)，一直到地球感應器已鎖定了地球。

漫遊者將巡航直至離開地球十萬哩 (約升空後十六小時)，在此期間，對中途操縱之指揮，將由無線電發射，並存儲於一記憶器內。它們將包括轉灣角度的大小與方向，以及指出中途火箭在一定方向內推力向量所需之側滾與俯仰軸線，火箭馬達起動之時間，及產生之增加速度。中途火箭將是一個五十磅推力，液體氫氧化合多推進劑的組合。

噴氣輪帶控制推力向量

在轉灣時，地球與太陽感應器即拆斷，對開動放大器之位置信號輸入，將由一與每一陀螺線圈串連之電容器獲得，推力向量控制則由位在火箭馬達排氣處之噴氣輪帶供給，並由一單獨之自動駕駛儀控制。當中途操縱

完成以後，地球—太陽感應器將再度接替工作，直至升空後六十五至六十六小時以後，其時漫遊者將到達其月球試驗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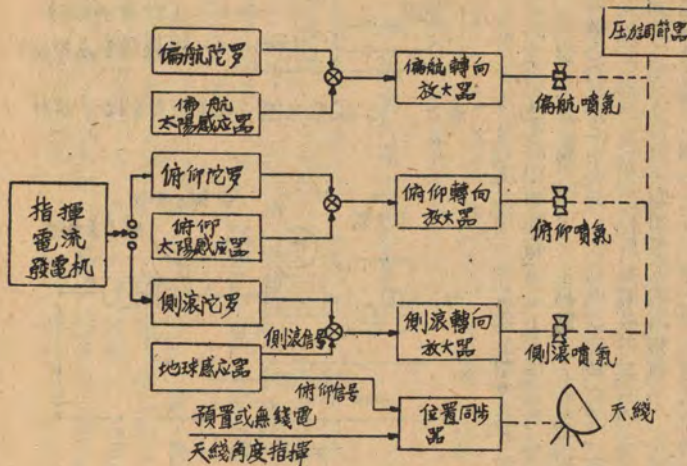
當航具向月球進入時，它的定向將再度變更，雷達將用以決定它對月球位置是否如期望的正確，當距離月球表面約二十哩時，地球上的信號將使天線改變方向，並點燃在撞擊部份的反向火箭，同時撞擊組將從「巴士」脫離，在反向火箭在約距表面二千呎停留酬載時，「巴士」即墮入月球表面，當航具向月球進入時，一種叫「Datacon」照相機將拍攝照片，並經一能發射三瓦動力的高能天線，返回地球。

巴爾沙罩吸收了撞擊

當航具動力燒完時，反向火箭在二千呎上空持住撞擊部門。然後酬載與火箭脫離，墮入月球。撞擊組包括二個球形容器，其外部表面由一種叫巴爾沙 (Balsa) 木所包圍。此巴爾沙木吸收與月球接觸時之撞擊能量。

在巴爾沙罩內部，酬載部門包括一雙層的球體，此兩球體間之空隙將用一種液體隔開，內部球體的重置在下部，以能在撞擊以後，它轉動液體直至酬載的天線可對向地球發射的位置，酬載球體的外殼上鑽有若干小孔，可讓液體流出使酬載穩定。

(氮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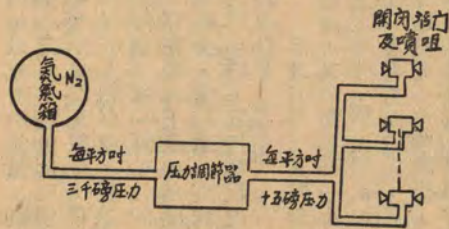


圖五. 漫遊者 (RANGER) 利用太陽與地球感應器之控制系統

一開啓與關斷之冷氣體致動系統，用以擔任高度之變換。(參閱圖六)，使用乾氮，並在地面發射前，先予加壓，全部二·五乾磅的氮氣，存儲在一個八吋直徑內加壓至每方吋三千磅之容器內，它的操作溫度是華氏八十度，此氣體的比衝值 (Specific Impulse) 為七十六秒，所謂比衝值即每磅燃料在每秒鐘燃燒時所產生之推力。

除去氣體箱，此系另包括一調節器，十個噴「嘴」活門，及管路。每一噴「嘴」活門之內部裝置，包括一個噴「嘴」及一個電力操縱的活門。每一噴「嘴」有 0.015 磅的推力，各活門係成對排列，以使它們產生約 0.01 呎磅之扭力基準，及約每平方呎 0.01 度之角航具加速率。

在一典型之飛行內，漫遊者在發射升空後約廿二分鐘與發射車分離，八分鐘以後，太陽屏因爆炸



圖六. 乾氮致動系



英國 何如照顯 人年老

。鐘 寒。

過去二年當中，在這裡英國的醫生們，驚奇地注視着一件充滿火藥味的美國紛爭，為老年人醫治問題所引起的爭辯，他們觀察到佛倫議案所受到熱烈的讚揚，激烈競選的辯論，有組織的工人和有組織的醫學機構雙方代表們的鬧哄哄的鬭爭和反對派所掀起的風暴。這批反對派是歡迎甘迺迪總統提議的醫療計畫的一羣。概括言之，他們機巧地建議我們正在進行解決的問題全都是錯誤的。

一位英國醫生最近指示說：「要爭取誰來付錢給醫生——不管是由病人本人或是你們社會安全制度——將不是切實能治療一個人的辦法。在醫療老年人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誰來出錢，而是醫療本身的素質和病人如何能很快得到治療。」

對這問題嚴重性的存在，不會引起爭辯。整個文明世界中，今日醫學上最熱門的標題是老年人的醫治——一門專門科叫做老人醫學。醫學權威已經宣稱老年人的

在大不列顛的老人醫院中，他們協助許多老年人學習自立更生。施行結果，常常有「不治的病人」重返快樂和能從事生產的生活。

酬載之重量約五十磅，包括一個十七磅的地震儀，它用 25 微瓦的動力，在 360 兆週發射回至地球。撞擊航具的全部重量，連同反向火箭期望約三百磅，漫遊者 R A-3 的全部重量，包括月球艙將達七百磅。

譯自 Space Aeronauting Feb. 1961 (完)

一個男人倚着滑鐵盧橋的欄杆在抽烟斗。他完全是孤獨的，忽然一個年青的女人匆匆地跑上橋來，非常激動地走到他的身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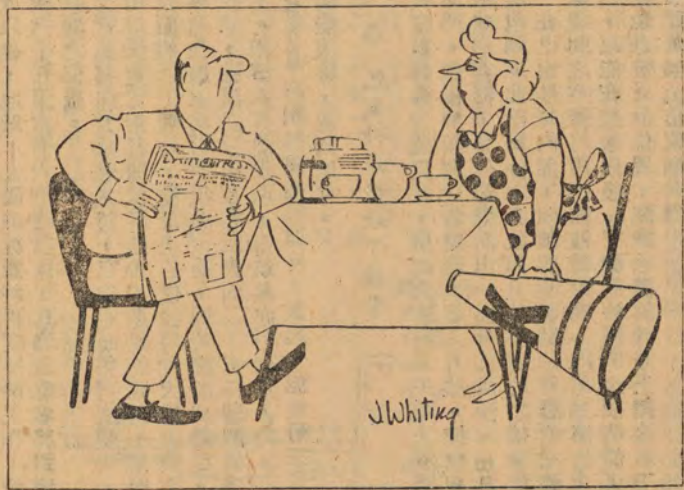
「十二年來的每一個星期天，他都在這時刻，在這裡和我會面，可是他今天居然沒有來！」她哭着說。

她的頭髮披散着，她的衣服也散亂不整。她東張西望。看不到有年青的男人過來，因此她爬上欄杆，往河裡跳了下去。

那個男人繼續抽他烟斗，注視着她落下水去時，河面上的漪漣，並且一直看到她沉溺後的最後一個氣泡上昇到水面。

他繼續又抽了一個鐘頭的烟斗，然後走了開去，嘴裡自言語地說：

「真可憐，她不知道今天才是星期五。」



「？太太，麼什說你」：畫漫

困境已經超過癌症，小兒麻痺症，關節炎和其他各種病症的威脅。

在美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男女將近有一千七百萬之譜。政府和醫院的官方估計老年病人在一般醫院中佔去了全部病床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退伍軍人醫院中，百分之二十二；精神病院中，百分之三十和私人療養院中，百分之九十一。

紐約蒙託福醫院的醫生I. J. 羅斯門最近宣稱：「這些老年人被擠迫到醫院裡來是太尋常了，在其他仁慈善機關中，他們的人數顯見在穩和地下降。」他和其他的醫生建議在這些病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可以得到完全的復原，重新可回返正常生活。可是這一重要性並不見得有達到的趨勢。

本年一月在白宮會議中討論到老年人的問題，以紐約霍華德·A. 魯斯克醫生為首的一個委員會指出有八十萬以上的老年人現在已經在慈善機關中，並警告說如果果有床位的話尚有數萬人要受同樣的救濟——其中許多人過着單調和刻板的生活一直到死亡。

「這些人他們在醫院和其他慈善機關所接受到的，」魯斯克醫生的委員會聲稱：「常常是管束甚於復原；如果他能給他們近代化復原的款待，許多人可再學習過他們莊重的獨立生活。這個受益不僅施於殘廢者本人，

同時普及到他們的家屬和整個的社會。」

在美國許多表示關切的健康專家，醫院管理者和政府的官員現在正在謀求解求老年的問題。他們的辦法是要求更多的醫院，更多的床位，更多的看護，更多的醫生，不可避免的需要更多的金錢。

因為歐洲遭遇到老年的問題和企圖解決這個問題上要比美國要早一代，許多美國醫學人員曾經到此看歐洲同業的人所已經學到的是什麼。在大陸上，這些美國人所找到的，除了特殊的挪威以外，幾乎每一個國家，實質上曾經試用和現在在美國普及提倡的辦法相類似：僅僅花了一大筆錢供備老年人更多的方便和舒適，所得的結果並不理想。

「在戰前，」保羅·萬·凱而賽迪醫生——他是比利時人，是世界健康組織歐洲室的主任——說：「老年人生活很艱苦。他們坐在貧民窟待死。現在情形不同了。在許多城市中現在我們為他們建造了美麗，近代化的建築——對他們實足是一座宮殿。可是今日這些老年人坐在宮殿裡面，依舊是等死而已。僅是為得到更多舒適，花大量的錢是不夠的。」

然而在這裡的英國，醫藥的訪客們已經發覺到黑昂乃耳·Z. 柯新醫師的工作是有輝煌的前途。柯新醫師也許是今日用一套全新方法謀求解決問題上的領導實用

權威。雖然他的工作是現在英國社會醫學計劃中的一部分，他的計劃的成功——和其他英國醫院中施行同樣計劃的成功——不一定要依賴社會醫學制度的。這使幾個美國的訪客眉飛色舞，但也有使其其他不高興的。原因是這個方略的基本意念和許多包括其中的主要方法最早是由一個出眾的女醫師，已故梅喬麗·華倫醫師所提倡，早在醫學國營制十年以前就提倡了。華倫醫生是第一位指示出生病的老年人需要比同情心更多的款待，也就是柯新醫師所傑出表現的，他們如何應該接受調理。

十一年前柯新醫師被邀請援長康利路醫院——一所外貌可怕的，污穢的過份擁擠的老年人救濟院，這所救濟院坐落在牛津城郊。差不多有二百六十個床位，要得到這其中的一個床位，許多病人必得要等好幾個月甚至幾個年頭。有許多病人在沒有等得及進入院前已經死了。

他回憶說：「醫院指導員答應我如果我接任這份工作，可再給我五十張新的美麗的床位以適應五十位額外的病人。」

柯新醫師進行過程中震驚了醫院的指導員和大多數他的同事們。他接受了職位。但拒受額外床位的提議。相反的他還拆去了五十張床位。他發覺看護人員太缺少，他宣稱說：「我們將必須費盡心機如何用最好方法來

調用我們現有的護士。」他想出一套進度治療計劃，把可能有的看護集中在患重病的病人。等到病况有了進步就遷移到另外收容室，在那裡他們只受到部份的看護，有了改進再遷移更遠的一間，強迫他們照顧自己。

不到幾年柯新醫師使這座醫院變成了現在世界上為老年人醫藥最令人鼓舞的中心。他寧願對病人採用極度治療，而不願意讓病人留在床上，清洗和進食，受差別舒適程度一直到死——另一位英國工人以生存者的身份稱之為苟延殘喘時期，寧願把他所能得到的經費用在早期和全體的診斷，大事的醫療，外科，X光治療和整形復原，而不願每天浪費幾個先令用在最少量的食物上和僅僅能使病人活着和維持衛生的照顧。他建議，主張，誘勸甚至用強暴加諸病人，直到他們能脫離病床，離開收容室，離開醫院，常常重返工作，而不願讓老年人躺在床上奄奄待斃。

病人對這種反常調理的反應，是敬慕，並崇拜柯新醫師和他屬下的醫師們和所有的護士。政府官員起初對柯新醫師的做法大驚失色，看到每天用在每一個病人施用極度治療的費用大得可怕，不久當他們發現每年花費在每個病人的費用減少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不由表示深切的讚美。

在這個實驗的早期，幾個老年人顯而易見地奇蹟

似的復原，受到他們兒女的敬崇。

「我們高興媽現在已治好了，」一個中年婦人說：「我的丈夫和我喜歡她同我們一起回去。她的房間，我們仍舊留着。但如果明年她又生起病來，怎麼辦？到那時怎麼樣？我們記得上次等了好幾個月才進入醫院。我們不能再碰到這樣事情。」

柯新醫師告訴她說：「這種事情現在不會再發生了。如果她又得起病來，她不會再在等候單上挨等，她可以馬上受理，我們立刻讓她進來。」

這個保證再入院的計劃，早期由華倫醫師試用過，誘導病人的家屬將他們的老年病人從收容室帶走。另外一個計劃柯新醫師是借用華倫醫師的。是應付男人所提出一類的問題，他說：「請看看，我們可以照顧我內人的父親。但沒有一二個月我內人即將臨盆。她不能抱着嬰孩來照顧他，她可以嗎？到那時我們怎麼辦？」

對付這樣的家庭，醫院建立一種有效的假期許入制度。醫院同意任何病人可以再入院一個短時期——通常不能超過三個或四個星期，這個制度純係為照顧病人的家屬，如果自己也得病了，或者有另外緊急事情，或者如果他們僅是需要短期的休假。

柯新醫師說：「如果在一年五十二個星期中不給他們重返三個或四個星期，他們將會整年的留在醫院中。

員不會感到陌生的，或是對在法國和其他國家我們的同業都不會不知道的。我們所做的所有事情是應用了我們知道的每一樣的學識，並以全力推動進行，盡我們精力所及愈快愈好。我們對此一外表看來費用很大的行動具有充分的深信，而知它必將經過一段長時期後而獲得補償。除此以外，我們已經從醫師，護士，社會工作者，醫學和職業的治療家，地方官員和病人親屬贏得了驚人的合作。」

今日在牛津的醫院的主要部份依舊很古舊，一座樓梯和走廊交雜在一起的建築，可是這不再是一座潮濕和悶氣的醫院，在周圍的環境中聞不出沮喪，消沉和死亡的氣息。高大寬闊的房間，清潔又空氣流通。通道上充滿了忙碌的醫院工作人員，病人和訪客。在收容室裡有幾組病人在做他們自己的茶，聽收音機，照顧他們自己和其他的人，學習起立，一次又一次，走路，一次又一次。這裡不再是一所收容院。這是一所醫院，許多病人到這裡來是為求治病好的目的而來。

這一個令人喜悅的結果老早被梅喬麗，華倫醫師所預料到的。她是一位高大，生氣橫溢的，有一頭沙色頭髮的倫敦醫師。她創始敢作敢為計劃，並且早在一九三五年就開始提倡了。華倫醫師曾在倫敦大學和倫敦女子醫學校受教育。當「西中性」醫院突然受命接管它鄰接

九年前牛津老人醫學院創設一座近代化日間醫院，這所醫院可以使病人正常受到治療，特種的鍛鍊，和其他醫院的調理而不需佔用太花費的醫院床位的空間。所有這些措施的結果都被認為非常出色的。

「當我們開始的時候，」柯新醫師說：「每一只床位都滿了，同時還有一只嚇壞人的等候單。在醫院的收容室裡，大多數的病人被認為永遠不能離床的，普通病人在棺木中，現在一般病人在醫院居留時期沒有超過四十五天，大多數病人出院的時候靠他們自己的双脚，等候單已經不存在了。」

雖然像那些統計數字也許已經使醫院中會計部份安心，可是最重要的成果可從得救的人數製成的圖表看出來——那些病人從病魔掌握中被救出來，像中風，心臟病，高血壓，關節炎，股骨傷和其他各種複雜的瘋病，常常錯誤地混在一起稱之為老年人的病症。

柯新醫師說：「實際上，大多數的病人，他們的病不是從老年得來的，或甚至是慢性形成的病症。他們是由不當心而發生的。」

他強調在他的調理當中沒有什麼醫學上的魔術。「我們的醫生和我們的護士，」他說：「沒有什麼奇妙的藥物，奇妙的鍛鍊，或奇妙的技術，這些在美國醫學人

的一座房屋時，華倫醫生為西中性醫院學副監督。不像西中性醫院本身，一所典型倫敦醫院有四百個床位。對面是規範更大的醫院，專門為看管老年人而設的。

「我們在西中性醫院的人從想不到對面是一所真正的醫院，」華倫醫師在去年九月公路上失事前不久告訴我們說：「我們真為它慚愧極了，只有一個屋頂，四壁牆，一個廚房和一些盥洗設備——所有這一切，每個人都認為是必需的。」

每隔數天，醫院的一個醫師就在對面出現，詢問一下如果有任何人急需醫療的。大部份在院的收容者已經住在裡邊有十年到十五年之久，從沒有接受過一次完全的診斷。

當西中性醫院當局被指定接收對面行政時，醫院的監督指定華倫醫師當她在任何有空的時候去調查一番。

「當我找出時間真實去看一番，」她說：「我能看得出來的是沒有辦法把它變成我們真正醫院的一部份。然後我瞭解我所感到迷惘的主要理由，就是沒有一個誰是真實在這個老地方的意念。因此我決定去調查每一個病人。這一舉動似乎以前從沒有這樣做過。」

她調查了五百多個老年的病人。「我不能對每一個病人做詳盡的工作，」她說：「可是差不多經過六個月工作後，我對它們有一相當完全

的印象。有少數病人確是沒有希望，有幾個病人略受調理由後至少可從床上移到椅上。有幾個患的糖尿病或是中風病躺在床上只須略仗他人之助便可自立起來。有幾個神志瘋癲糾纏不清，有幾個患遺尿症，有幾個身體好可是神志不清。」

一個神志不清楚的病人，在她觀察所得結果，可以使整個的收容室大亂。一個患尿遺症的病人可以破壞整個收容室的清香氣氛。一個呻吟叫痛的病人會使所有病人感到痛苦。

「一個晚上又一個晚上，」華倫醫師說：「我把病人列入列表。把他們分列成組。分了再分。計算他們的人數。然後我把他們分列到新組——不是由症狀和病種來分，而是依據他們需要的醫療和看顧的性質來分。」

最後，經過八個月的計劃，她提呈監督一份計劃。

「讓我們把所有糾纏不清的病人和吵鬧的病放在一個收容室裡，這樣不會擾亂其他收容室裡的病人，」她建議說：「另一個收容室裡，把那些病人，他們的病症不是全同的，只是很老和很脆弱而已，合在一起。再另一個收容室把患嚴重遺尿症的病人住在一起。再另一個收容室把把一些有希望痊癒的病人組在一起。」

監督看了計劃以後吃了一驚。「這個計劃紙面上看來好極了，」他說：「但做起來會造成極大的騷亂。你

醫生，他被派到她那裡接受畢業後訓練的。有一天他巡迴收容室回來報告，說是有個九十二歲老婆婆剛才被收容進來，她受到打擊而患了中風病。

「這是一件很悲慘的情形，」他說：「對這位老婆婆沒有什麼好辦法。她已是九十二歲了。」

「那是一個觀察，不是一個症狀，」她說：「現在你傾全力去診斷病症——然後着手使她好起來。」

這位年青的印度人迷惘了，感到侮辱，最後深深地對它發生了興趣。他做了一次全部的研究，然後開始對這位老婆婆作極度的調理，用按摩，熱療法 and 細心有計劃的運動。後來她遭受一次很嚴重的肺炎，不久又患了肩膀病毒傳染。這位印度人堅持要他自己來照顧她所有的病。過了好幾個月病人復原了，好到可以回家去了。

「我真要謝謝你和那位好心的印度醫師，」她告訴華倫醫師說：「我萬分感激他。我想這位年青人真的救了我的命。」

「也許他是這樣的，」華倫醫師說：「可是他也很感激你。在某點上你使他成了一個醫師。」

不到幾年功夫環境完全改變。變成西中性醫院南側重要的一部份。現在住在裡面的人是真正當作病人，而不光是收容居留而已，醫生，護士和治療者不僅是看管

不能在病人周圍改動，除非你把他們按在床上搬動，可是那裡的門又狹窄得很，一張單人床如果不拆散的話便無法進出。」

「用你想得到的任何方法去遷移他們，」華倫醫師回答說：「如果這個行不通，我將用我自己的手臂一個一個把他們帶回來。」

得到監督不大願意的許可，華倫醫師實施她的重新分組計劃。立刻，護士和腳夫率先反對，有幾個堅持認為全盤計劃是固執和難為的。有幾個醫師表示同意，但華倫醫師籲請他們試一試。

「我決定先從患中風受難病人着手，」她說：「大多數業醫的人對患這一病症的人束手無策。可是我懷着好奇想知道假定可以的話，給他們調理，你至少可使他們的肌肉不會過度的收縮。」

當她一面進行一面發明了各種技術，她發現有許多癱瘓病人看來毫無希望的，並不是真正沒法救助。

「我自己感到高興，我發現到有幾個病人確實在改善之中，」她說：「有幾個可以伸動僵硬的手臂。有幾個躊躇地想學走路。有幾個人顯出新的勇氣，新的願望嘗試改善。我們開始處理艱難的情形。當我們發現他們在進步中，我們知道我們的工作已經發生了效果。」

所有和她工作的人並不很快都感覺到。有一個印度

而是用醫藥調理。他們之間已建立了親切的友誼。從英國和其他國家年輕的醫生都來應徵接受他們高等訓練。醫生和護士由因他們表現而大大地增加。

「你年青的護士叫喊說：『過來請看看有真實的藥物在服用呢！』」

一星期又一星期，等候單逐漸地減少。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批又一批的病人重返他們的門，重返他們的工作。保證可重入院的計劃發展出來，誘導病人的家屬帶他們老年人回家。採用假期許入制度——開始時秘密性的——可使年輕人於照顧他們年老的父親和母親後需要短時的休息。一個老人門診部份成立起來，照顧那些不需要住院的病人。」

「社會上的全科醫生對我們起了信任，」華倫醫師說：「除非他們真正的需要，不會申請入院居住。他們意識到如果他們不需要佔用一張床位而佔用時，到真正需要時就變成沒有了。」

也許最好的證明書莫過於倫敦的醫生們送他們的父親和母親來調理。其中有一個醫生這樣說：「啊，在西中性醫院，他們不僅是照顧而已，他們會醫治你。」

對華倫醫師來說，這一種強調醫治的論調是十分重要的。「這個回答不是說要更多病房或更多病床，」她

說：「這種論調有助於病人離床，靠他們自己的双脚，使他們變成完全不依賴他人而自立的人。除非你使這些病人離床出院，否則他們將充塞醫院，世界上任何一種醫學計劃會遭到破壞。」

去年夏季，甚至西中性計劃已不再是新的了，在老的收容室裡和走廊上仍舊有激動的感覺。確實有少數病人入院後就死去了——其中大多數死於晚期的癌症——可是多數人是在醫治好的。

「我沒有時間躺下來去憂慮下一個死的是誰？」一位患關節炎，蹣跚但十分愉快的老太太說：「我的朋友——就是鄰床那位湯浦金太太——和我比賽誰將首先不用拐杖走路。」

另一位八十歲老太太，她是在倫敦業裁縫的，來西中性醫院已是第三次了——她第一次是動一次成功的癌手術，第二次是股骨傷。「出門跌斷了我的另一條腿，」她說：「但我和華倫醫師和這裡的姊妹們，會設法把它醫好的。」

倫敦有名聖·潘克立斯醫院的一位封爵的醫師亞莫利爵士說：「也許在這個世界上，梅喬麗·華倫比其他任何人能教導我們的，是一個病人不僅是因為他已過六十五歲了而失去了希望。」

亞莫利爵士是一位老人醫學家，病理學家同時又是最重要的一部份。

「要醫療病人只是在他的糖尿病，或是他的股骨傷上是不夠的，」柯新醫師說：「我們必需利用醫院一切的設備以控制他的體內疾病，同時我們還得利用醫院的一切方便和社會上一切的方便使他們回到家裡受到歡迎。」

在康利路醫院和牛津城的附近。醫院和社團打成一片，而且有顯著的成就，醫學和社會工作者曾經對病人的家庭和家屬作詳細的研究，他們仔細的程度像研究X光和他的血壓一樣。他們已經發覺到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他準備回家以前，要證實他將有一個相當安全和舒適的家——假若盡可能的話——能變成一個有用的和從事生產的人。

某幾種情形，這類事情需要向家屬們一再的說明，他們經常一再地由醫院保證它的立場，準備任何時間感到需要會立即協助。常常為他們覓一所新住所，一件新工作，或是某種家庭工作——一名半日工人，當需要做菜，整理床鋪，打掃屋子，店舖和供備遞送工作等。常常也有的替他們找一個訪客，每天或隔天到他們那裡玩幾付牌，交談，喝一杯茶，交換一些新聞。

「有幾類事情也許要花一點錢的，」一位牛津社交工作者說：「但是如果和一個老年人必定要留在醫院裡

上議院的自由黨黨員，在一九四八年接長倫敦聖·潘克立斯擁擠的老人醫學的收容院。

「這委實是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他說：「這裡一共有三個收容所，每一所有四十張病床。有幾個病人在那些床上已經有十年到十五年了。這三個收容所一個月中只能接受很少數新的病人，等候單長得可怕。」

他第一個步驟就從每一個收容所中移去了十張病床，騰出空位來可以工作，然後派出一隊熱心工作的醫生，護士和治療者進入工作。不到一年有幾個從來不離床的病人開始在收容所裡走路，許多以為沒有治癒希望的老翁和老太太已經回到他們自己的家裡。到了去年三個收容所每年可以接受三百五十到四百個的病人，冗長的等候單已經不存在了，並且還有半打空出的床位。

「回想當年好的日子，」聖·潘克立斯救護車司機潘西·華爾克告訴我們說：「他們常常稱這座紅色地方叫死房。病人擠塞在一起。沒有人起床的。即使他們想要起來，也沒有空位讓他們這樣做。但是現在。如果以前住過那些舊人過來看看現在發生的情形，他們定會吃了一驚。」

對那些來聖·潘克立斯，西中性和其他英國醫院的觀察者來說，在這些醫院中所使用令人興奮的醫療並不是英國新的老人醫學計劃中的唯一部份，他們也許不是

度其殘年相比較，則其費用可以說等於零了。」

雖然，這不是醫學人員所關切的可能性的節省；這是節省人性的價值——尊嚴，快樂和本身的生命，像柯新醫師說：「我們已經學習到，你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標價，而是在病人身上。」

在美國這個意見已為獻身於老人醫學的一羣所衷心贊同，他們已經開始在紐約，加利福尼亞，俄亥俄建立一個完整性的醫院和社團的極度治療計劃，使他們吃驚的是時尚的論調只光談費用。就他們所得的知識，在英國施行成功的實驗和歐洲其他國家不幸失敗，他們關心有一種趨勢認為老年醫學計劃歸根是一樁財務事情。最好讓會計，稅務專家和保險者去解決。他們得到風聲，有些人認為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只要買更多的健康保險，或建造更多醫院，或更多稅源，或尋出一個好的辦法來付醫生和醫院的賬單就行了。

對這些專家們，如何去籌劃老人醫療的費用只是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急務是要治好老年病人同時要使他這樣的保持下去。

☆

☆

☆

☆

譯自四月廿二日星期六晚郵



聲 微 的 平 和
六 之 構 機 殊 特 國 合 聯 紹 介
友 之 富 財
行 銀 界 世 的 發 開 進 促

Peter Lyon 著：慈 譯

一般說來，國際上的金融財務是險惡不詳的，人們爲了貪婪，不是壟斷聯營而窒息了自由企業，便是計劃將世界投入戰爭之中，所以想到能有這樣一個銀行，它好像和險惡的財務並進，促進他們致力於建設世界上弱小民族的經濟狀況這一愉快的事業，進而能夠於無形之中消弭戰爭的威脅，確是令人興奮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就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通常稱之爲世界銀行），這是聯合國的一個特殊機構，它是位於華盛頓H街的一幢黑灰色的大廈；而且，儘管它是致力作救世的工作，却每年有很豐富的盈餘，這是不論智愚都須多多學習的又一明證：罕頭比寶劍更爲有益。

世界銀行是在一九四四年在布勒吞森林 (Bre-tun Woods, 新英格蘭洲集會勝地) 貨幣會議時，在一種懷疑與不信任的氣氛之下產生的，美國銀行家們大都認爲它決不能成功，試想一個屬於好幾十個國家而又常是彼此紛爭的國家的銀行！能有比這更混亂的組織嗎？或者試想一個銀行，根據它的章程，它所要貸出的貸款是私人投資者認爲太冒險的，而它又要向這些一開始就認爲太冒險的私人投資者借錢，這樣的銀行怎麼能成功？

不論是作一個投資銀行家，經濟學家，工程師的角色，它可以說是聯合國機構中最實利的一個。

這些成果都是那些樂觀的銀行發起人所能預料得到的。但是誰能夢想到世界銀行還贏得全世界的尊敬，作爲一個國際財務糾紛中誠實的經紀人，作爲平息紛爭而導致殺人的調停人，而最爲人稱道的是，作爲一個和平使者，能夠阻止殺人事件的發生。這些可以說是一種未曾預期的紅利，而且是最爲人衷心感佩的，這一些新的治國之道，人們稱爲「開發外交」。

這種新外交的主要代表人是歐琴·布萊克，一個瘦長的喬治亞人，六十三歲，他擔任世界銀行總裁已達十二年之久，布萊克極其喜歡他的工作，而他的成績卓著！尤其是在那額外的外交工作方面！現在他是諾貝爾和平獎金呼聲很高的候選人，一個一生中大部份作爲證券經紀人賺錢的人，本來不會有多大遠景的，但是歐琴·布萊克却與衆不同，他創造出光輝燦爛的前途。

布萊克的辦公室是一間廣闊的房間，在華盛頓世界銀行的最高層，裝飾了許多顯明奪目的藝術品，這是說明了他的經驗與興趣的廣泛，這裡掛着一張他祖父的照片，亞特蘭大憲法的起草人；那邊掛着他父親的照片，他是羅斯福新政時代的官員；那一個角落掛着一張驅逐艦的照片，那是布萊克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在該艦上服

曾經是世界銀行主要設計者之一的凱恩伯爵，他很高興那些最初的反對。「我非常受到那些批評的，懷疑的，甚至吹毛求疵的精神所鼓勵，」他說：「我們的計劃在一開始時呈現着幻滅的形象比結果如此是好得太多。」

顧名思義，世界銀行的主要任務是復興——恢復歐洲爲戰爭摧毀的經濟，再就是開發——貸款給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貧窮的國家，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但是這一件工作比較不太迫切。在一九四四年開發是比復興次要的。

但是結果呢，世界銀行的創始人是同時高估也低估了它的能力，世界銀行在歐洲復興方面沒有做好多工作。那個巨大的工作由馬歇爾計劃擔任了，而另一方面，世界銀行差不多貸出六十億元，大部份用於世界上的貧窮和新興的國家工業發展，總數差不多三百筆貸款。

這些貸款的意義是從拉拍蘭的南部到好望角州，從智利聖地牙哥的東部一直到馬尼拉這廣大的地區的疏浚海港，建築公路鐵道，敷裝電線，興建水利，農田機械化，鋪設油管，水道現代化，礦產開採提煉，交通網的建立，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的詳細檢討。總之，那最需要的富國裕民的工具因此形成了。

依照這樣的方式，世界銀行贏得冷靜機智的名聲，

役的；還有一些朋友們玩高爾夫球的照片；對面的牆上則是好多文憑，表明他的許多榮譽學位（去年布萊克創造了記錄，他連續接受了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學位，作為他在十七歲時在喬治亞大學贏得的學生聯誼會章的裝飾）；牆上還有幾張漢姆雷特的戲像，因為布萊克是有名的沙士比亞迷，據說他暑假時要把沙士比亞全部的劇本閱讀一遍，他最近的紀念品是包括許多國家政治領袖許多的照片，都是簽名表示敬意的。其中有些是獨裁魔王，有些以前是殖民地主人的奴隸。當布萊克坐在他的高背椅上轉動看着這些龐雜的陳列時，他的表情是和藹而帶譏刺的。他的眉毛譏刺地蹙起，他的微笑帶着懷疑的表情，好像是說：「我是一個救世者和一個行善者，但是假如你要在這裡找出一點荒誕的事物，你可得相當敏銳才行。」

當一個拜訪者說起世界銀行已經贏得實利的名聲，他滿意地哼了一聲。

「我們這裡有兩條規章，」他告訴我：「第一：假如我們貸款，我們希望是能夠收回的。」他溫和地在椅子中搖動，「這也許有點老式，但是我以為這是合理的。」他稍露一點笑容，「當然，在我們貸出款項之前，我們知道這是由對方政府擔保的，所以我們確定錢是收得回來的。」他的微笑加深了一點。

事會很明顯地是不方便，所以控制權委以一個十八個董事組成的執行委員會以代表全體；這樣可以沖淡借貸公會的渴望。

雖然如此，起初還是有一個趨勢，把世界銀行看作一個魔術的售貨機，可以生出許多財源，經常有着許多借貸的壓力，而那些計劃常不是完全實際的，一個國家要求建立一座鋼鐵工廠，可是他們還沒有電力能去運轉，也沒有鐵路去運輸成品。另一個國家要求一個水力發電廠，却沒有足夠的水力推動透平。第三國家要建立鐵路，但是沒有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去使用。還有一個聰敏的國家要求貸款是因為最好借了錢再說，免得銀行所有的資金都投入別的使用途。

當布萊克在一九四七年擔任世界銀行美國執行董事時，還有一個更令人煩惱的問題：如何得到資金去從事健全的開發計劃。美國是唯一有私人資金的國家，但是華爾街對於任何與援外有關的事，是從抱着不關心到敵對的態度。更壞的是，各州法律，對於銀行，保險信託公司等投資沒有購買世界銀行債券的規定。那就是說，除非有人說服四十多州的官員與立法委員們變更他們的法律，則世界銀行的市場將是極其有限了。

布萊克本是銀行債券專家，他以驚人的速度完成這件工作，在五個月內，他說服了足夠的州變更他們的法

「但是我們也很奇怪，」他繼續道：「我們要知道借出的錢沒有浪費掉。所以我們第二條規章：除非我們認為那是一個健全的計劃，我們不予貸款。這是我的哲學，還有，我們借出債券的方式得到需要的貸款，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名字和失敗連在一起，我們不希望任何人到這裡來說：「看這個傻子，他就這樣糟塌他的錢。」

「我承認我們是嚴厲的，」他愉快地說道：「我還記得極端嚴厲地奉行這兩條規章，因為我以為這是合理的。」

起初不是人人都認這規章是合理的，困難之點在於每一個世界銀行的會員國可以提名一個董事，所以，可以料想得到董事中大多數贊成一種迅速而寬大的貸款，每一個董事尤其切盼通過對他自已國家的貸款。（布萊克的前任總裁約翰·麥克勞一度稱這些董事們為「借貸公會。」）

當然，還是有許多約束的。第一，董事們的選舉權不像所有聯合國其他機構，不是依絕對民主的方式為基準的。世界銀行是一個改良的財閥政體：一個董事的選票依他的國家捐助銀行的資金多寡而定。（譬如美國的董事對資金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投票權，而巴拿馬的董事只有百分之零點一二），再者，一個六十多個董事的董

律，所以世界銀行得以售出價值二億五千萬的債券。（董事們為之非常感動，一九四九年，選他為世界銀行的總裁。）開發的工作於是開始。

最初是緩慢地：一千六百萬元貸給智利發展水力發電和農田機械化，四千四百萬元貸給印度改善鐵道與墾荒事業，五百萬元貸給愛亞屋皮作修理保養公路之用，一千三百萬元給伊拉克控制洪水，然後逐漸加速：現在世界銀行貸款每年七億。

只有一年，世界銀行本身捲入冷戰之中，一九四八年，由美國國務院的命令，取消了貸給波蘭的一筆貸款——結果是波蘭退出了世界銀行的組織。（至於蘇俄，她從沒說明理由，沒有參加世界銀行。）

現在，世界銀行好像可以適當改為國際轉變開發銀行。每一件事每一個人與它有關的都深深地轉變了——銀行的地位；它的顧客，貧窮與新興的國家；它在國際財政界的地位；甚至歐琴·布萊克自己；甚至世界也因為銀行的活動而小有轉變。你可以大膽地說：這是往較好的方向轉變。

現在世界銀行在國際財政界保持了受人尊敬的位置。職員們不再發現借錢困難。它的債券在市場上價值很高；它們的利率是最好的。那一度裹足不前的私人資本現在是蜂擁而入了。如此，當世界銀行最近一個會計年

度，在三十一個國家貸出六億九千五百萬元時，美國和外國的商業銀行差不多購了二億五千萬萬元。

布萊克現在可以滿意的指出，世界銀行的累積準備金超過五億元了。

有些經濟學家堅持在一九六〇年富足的國家必須加倍他們的投資於貧窮的國家。這樣的話世界銀行的貸款能超過十億元一年嗎？布萊克不耐煩地搖搖頭。

「用數字的標準來衡量經濟開發是不正確的，」他告訴我：「這有兩個理由，其一，這沒有解決問題，其二，你無論如何也得不到這筆數字。人們談起這天文數字而着迷。」他放開他的長腿，微向前傾，指着我說：「此一百萬元用得適當比五億元用得不得當要好。但是你怎麼樣也得不到五億，那麼又何必談起足以攪亂世人的希望呢？」

要能夠保證一百萬元的貸款確是成功地應用，確能作有益的改進，是需要極端細心留意的，任何時候，世界銀行都有五十多個計劃，在各階段進行，從開始請求貸款到最後完成的都有；在每一階段行員們對每一個計劃都得留意。是不是確有經濟利益？計劃得周到嗎？花費估計得正確嗎？有餘款付出行員貸款未會計入的花費嗎？技術與管理人員怎樣——他們是合格而能用的嗎？建造計劃符合嗎？至於沒有料到的意外事故，有銀行職員

中的專家去到現場處理。

「問題不是錢，」布萊克說：「即令你有了全世界的錢，也未必有助。這些國家中的最大問題是經濟管理。」

所有的這些國家必須學習這一有益的教訓，生活中沒有一樣是來得容易的，他們的許多重要的官員都到學校去研習經濟開發，公共財政，銀行學，農藝學，國際貿易與工業，一九五五年世界銀行在華盛頓設立了一個經濟開發學院，為那些財政官員，國家銀行總裁，政府次長，議會委員，公用事業委員等，有些來自富足的國家，有些來自貧窮的國家。

「六個月的時間，他們要學習緊密的經濟開發的課程，」布萊克告訴我：「他們並不單單是學習，他們也教給我們。」

這所學院證明是非常有價值，所以世界銀行，正計劃第二個這樣的訓練學校，訓練非洲最需要的領導人才。所以世界銀行不僅在未開發地區形成了經濟骨骼，而且訓練了人在骨骼上加上肌肉使用之活動。

世界銀行本身也有了很大的轉變。為了幫助開發工作的完成更為容易，產生了兩個附屬機構：國際財務協

會和國際開發公司，這樣那些極端需要的計劃可以比較世界銀行嚴格的規章更有伸縮性地予以支助。國際財務協會協助私人企業計劃，國際開發公司的貸款，在銀行術語來說是「寬大，」那就是說，以比較寬厚的條件。「寬大並不是指容易得到，」布萊克警告道：「我們可以舉辦寬大的貸款，但是我們可不是寬大的債主，一分錢也不會進入無經濟價值的計劃。」

但是最重要的轉變則是銀行的創始人絕沒有想到的，下面是個例子：

一九五八年，世界銀行的職員為蘇彝士運河國有的事件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和蘇彝士運河公司的股東作了多次極端複雜紛爭的調停者。

一九五九年，他們仲裁解決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和大英帝國間因一九五六年蘇彝士事件引起的財政問題。

一九六〇年，他們解決了紛爭三十多年的東京市發出的債券和一些法藉持有人間的糾紛。

還有，在一九六〇年他們建立了中美洲開發銀行，為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服務。這銀行為中美洲共同市場的一部，幫助這四個國家組織新工業，解決失業。還有哥斯達黎加不久也將加入這個經濟聯合。如此，則中美洲革命和反革命的傳統不久將可

改觀。

還有，在一九六〇年，一項最顯著的成效，那是他們經過九年的和談，終於使印度與巴基斯坦政府能夠和平使用與開發印度盆地的六條河流。五千萬人民依靠這六條河流生活；好幾代以來他們一直在爭奪水權。當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誕生時，她和印度的劃界正是橫過印度盆地。兩邊的軍隊開始爭奪水權，因之造成流血事件，當去年夏季條約簽字時，確是令人鼓舞安慰。「這兩個國家的一切紛爭中，」布萊克說：「這一件是最容易引起全面戰爭的。」

如何形成這一條約的故事，是值得說一說的。因為這表示一種最具有創造性的新的開發外交政治。

沒有人到世界銀行來請求開發印度盆地，布萊克沒有受到任何壓力要做這一類的事，沒有人能夠抱怨，假如他從沒有做這一件事，而一任河流在雨季氾濫，乾季乾涸。

在一九五一年，布萊克在一本雜誌上讀到一篇大衛·李利泰寫的文章，他是前任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主席，他提議設立一個印度流域管理局，假如世界銀行出資助的話。

布萊克本可以聳聳肩，把雜誌丟到一邊，認為這主意無益而是多管閒事，可是他却仔細地考慮，他認清在

賭 國

奇傳羅卡地蒙



任何計劃能在那一區實行之前必須先解決紛爭。他想，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因為紛爭而擔當軍備競賽的重負時，他們很少有可能向世界銀行貸款作和平的用途，而這兩個國家都是世界銀行可能的最好主顧，布萊克開始認為這一個任務是帶有危險性的。

他寫信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總理，由銀行的幹員去談判印度問題。經過六個月細心的通信，他的提議被接受了，接着是八年之久的布萊克稱之為「非常困難」的討論；世界銀行的工程顧問，退休的雷蒙特將軍擔任重要的角色，結果成立了一個計劃，需要八條大河道，灌溉五百萬畝田地；三個大水壩和三十萬千瓦特發電量的水力發電裝置，這計劃要建築十年以上，耗資十億。（布萊克不得不請求六國政府協助調度財源——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和法國。）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尼赫魯到喀拉琪——這是他七年來第一次到巴基斯坦——他和譚罕默德阿尤伯肯在合約上簽了字。

因為這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所以這行為沒有造成太多的頭號新聞。

當我同布萊克談話時，我問他是否已有相似的計劃，一些造成頭號新聞的計劃，譬如說再一個十年。他笑着搖搖頭。「你不會在尋找這些事的。」

但是，假如你是歐琴·布萊克的話，你一定要尋找這些事的，當他一年前在大學中正式演講時，他以響亮的語調說：「我們需要西方的，可以稱之為一種新使命

的意識。」「使命」這一個字你很少會從一個正式債券經紀人口中聽到的。布萊克繼續給「使命」下定義為「一種對實際工作的自願與樂意接受，大膽地做去，只是當作一種與其他國家人民的建設性的接觸，深信這種方式，將來的希望在各民族之間將與個人的自由相一致。」

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在比較非正式的場合。布萊克說得更諷刺一點。「當我用「使命」這個字，」他說：「我是指有些重要的。我不必一定留在世界銀行中。在華爾街我接到許多誘人的機會，可以賺錢，在華爾街可以賺錢，但是在世界銀行有一種內在滿足的意識，要嘗試做得正確，當你能看到這對於那些人有何等意義時是令人興奮的。」

我記起他的一位接近的銀行同事說起他：「有多種才能，只是沒有發揮，在這裡——當然他有着很好的免稅的新金，但是沒有能比上他在紐約所得的——這裡他贏得一分精神的收入，相信我，這種收入是好的：這種概念也許，只是也許，正如你做的事是在幫助別人，世界銀行吸引着他們，使他認清他的才能。」

布萊克是一位深思的人，所以料想他是認清這份精神收入的。「我高興我的工作，」當他同我走向他辦公室門口時說，然後加上，「你知道，在布勒吞當他們談起世界銀行時，他們稱之為通往和平之橋。」他笑起來，「這可是一座長橋哩。」

譯自 Holiday May 1961

華 明 譯

蒙地卡羅是歐洲衣襟上的一朵康乃馨。這個面積只有三百七十五英畝的彈丸小國摩納哥，由於這朵康乃馨，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

摩納哥實際上是個免稅的樂園，它的二萬人民是沒有遺產稅，不當兵和不盡其他近代義務的。瓦斯、電和其他的公用設備，取價都很低廉。世襲的國君和他的家庭，每年享有英金三十萬鎊（合美金八十四萬元）的收入。

它的財富主要的來源，是一座巨大、華美、結婚蛋糕似的賭博俱樂部。不過，當地的人們，尤其是官方，是不承認這一點的。

蒙地卡羅的賭博俱樂部，雖然曾經做過上千部小說和電影的背景，可是，它這已經有了一百年的歷史，比好萊塢所設計的任何東西，都要離奇和古怪。

現在，這個俱樂部的員工共計有一千四百人，其中包括一羣經過優良訓練的司賬，秘密警察，消防隊的隊員，理髮師，樂師和侍者。

這兒有為獅子狗而設的美容院，為患風濕症的人而預備的按摩桌，和為全世界所羨慕的潔淨的花園，它的劇院曾經因大名星如尼金斯基、托斯卡尼尼、卡羅素、

查利亞賓、巴蒂和莎拉彭哈得等的登台而增加光彩。克萊斯勒在這兒作過令人感動的演出，他的報酬時常在拿到的時候就在賭桌上喪失了。

現在，這個賭博俱樂部職工的薪金，一年超過了英金二十萬鎊，可是，這一切全都開始於一個污穢的小漁村。這個小漁村，位於一塊光禿的岩石下面，只有幾棵橄欖樹和一些山羊。

國君雷尼爾的朝代——格利瑪爾迪氏——是熱那亞人的血統，到十九世紀中葉，摩納哥經濟蕭條，和法國處於一種非常不協調的狀態。

國君查理三世獲准穿制服和享有一些世襲的權利。他在經濟崩潰的邊緣，以羨慕的目光瞧着像巴敦和荷姆堡等遊樂地的日益繁榮。

在摩納哥，他有一個優美的地點，計劃開始一個沐浴的樂園，以供人們去洗溫泉澡，並設立一個飲礦泉的地方，以供患肝病的人去飲用。

當法國禁止賭博的時候，德國的遊樂地便開始欣欣向榮了，查理三世覺得摩納哥並沒有不能開發賭博俱樂部的理由，他批准了一個開發公司的申請，給予特權三十年以設立一個賭博俱樂部。於是，在一八五八年五月十三日，俱樂部舉行了奠基典禮，不過，查理三世的美夢，馬上就消失了。這個開發公司的考慮不周到，忘記

他們的俱樂部是和外界阻隔的，從法國過來，並沒有鐵路可通，只有經由海上乘輪船到達。

在第二個月，賭博俱樂部只有一張賭桌，並且只有一個賭徒，結果他贏了，業務非常蕭條，以致司賬坐在壁壘上抽香煙和玩紙牌。

來挽救這個俱樂部的人，是一個退休的行家——法蘭西斯布南凱，他曾經做過巴德漢堡賭博俱樂部的經理。

布南凱是個個子很小，蓄着短髭，足智多謀的人，他機警地注意到：從馬賽接出來的鐵路，已經伸展到了坎尼斯，離西西不遠，而從西西到摩納哥，則沒有直接可通的道路，只是乘船，但輪船只有一艘，名叫巴爾馬利亞，已經很陳舊，這十五英里要航行兩小時。

佛蘭西斯·布南凱到達了西西，測量着土地，向賭博俱樂部的開發公司投資英金六萬八千鎊，以建鐵路，查理三世在三十分鐘之內就答應了他的要求。

這個開發公司繼續了五十年，布南凱發出資本英金六十萬鎊，分為三萬股，每股二十鎊。

布南凱的新賭博俱樂部，在一八六三年愚人節——四月一日開業，可是，這個日期對於投資者並沒有什麼影響。

聰明的布南凱，不惜大花本錢，他使得鐵路擴展了，製造了一艘比較大的輪船，名為查理三世。並從西西

起，修築了一條康莊的公路。

當賭徒們湧來的時候，布南凱開闢了一個美麗的音樂廳，吸引了很多巴黎的歌劇和芭蕾舞明星。他又不惜巨資，開闢了一些花園。在第一年，栽植了十萬枝櫻草和十五萬枝中國櫻草。

在一九〇九年，有一百四十八萬三千五百七十人去遊覽蒙地卡羅，這個賭博俱樂部的生意已經興隆起來了。一個賭場的犧牲者，對輪盤賭的嘲笑，是有可悲的真理的：「有時候，喬琪贏了，有時候，諸伊爾贏了，不過布南凱永遠是贏的！」

當布南凱死亡的時候，留下價值英金三百萬鎊的財產，他的兒子卡爾繼承着他的事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發生的時候，這個賭博俱樂部擁有英金一百萬鎊的基金，一年淨賺英金七十五萬鎊。股票持有人可以分得紅利百分之七十五。

據說：因賭博輸錢而自殺的很多，以致用船把屍體裝到大海裡去丟掉。

不管是真是假，賭博俱樂部總是設法把這種說法儘量抑制的。直到不久以前，如果有賭徒把錢輸光了，俱樂部會送旅費給他回家。並且，有些貴族分子，如果輸掉了家產，俱樂部甚至供給一筆小小的養老金。

現在，蒙地卡羅的自殺率，並不比任何其他的地方

為高，不過，有一點很奇怪的，就是這兒的自殺案件，大多數是在聖誕夜發生的。

真的，官方宣布：人們在摩納哥居住的時間比較長了。「親屬到這兒來看他們的祖父母，」是這兒的說法。

最值得稱述的日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那時候是大公爵們最蠻橫的時期。司賬在那些歐美的財閥如摩根與范德貝爾等人的面前，揮動着收籌碼的耙。

尤其是范德貝爾，當他全家光臨，一同來賭博的時候，感到最幸運。因為，這顯然給了他一種共同的責任感。

范德貝爾在證券交易所經營着數百萬美金的交易，而當他參與輪盤賭的時候，往往會失去自信。他老是跑來跑去，從這張賭桌到那張賭桌轉換着賭注，看來像是一隻膽怯的母雞，而不像是一隻華爾街的狼。

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喜歡蒙地卡羅。不過，他沒有到賭博俱樂部去過。摩納哥派了一個代表團去向她致敬，她對他們非常冷淡。

不過，她的兒子——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喜歡賭博，他以率真的誠意，自行接待着這個代表團的人員。傳奇性的多麗姐妹，總是戴着閃閃發光的珠寶，穿着華貴的衣服，非常喜歡在桌上賭博的刺激。

一個值得回憶的黃昏，珠光寶氣的珍妮·多麗，側身而行，走向賭注最高，名叫「鐵路」的賭桌。

因此，卑鄙和不愉快的新聞，都予以掩飾了，而關於在賭桌上出奇制勝的人們的報告，則傳播到全世界。賭博俱樂部是在每天上午十點鐘開始營業的，在此以前，司賬在俱樂部的人員監督之下，把這天足以應用的籌碼，發行出來。

和她同桌的豪賭者，包括花花公子阿里汗，葡萄牙的富有，由下列的情形可以看出來：他自己帶着一隊吉卜賽的交響樂隊到處去旅行，並且在巴黎飯店用金盤子請客，一次請一百個客人，根本不算一回事。

一個酒精的水準器，時常用來確定：輪盤賭面的表面，是不是非常水平，而輪子也要調整得分毫不差。有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曾經發生過，就是，有個賭徒極其幸運，大贏特贏，在一場豪賭之後，把所有的籌碼都贏去了，其他的賭徒，全部輸光了。

法國金幣開始滑來滑去，阿加汗和馬諾伊爾都賭了，同時離開了賭桌，但是那個王子和珍妮·多麗仍舊在繼續賭博。並且，多麗似乎在一種近於狂放的態度進行。

然後，有一句閒話不脛而走，就是銀行「已經破產了」。從前，在這種情形之下，俱樂部的賭博立即停止，這個幸運的賭徒，被大家抬起來，在裡面轉圈子，甚至轉到花園裡去。

在數小時以後，當這場賭博結束的時候，她已經橫掃了賭桌，那位匈牙利王子現出一種敗北的苦笑，頹然地倚靠坐在位上。

在現在，司賬則把他們的把舉起來，在幾分鐘之內，另外一大盤籌碼搬了進來，立即繼續進行賭博。

她對她的一個隨員揮動着她那戴了很多珠寶金鐲的手，叫他來把推在她面前的大堆的金幣搬走。

衆所周知，當查理·柯本唱他的名歌「在蒙地卡羅使銀行破產的人」的時候，這對於俱樂部是幸福的。

她輕聲的哼着：「我感到很高興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祖父曾經在他家做過僕人，他們時常鞭打他。」

在二十世紀最愉快的賭徒之一，是巴黎有名的裁縫師傅琪恩·巴杜。在蒙地卡羅，他是非常受歡迎的客人，在賭桌上，他是很少獲勝的。

雖然他自己衣冠不整，可是，社交界一些最講究時裝的婦女總是穿他所設計的服裝，却是衆所周知的。

的，他們大受賭博俱樂部的惠。可是，當局曾經經常的否認它！

他從來不向到他那兒去做衣服的人收取一文錢，不過，要小心地把話傳到有關的地方，說她們是「穿了由無與倫比的巴杜所設計的衣服」。

現在，到這兒去賭博的人，通常跑巴進黎旅館的入口——這家旅館是面對着賭博俱樂部的一然後再到俱樂部。

在某個場合，有人曾經向他詢問：為什麼他在賭博場繼續輸掉那麼多金錢，他聳聳肩回答：「對於在蒙地卡羅我所失去每一百萬法郎，我要在巴黎收回二百萬。」

原來，在這個入口的頂點，矗立着一匹路易十五騎在背上的銅馬，歷來的旅客，都要去摸摸它的前膝。賭徒尤其如此，因為摸了會有幸運。所以，它的膝蓋已經被人摸得比原來小了很多。

在蒙地卡羅，賭徒有很多迷信。

有一次，一個孕婦在名叫「廚房」的桌子——這是賭注最小的地方——上賭博的時候，忽然陣痛起來了，於是人們把她用救護車送到醫院裡去，而她所空出來的坐位，則變成了一張「幸運椅」，參加這一桌的賭徒，大家都來爭奪這個位子，以致秩序大亂，賭博不得不暫時中止進行。

有很多年，在賭博俱樂部門外，一個矮小的駝子，成了一種「幸運」的象徵。

不過，在這個賭國的瘋狂史上最瘋狂的事情，是一個英國貴族開始的，有一天晚上，他在賭桌上大輸特輸，第二天清晨離開賭場之後，他憂愁地走進一所英國的小教堂。

當兩個旅客行行近來，顯然走向賭博俱樂部時候，車伕就對這個駝子發出信號——就是搖動馬頭上的鈴子。

這是星期天的上午，他昏睡在教堂裡，到牧師宣讀第三十六首聖詩時，他方纔驚醒過來。

旅客幾乎必然會停下來拍拍他的駝背，這「只是為了幸運」。這時候，他會立即回轉身來說：「請付服務費用五十法郎。」

據說：這個企業組合以家庭方式經營，彼此是互通

餘款，全部放在「三十六」這一號上，結果這個號碼出現了，而且這樣連續出現了三遍！

這種賭博是中一進三十五的，因而他反敗為勝，得意洋洋的把這件插曲去告訴他所有的朋友。

第二個星期天，很多賭徒都湧進這座小教堂，焦急的等待着要宣讀的聖詩的號碼，後來牧師宣布了為第二十七首，於是，他們不待禮拜結束就跑回賭博俱樂部，這是大不敬的事。

他們都很不幸，這一天，整天都沒有出現過「二十七」！

摩洛哥的商店，都出售各種幸福的護符和胸飾，雞型的輪盤！有些是黃金做的！是一種傳統的流行物，而銀製的小豬，尤其為人們所愛好！這或者含有得勝回家的意思。

最古怪的賭徒，或者是一個帶了一個盒子去的紳士。這個盒子內部塗有紅黑二色，裡面放了一隻蜘蛛，當輪盤一開始轉動時，他就搖着盒子，鄭重的把賭注放在他的幸運的蜘蛛所「選擇」的顏色上面！

當你進入賭博俱樂部時候，那兒的辦事人員在把一張入場證發給你之前，要求你把你的護照拿出來。一個精明的，目光銳利的門警，對你好像很偶然的招呼一下，可是，在這個招呼後面，隱藏着世界上最嚴密的一個

茄，再度來到蒙地卡羅。

當他走到賭博俱樂部門口想去賭博的時候，他就聽見有人對他說，請他把俱樂部在四十年前「借」給他的旅費先還清，原來，他被一個名叫開利蒙的督察長認出來了，從前，開利蒙是在門口工作的，於是，這個英國人馬上很高興地還了錢。

雖然，這兒的監督非常嚴密，可是，騙子仍舊是賭博俱樂部的當局最頭痛的問題。

在這個賭窟做司賬的，是經過非常仔細地挑選的，因為他們是賭博俱樂部真正的要角，在每一張輪盤賭桌上，都有四個職員，其中有一個為小組長，他高踞在一根銀杆後面的高椅子上，他一面漫不經心的研究着賭徒，準備裁斷爭論，一面仍舊監視着司賬。

他對於女賭客是特別留意的，因為她們是最壞的作弊者，她們會利用隨身用具各手皮包之類的東西，把失利地區的籌碼，撞到得勝的所在去，男性賭徒，大多數都是非常非常有禮貌地開始一項爭論的，而一個女騙子！通常非常漂亮，則時常由於疏慢而獲勝。

不過，她們是受到嚴密的監視的，這張賭桌的小組長一發出信號，一個職員就會對那個女子耳語，說有電話找她。

在作了一次短暫而有禮貌的談話之後，那個職員就

半官方的警衛系統。

這個警衛系統的目的，是驅逐各種不良份子。這些不良份子，包括職業騙子，男或女冒險者，犯過罪的人，靠妓女生活的男子，不法的典當商，和那些將為蒙地卡羅帶來羞恥的狡猾的賭徒。

這個俱樂部有一個督察長，統轄着一羣督察員，這些保安人員，儘可能的若無其事地在裏面蕩來蕩去，觀察那些想來找容易錢的人。另外，還有自由行動的偵探，他們並不支領薪水，而是在作有關的報告時，按件計酬的。

在門口，督察長依賴一項卡片索引系統和一顆像復式簿記一樣的工作的心靈。不久以前，他宣稱：他可以記住二萬五千個人的姓名，和五萬個面孔。

這並不是他隨便吹牛的事，有事實為證，下面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它是在不久以前發生的：從前有個年輕的醫科學生，到這個俱樂部來賭博，他身邊所攜帶本錢英金一千鎊，全部輸光了，他要求俱樂部買車票給他回家，那時候，為了避免醜事外揚，俱樂部照辦了。

這個青年拿到車票之後，由於他不敢去見父母，並沒有回英國。他到火車站去退了票，轉赴澳洲工作。

他在澳洲經營農牧，結果成家立業，發了大財。在四十年之後，他乘了一艘自備的遊艇，口中銜着一根雪

要求她離去，她們之中有很多非常懂事，會立即溜之大吉。

如果你是一個初次登台的賭徒，你要注意這種女賭鬼：她把她的手皮包，眼鏡盒和其他的東西拿出來，放在桌上，她可能是在實行「小小的推進」，以慢慢的用那些東西的邊沿把你贏得的籌碼推移到她那個方向。

不過，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騙子。直到今天，蒙地卡羅總是大騙子們的大目標。

在從前的黃金時代，當金幣仍舊使用的時候，這個賭博俱樂部是繼續不斷的受到造偽幣者的巧取豪奪的。有個大騙子，他到蒙地卡羅用偽造的金幣購買籌碼，運氣很好，贏了很多錢，可惜的是他在賭桌上停留得太久了，當他正在酒吧中慶祝他大功告成的時候，有人走來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

原來，出納員在把抽屜中的金幣叮噹的敲着玩的時候，發現了這項使一個銀行家震驚的事。

有個比較聰明的歹徒，在賭巴卡拉特式紙牌的時候，用藏在指甲下面的化學藥品在牌上做記號，因此，他可以認出某些牌。這種燐光，祇有經由有色眼鏡纔能看出來。

督察員總是對特殊的勝利保持警覺的，因而對這些贏了大錢的戴有色眼鏡的人，很感興趣，一個稽查員戴

上一副有色眼鏡，立即就發現了這種歹徒勝利的秘密。一個輸了錢的人走到瑞士去，向在一家製造輪盤的工廠中的一個技師行賄。由於某種非常準確的工作，他可以使輪盤剛好失去平衡，特別偏愛某些數字。

一種微小的痕迹幫助他認識這個輪盤，於是，他滿懷高興的回到蒙地卡羅。他獲得了極大的勝利，可是，也由於過度戀棧，露出了馬脚。稽查員把這個輪盤拆開來，發現了秘密，自此以後，這個俱樂部自行製造和試驗輪盤；這個俱樂部，在打洋之後，以及第二天重新開始以前，賭博的房間，都要徹底的搜查一遍，在這種情形之下，祇有會把身體隱形的人，纔能倖免。

這種小心的注意，是由於從前發生了這麼一回事而開始的：有一個有頭腦的賭徒，本來是個製造鐘錶的人，有一天，在打洋之後，他躲在一張長沙發下面，等到俱樂部職員全都離去的時候，他再爬出來，用小鉗子和各種金屬線來對一個輪盤進行工作。

最初，他使一些凹口變狹，以減少輪盤停住在那些地方的機會，然後，他又加寬附近兩個凹口，使輪盤停住在那些地方的機會增加。據說，在把這個輪盤予以激查之前，他贏了一筆很大的數目。

督察長和他的機構，與英國的蘇格蘭場和法國的秘密警察等處都是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的，他們是賭博俱樂部。督察長和他的機構，與英國的蘇格蘭場和法國的秘密警察等處都是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的，他們是賭博俱樂部。督察長和他的機構，與英國的蘇格蘭場和法國的秘密警察等處都是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的，他們是賭博俱樂部。

部的鼻子，而司賬則是它的眼睛和耳朵。這種督察的工作，並不是適合每一個人的愛好的，說來有點奇怪，他們全都模倣一種榜樣——機械式的禮貌，和囚犯一樣的蒼白的面孔，觀察邪惡和弊病的冷酷的目光。

在賭注比較低的賭桌上，每天上午有一些經常來賭博的人光臨，他們都是衣衫襤褸的老太婆，把脖子伸長着在那兒注視着象牙色的珠子尋找它的槽。

這些經常光顧的人，有很多贏了一點錢就走了，他們的慾望不高，每天上午都是這樣進出賭博俱樂部的，當局對他們並不歡迎。

司賬的工作時間是相當長的，雖然，他們通常是兩小時換班一次，可是，他們工作辛勞，房間裡的空氣又非常污濁，因此在下班的時候，非常疲乏。

同時，有一件事情便他們並不感到快樂的，是不僅在賭博進行的時候，督察人員對他們予以督視，就是在休息的時候，他們也是在督視人員視線之內。

在司賬之中，如果說害羣之馬的話，為數也很少。他們的待遇，在從前，資深的人員也只有月薪英金十二鎊，現在則已經提高了很多。

司賬通常依賴顧客所賞的小費。不過，這些小費個人不能獨得，要繳作公積金，大家平分。

有一個申請做司賬的人，各種條件都具備，但是由於要付贍養費給他的前妻，致未能錄用，因為這可能使他在經濟上發生困難。

此外，他們必需彬彬有禮，會說四種語言——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現在意大利語也是一種非常需要的語言了。

譯自 World Die get Mar. & April 1961

美國汽車大王老亨利·福特認為食物必需對健康有用才值得一吃，至於味道如何，他從不注意。他並且對任何嚐來滋味甚佳的食物加以懷疑。

有一天他的廚子為他準備了一道新菜，福特嚐味以後，覺得非常精美，飯後，他到廚房裡去再向廚子索討同樣的一份。廚子諂媚地把這道菜給了他，由於這種情形還是第一次發生，所以廚子覺得非常開心。

廚子的自滿未免太早了一點，因為福特並沒有吃那第二份，他把這一份食物送給地特律的營養專家去作分析。福特相信凡是美味的食物一定含有某種有害的成份。

有人把三百三十一枚藥片放在一個藥瓶裡。其中三百片是小蘇打，另外三十片是用吃了沒有害處的藥粉製成的，可是其中的一片却含有致命的氰化鉀。所有的藥片混合在一起，看上去完全一模一樣。

「有多少人敢接受我的挑戰，在裡面挑一片吞服？」那人向聽眾問，可是沒有人敢輕於一試。「那末我想諸位一定也就不願意再急急忙忙了，」他說：「你們也許樂於知道，當你們在闖紅燈過馬路的時候，你們死亡的機會也正好是三百三十一分之一。」

消化系統

人體化學引擎的燃料提煉所

人類的身體有時被視作一具能夠選擇它自己的燃料的化學引擎，一般說來是對的。由於我們從食物得到的能量，我們能夠走路，說話，及完成其他的工作。並且，在菜單上或菜市場中，我們通常能夠為我們的身體廣泛地挑選各種燃料。

這一次我們可能選中玉蜀黍和巧克力沙達，下一次選火腿炒蛋，而每一種都同樣的順利進入化學引擎。並且，假如從這一種燃料付出的能量不及另一種的好，我們可以搜索冰箱而多加一點燃料到引擎。當然，假如我們老是用不適當的燃料，這個引擎終歸會損壞的。

適當的燃料物須要有某些附帶物的配合，因為單靠能量是不足保持人體的機器在良好的狀態。人體也能建造及修補其本身，並保有許多自動的化學與電能的控制系統。

這個化學的引擎應該用些什麼樣的燃料呢？實際上，人類的身類能夠製造它自己的燃料，祇要我們供給基本的原料——糖類，脂肪，蛋白質，礦物質，維他命，水份，等等，都是重要的。這些原料可以取自下列的基本食

切知識 我們自己的身體 蕭美譯

分部圖周其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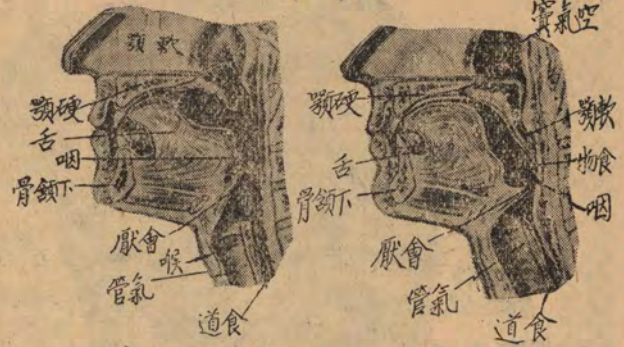


物：肉類，魚，家禽，馬鈴薯，其他的蔬菜果實，乳類及乳類的製成品，綠葉蔬菜，麵包，穀類，牛酪或精製的人造奶油，番茄，橘子，檸檬，以及其他的水菓。

無論是從一塊巧克力沙達或者一片乾酪三名治，身體如何從這些食物得到能量或製造物質？我們知道我們咀嚼我們的食物並把它吞下。但是這些怎麼樣幫助我們去揮動一根棒球棒呢？要得到答案，我們應該想到消化系統是一個化學提煉所。它包含一條長而延續的管道始於嘴唇，沿途有許多小站，化學物即在那裡添加或移走，或兩者都有。提煉所的主要任務是分解食物，或把粗糙的原料改變成能被血管或淋巴管攜帶的最小單位。這些單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糖分子，或者一個比較大而複雜的氨基酸分子——構成蛋白質的主要成分之一。

糖類主要來自蔬菜及其他果實，雖然有一種乳糖是來自乳類。身體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卡羅里約三分之二是由糖及澱粉所供應，一個卡羅里相近於把一夸脫水升高攝氏一度所需的能量。假如你願意計算你看一個小時的電視所需的卡羅里數，把你的體重乘六十五，再除一百。這樣子，假

咽舌



胃和十二指腸的神經分布



波動端



如你的體重剛好是一百磅，每看一小時的電視你的身體需要六十五個卡羅里。一只蘋果就足以供應完成這個任務所需的燃料。任何多餘的卡羅里大概是儲藏在橫膈膜附近的某些部分，因為人體不想浪費燃料。

除開植物性油的來源，在我們食物中大多數的脂肪乃來自肉類及其他的動物製品。脂肪是能量的極好來源，一英兩脂肪所能發生的卡羅里為一英兩糖類的兩倍以上。

蛋白質也能被消化系統轉變為燃料。它們乃兼由植物和動物食品所供應，而並不儲藏在體內，所以每天的食物應該有定量的蛋白質。在身體的發育期當中的蛋白質是特別重要，而在身體完全長成以後，修補受傷的組織也需要蛋白質。

有幾千種蛋白質，每一種都由一些氨基酸所構成。氨基酸的數目約近英文字母之類，就像不同的字母組成許多字彙，不同的氨基酸組合形成許多蛋白質。氨基酸的組合並決定了一種蛋白質的品質，包含全部主要氨基酸的蛋白質稱為「完全」蛋白質。

維他命功在調節生長所需的化學物，並管制身體的活力。我們按英文字母來命名維他命，但是他們也有化學名字，例如維他命C就是抗壞血酸，一種泛存於新鮮水果中的化學物。有些維他命是脂溶性，有些則是水溶性。脂溶性維他命實際上是一種進入人體以後再轉變為維他命的化學物，例如有一種化學物在人體皮膚內受太陽光激活而變成維他命D。

維他命D是幾種維他命之一，為身體吸收並利用鈣質所需，鈣質是人體需要的礦物質之一。肌肉，神經，和血液，以及牙齒的長成，都需要鈣和磷，鐵和銅則為形成紅血球所必需。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一些關於進入人體機器的粗糙原料，讓我們回到消化系統來，並看看吃下的食物以後發生些什麼變化。

在通過這個提鍊所或消化系統的大部分旅途中，食物是被肌肉所壓擠或推送，並被一組消化液所溶解。這些消化液（或稱酵素）功如觸媒劑，在食物中觸發化學變化，而並不變成化學產物的一部分。

在口腔裡面，由於強有力的頷部肌肉的牽引牙齒而把食物壓碎嚼細，這些肌肉包括頷肌，咬肌，以及內外側的翼狀肌。在咬的動作，頷肌把上下頷拉在一起。咬肌也參與這種動作，當緊咬牙關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到。翼狀

肌幫助咬的動作，並前後牽拉下頷骨以形成碾磨的作用。舌的本身就是一束肌肉，舌的肌肉能夠改變其形態，使其表面鼓凸或凹陷，並可上下左右地移動，以幫助食物的咀嚼。在舌的表面有感覺器官稱為味蕾，這些味蕾遍佈於小乳頭內，由於這些小乳頭而使舌的表面粗糙如沙紙似的。味蕾能夠測定四種味的感覺——甜、酸、鹹、苦。

有些我們稱為味覺的實際上是由於鼻腔裡的嗅覺器官所嗅得的，當我們傷風感冒或者捏着鼻子去嚼食物，就不容易分辨某些味道了。

即使牙齒也有其專門任務以幫助食物的消化。在頷骨前的門片和犬牙把食物切斷成小塊，在後部的臼牙則碾磨食物。

正當的食物被嚼碎成稀爛的食團之際，唾液腺的消化液就開始分解糖類。在唾液裡的一種酵素稱為唾液澱粉酶 (Ptyalin)，把澱粉的分子離解成較小的糖分子。不過這種酵素的分子離解依然包圍有植物性纖維膜的澱粉粒，因此在吃之前應該先將澱粉類燒熟。燒煮破壞了植物性纖維膜而使得酵素能夠達到澱粉分子。唾液裡除了含有功用消化作用的澱粉酶，還有幾種不同的任務。它供應味覺所必需的水分，並且有洗淨牙齒的作用，它把食物顆粒帶走，以免被作為細菌的巢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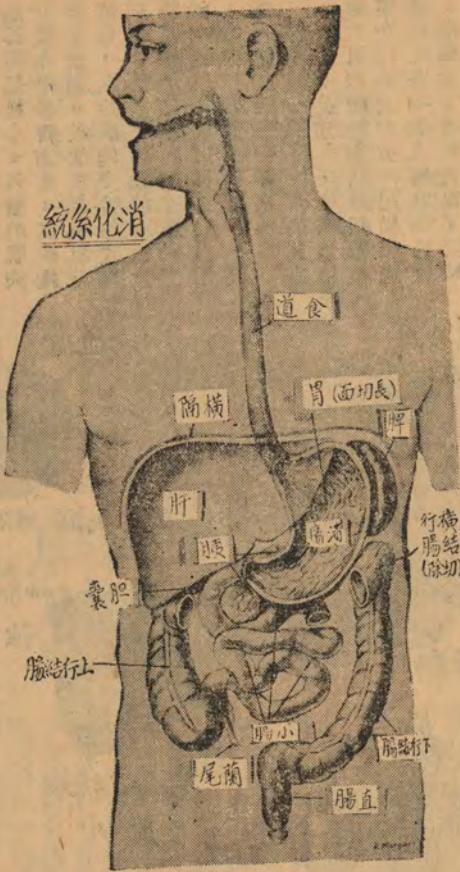
唾液腺看來像一束小葡萄，最大的腮腺位在耳朵下方，在下頷部舌尖之下的是兩個舌下腺，在下頷骨下兩側

圖畧概的統系巴淋



是頷腺。如此口腔每側各有三個腺體。

當食團被徹底地嚼爛，它即將被吞嚥而進入胃。頰部，舌部，及口腔底部的肌肉共同形成一條斜溝，舌向後方壓向硬顎而把食團向口腔後方推送入咽——食物入胃和空氣入肺的共同通道。



統系化消

在這個時候，食物可以進入鼻腔，或者進入氣管，猶如進入食道而到胃。人體機器是怎麼樣自動地引導這些食團進入適當的孔道呢？當食團通向口腔後方時，軟顎向上升起而關閉了通向鼻腔的孔道。同時，舌根把會厭——一片包有粘膜的軟骨——向下壓而蓋住氣管頂部的喉，同時，喉也向上移而緊貼住會厭的下面。如此，就在吞咽的一剎那把氣管隔開了。但是，我們都知道，假如這些動作的時間配合一有不當，少量的食物和水就

可以進入喉頭。在這種情形發生之際，就會引起一陣反射性咳嗽。在食物進入食道以後，就算進入消化系統中由平滑肌或稱不隨意肌所控制的部分。前面的動作，咀嚼和吞嚥，都是橫紋肌或稱隨意肌所完成。當食物到達食道，就被稱為蠕動的肌肉動作所推動，這是由非橫紋肌或不隨意

肌所作用的。消化管有兩層不隨意肌，內層形成環狀圍着管道，當任何部分的這些肌肉纖維一收縮，該處的管道即變為較小。外層的肌肉乃縱向沿着管道走，其纖維長如食道。縱肌收縮環肌就舒張，兩組肌肉交替的收縮和舒張構成了蠕動波而把食物沿着消化管向下推送。由於食道肌肉的這種蠕動作用，當你頂着頭部倒豎着的時候也能夠飲下一杯水。

胃是「J」形的器官，長約十英寸。一片稱為橫膈的肌肉纖維和結締組織鞘膜在胃的上方被拉起橫越過體腔。在一個人嘔吐的時候，橫膈向下推壓着胃，同時腹部的肌肉收縮，再加上反向的蠕動波的幫助，結果就壓擠胃部並吐出其內含物。



胃部極富肌肉，除了環肌和縱肌纖維層，還有第三層斜肌纖維。對胃來說肌肉是特別重要，因為這個器官的任務在把食物揉碎成微細的質點。常常，胃必需碾磨那些未被完全嚼好的食物。

被覆在整個消化系統內面的粘膜是肥厚柔軟而多皺摺，並像別樣的粘膜一樣含有粘液腺。但是在胃，在粘液腺之間另有許多微小的分泌消化胃液腺。胃粘膜共含有約千五百萬個腺體。

胃的胃液腺分泌鹽酸和幾種酵素。一種酵素叫做凝乳酶 (Rennin)，可以使乳汁凝結，這種酵素已經多年未被用為製造乾酪。另一種酵素是解脂酶 (Lipase)，分解脂肪，包括奶油和蛋黃裡面的脂肪。鹽酸和蛋白質結合而成一種新的化學物，第三種酵素胃蛋白酶 (Pepsin) 就把這種由鹽酸和蛋白質形成的化學物分解成較小的單位。這種胃蛋白酶也可以消化由凝乳酶形成的凝乳塊。

胃裡面的酸和酵素能夠消化肉類，為什麼胃的本身不被消化呢？顯然地，胃粘膜裡的細胞分泌出少量的氨 (Ammonia)，這種化學物能夠消除正常份量的鹽酸對粘膜的作用。但是，從胃液腺分泌出過量的鹽酸就可以在胃及

小腸的某些區域引致潰瘍。

胃把一頓食物轉變成半液體狀的乳糜 (Chyme) 所需的時間約在三到五個小時之間。液體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通過胃部。在固體食物裡的醱類被胃的肌肉收縮及消化液的作用處理得最快。蛋白質費時較長，而脂肪需要最

多的時間。事實上，有些脂肪由於減慢了胃液的分泌而延緩胃內其他食物的消化程序。

胃下端的幽門括約肌管制乳糜的進入消化道的下一站——小腸。就像食道與胃之間的賁門括約肌，幽門括約肌也是一束肥厚的環形肌肉。蠕動波推動乳糜通過幽門括約肌肉形成的出口而進入小腸。

之所以稱爲小腸乃因其管徑小，小腸長約二十英尺，約爲大腸的四倍。小腸的第一部分彎曲如馬蹄狀，是爲十二指腸，食物進入十二指腸即得到更多的消化液，並有來自胰臟的消化液和來自肝臟的膽汁滲入這些乳糜。胰液含有一些能夠作用於各種食物的酵素，把蛋白質分解成氨基酸，大的糖分子轉變成簡單的糖，及脂肪被還原成脂肪酸，以準備被吸入血液或淋巴液。

因素林 (Insulin) 也是由胰臟所分泌，但它是直接被吸入血液。因素林可以被消化液破壞，這說明了爲什麼糖尿病患者不能藉口服因素林來控制血糖的平衡。當胰臟不能供應因素林給身體，結果就產生糖尿病。

膽汁是一種橘黃色液體，可以直接從肝臟或從貯藏膽汁的膽囊經由一條管道進入十二指腸。膽汁的主要成分是水。但它含有來自被破壞的紅血球的色素，這些色素在小腸內經過化學變化終於被排出而賦於糞便的黃褐色。不過來自破壞紅血球的鐵質卻被再吸收。在消化上，膽汁可使脂肪類食物乳化而利於被吸收，同時並可減低乳糜的酸性。

在十二指腸下，有約八英尺長的小腸稱爲空腸，再其下的約十二英尺爲迴腸。小腸的直徑乃自上而下逐漸減小，在小腸與大腸交接之處，其直徑僅約爲十二指腸的一半。

小腸的內壁滿佈着指狀的突起稱爲絨毛 (Villi)，包覆着絨毛的細胞能夠把水分及消化的最後產物吸收進入血管和淋巴管。小量的消化產物也可以經由胃壁被吸收，但是大多數的糖的小分子，氨基酸，及脂肪產物乃經由小腸裡的無數百萬的絨毛所吸收。絨毛是經常地在前後伸縮擺動，這種擺動的擺動使得經過其表面細胞的食物分子能與消化液徹底混和。脂肪產物通常進入絨毛裡的淋巴管，而糖及氨基酸則進入毛細血管。

血管把食物帶進肝臟，淋巴管則將其食物單位帶往總管，再由總管在近胸腔頂部處通入鎖骨下靜脈。

經過這一條化學提煉所的運輸帶的旅程之後而到了小腸的末端，一餐食物所剩下來的祇是水和廢物了。這些乳糜經由一環瓣膜通入大腸以防其逆流流入小腸。大腸長約五英尺，在腹腔內先向上走，再橫折，然後下行，以致

看來略似一個鏡框。大腸沒有絨毛，其皺摺也遠較小腸者爲少。

很多水份經由大腸壁而被吸收，廢產物就形成了半固體的糞便而經由直腸排出。有些廢產物，包括無機鹽類及蛋白質，在血液裡偕同過量的水份，經腎臟裡面的一組小管所濾出，這些被排出的廢物即爲尿。

從消化管壁被血管帶走的食物都放在肝臟——消化系統裡最大的器官和最重要的化學工廠。紅褐色的肝臟製造蛋白質，精製醣類，吸收脂肪產物並使其適於充任燃料，作爲維他命和無機鹽類的貯存庫，提煉鐵質供給造血器官，並化解某些進入血流的毒素的毒性。它還可以「緊急措施」把糖送往全身組織作爲燃料。

一層稱爲腹膜的薄膜蓋覆着腹腔的週壁及腔內的器官。有些器官藉與雙層腹膜相連而幫其固定位置，並通行血管和淋巴管。有些部份的腹膜附有相當份量的脂肪以幫助這些器官保存身體的熱量，並保護它們抵抗傷害。

—(完)—

在第二此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我們這一個單位暫時駐紮在一座意大利的小村莊裡，那兒正是盟軍補給線經過的地方。有一天我站在街頭看見許多滿裝了美國大兵的車輛驕驕地駛過這座村莊。由於炸彈的破壞，當每一輛車子經過那兒的一個十字路口口的時候，必須開得很慢，這時車上的兵士們就把他們的配給口糧，口香糖，和糖果等擲給村上的孩子們。

當我在觀望着的時候，我看見有一個孩子，比其他的孩子大約要大上一二歲，長得也比較高，因此當卡車上的東西丟下來時，他搶到的那一份似乎也比較其他的孩子要多一些。他貪得無厭地搶攫着，塞進他那襤褸衣衫的口袋裡。

「連孩子們都懂得怎樣照顧自己了，」我痛苦地想着，「這確是一場腐敗的戰爭。」當卡車過去了以後，我轉入旁邊的一條街道，向我們的駐營地點走去。忽然我看到那個大孩子匆忙地在我的身邊跑過。他在前面的一處空地裡停了下來，然後高聲地用意大利話招呼着他的同伴。

我看到他的身邊雲集了十幾個遠比他爲幼小的孩子，他把檢來的東西分給他們。我於是對自己說道：「也許這一場戰爭還不算太壞。」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伍牧譯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為德國名樂評家卡爾·布蘭珂夫 Kurt Blankopf 所著，全書約十餘萬字，上篇敘述指揮之由來及其重要性，下篇介紹近代著名大指揮二十二人。為愛好音樂者不可缺少之參考書。

上篇 指揮——社會——評論

一、「英雄」的黑手套

我們這一個時代的音樂指揮家，已被認為是音樂生活中的癡酒。但在不久以前，他們也還不過是它的僕人而已。我並不是說他們較作曲家或作品更為卑屈，而是他們卑屈於保護人的意旨。因為「出錢的人挑曲子。」是一句我們所熟知的話。

名音樂家海頓身為一個樂隊的領導人，他必須時時顧慮到艾斯特赫茲王子的興趣，他得詢問什麼音樂是殿下所願聽的。此外在當時，樂隊的領導人也沒有我們現在所謂指揮的名稱。一直到十九世紀，音樂的演奏仍然由大鍵琴的彈奏者擔任；或者由拉奏「旋律」的小提琴家擔任。一八二八年創立巴黎音樂學院且影響華格納極深的赫伯尼克 (Habeneck)，就不在講台上指揮，而是坐在第一小提琴席中，提琴夾在腋下，有時也隨同拉奏。

一 指揮棒

指揮棒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它是指揮的至高權力的象徵。但它也經過了不少時間才建立起它的統治權。孟德爾遜雖然已經使用指揮棒，但並不慣於用它從頭到尾指揮全曲，他僅只在開始的八至十六小節中用它來打拍子，然後停下來，注意的聆聽樂隊演奏，當他意圖改變速度、漸強、或漸弱時，才再度開始指揮。

隨着時代的進展，指揮仍然是音樂演奏家以外的人物。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助手，在某些情形下才是有用的。孟德爾遜常在演奏結束之後。與聽眾們一同向樂隊鼓掌，無異公開表示應受喝彩者係樂隊而不是他個人。指揮仍未獲得樂隊的至高統治權。

一八三五年，舒曼曾談到過孟德爾遜所指揮的一次演奏會，他極力反對那「討厭的小棍子」，他認為樂隊應該是一個「共和國」，不應有任何更高的權勢。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音樂界才開始習慣於指揮的訓練任務。不久就有了正式的文件聲明指揮的指導權力。因此在一八五六年，斐遜士就寫了一本「指揮的藝術」(Art of Conducting)，十三年後又有了華格納的論文：「指揮論」(On Conducting)。

但是認為樂隊是一個共和國的觀念，並沒有完全被放棄。時常還有人企圖從事於所謂民主式的音樂演奏。指揮是否是絕對必需的？音樂家們不能以同一的方式共同合作來完成這件音樂藝術嗎？共和國式的樂隊不會比一個音樂家獲得更進一步的藝術成就嗎？

一 無指揮的交響樂隊

因此，在一九二〇年左右，這種觀念使莫斯科創立了一個沒有指揮的樂隊。它被稱作爲 Perymphans 這是

俄文「第一交響合奏樂團」的簡寫。不久在一九二八年，美國又成立了一個紐約無指揮樂隊 (New York Conducterless Orchestra)。

這種嘗試並沒有能維持多久。我們可以借用著名的小提琴家薩吉蒂 (Joseph Szigeti) 的經驗作為說明，在一次科學性的試驗中，我們將所欲探究的因素予以取消，經一再試驗之後而獲知了這一個因素的特質。下面就是這一個試驗的報告。薩吉蒂將他與 Pessynphans 合作的經驗寫了下來：

「多年來一直和指揮合作演奏協奏曲，他使獨奏者與樂隊協調，當二者的意見不能一致時，他就要把它們綜合起來而從中斡旋。現在我發覺這種新的方法極為動人。

「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我在柏林或萊比錫與弗溫格勒及華爾特合作演奏之後大約四五天，我就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音樂廳中和這無指揮的交響樂隊開始練習。演奏弗溫格勒剛剛指揮我演奏過的另一作品，我站在這許多樂師的前面，沒有代言人，沒有協調者，沒有指揮的固執意念，沒有人要按照一己的意見來處理樂曲，像弗溫格勒那樣。

「在 Pessynphans 的練習中，情形完全相反，它具有一種由許多自尊的藝匠所造成的工場氣氛，他們聚在一起，努力以求奏出優美的音樂，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露他的一小部份……」

「我背向樂隊練習、演奏，弦樂部份成一半圓型圍着我，緊靠我左右兩方的幾個人背向着聽眾，木管及銅管在我身後，一直伸過半圓的內部。

「這種演奏，要靠樂師們的全部音樂修養，因為這鍛鍊的目的是欲求百練成鋼的。」

除了薩吉蒂所指出的這些長處之外，它更有許多一個團體性組織本質上的缺點。是否每一位樂師都能有時間將樂譜全部研究透澈？是否這種集體的合作確能使音樂作品獲得真正一致的演奏？在練習時，是否由樂隊中最有天才最有修養的隊員來領頭？

一 視覺效果一

最後，無指揮的樂隊也缺少了視覺及「表現者」的要素，這是連「純音樂」派人士也無法予以低估的。指揮不僅是音樂命運的領導者，自從大指揮馮布羅 (Hans von Bulow) 始，他就移入了畫面的中心，成為音樂的至高象徵，聽眾目光所集中的人物。他已不僅是打拍子、指示漸強漸弱、轉變漸慢或漸快，他同時也使樂師（連帶也使聽眾）對演奏中的音樂具有一幅精神上的畫面。

當然這種情感的移轉應該藉樂隊來達成，但是誰能否認指揮也常常會在視覺上影響了聽眾？

指揮非僅在音樂廳中支配了舞台的中心，同時也成為我們現代文化的焦點。在過去，指揮是頗有問題的，他們常被戲劇化的隱喻來描述。現在，指揮由於自己的權威已成為文化中的一個類別。有一位劇評家意欲描述一位極能幹的舞台演出者，稱他為：「他是舞台上的卡拉揚！」這種詞句顯示出了現代指揮的受人歡迎及其獨特的性質，以及各種作風不同的指揮已使他們自己在公衆的意識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普齊尼的見證

指揮的地位被升高至成為偶像，連帶也就有了許多危險性。指揮應該在情感中顛簸，將它予以表現出來嗎？他要為對付公衆而指揮嗎？他的指揮僅限於樂隊嗎？

「指揮必須依靠他的想像力來聽這件藝術性的作品，且須完整到與原作曲者所預期的一樣，」大指揮舒肯說過這樣一句話。「聽」同時也可以在精神上了解這件作品。這些，當然也就擬想出第二個創作行動。當托斯卡尼尼指揮普齊尼的「金色西部的女郎」(Girl from the Golden West) 於紐約首次公演時，作者呼道：「托斯卡尼尼把這部歌劇又作了一遍。」對於一位指揮，還有比這更高的榮譽嗎？

然而這種完美的印象如何傳達給樂師們呀？它們能由枯燥、技術性的指示而獲得嗎？即便是作曲家也並不用技術性的指示而嚴格的限制自己。德伏札克最喜用的表情指示是「壯大」(Grandioso)；其他作曲家則喜用「富表情」(Con Espressione)，或類似的指示。理查·史特勞斯甚致對莫扎特所作用彼德交響曲中時時插入的「優美」(Grazioso) 一詞，也全都不予理會……現在距離以幻想的描述來形容音樂已不過幾步之遠。指揮能夠避免利用語言來將他的意念傳達給樂隊嗎？

樂隊中的樂師們，每天都要從事固定的音樂工作，對這種描述多半都是不喜歡的。他所希望的是簡捷、正確的技術指示，他們不喜歡「個人的詮釋。」

紐約有一位雙簧管樂師反對克林伯爾 (Klemperer) 的描述，他幾乎已成為一個傳奇的人物。他說：「克林伯爾先生，你的話太多了！」但是這位樂師如何能抓住指揮的精神想像呢？而且只有站在指揮台上的他，心目中才具有作品的整個畫面。

演奏會中的演說家

不用語言是辦不到的事，當然這種情形僅限於在練習的時候。然則，詮釋究竟能達到什麼程度？以溫格納 (Weingartner) 為例，他常常是形容得難題過速，描叙極為拙劣。莫扎特 G 短調交響曲的第一樂章第一主題，他描述為：「夏日，一隻飛蛾在低垂的鐘形花朵周圍飛舞。」

這種危險的描述與史托斯基以及早期的馮布羅都直接有關聯。布羅認爲是當時最偉大的一位指揮，但是由於他的成就也顯示出了天才與愚蠢是如何的接近。布羅在練習時並不沉默不語，他甚至將他那想像的、策略性、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詮釋加到聽衆身上。他被稱爲是「演奏會中的演說家」，因爲他無法抑制不說話。根據記載，每當演奏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時，在第二樂章開始之前，他就由口袋中拿出一付黑手套，到時把它戴上。

溫格納的要求

這一項記事似乎已成為爲逸聞趣事，也證實已侵害到指揮所享有的至高權力。不論對這「演講者」有多少無忌的評論，我們這一個時代已定了對作曲者忠實「服務」的條律。雖然我們在這裡的含意與海頓時代已完全不同，我們仍然還是利用了「服務」一詞。它的含意已不是「服務於保護人」，而是服從於天才。我們所要求的，是對作品的誠實。無論是在喪禮或田園音樂中，我們都不會期待指揮引用奇特古怪的效果。

完整無缺，是最高要求。溫格納以極度的精確來追求這一點，他給指揮下定了五個嚴格的要求：

- 一、指揮對於他所欲演奏的作品，首需忠實：忠實於自己，忠實於大衆。當他拿起樂譜時，決不可想到「我能將它演奏成什麼樣子，而是要考慮原作者的期望是什麼。」
- 二、他必須澈底研究這一個作品，在演奏時樂譜僅不過是用來補助記憶之不足而已，但他也不可使思想受拘束。
- 三、當他在研究作品時，他就已爲自己造成了一幅畫面，他必須將這幅畫面整體的表達出來，而不是點滴的。
- 四、他必須時時牢記他是最重要的，在音樂領域中肩負重任的人。藉由優良完善的演奏，他可以教育大衆，由是而促成對藝術欣賞的普遍淨化；而惡劣的表演，僅只爲了滿足個人的虛榮，將使這片土地不適於培養藝術。

五、使一個美麗的作品能夠美麗的演奏出，將是他的最大勝利；作曲家的成功，也是他自己的。

完整無缺！誠摯忠實！這些不都是藝術家的崇高而有價值目標嗎？但是什麼東西構成作品的真實性呢？這一個問題已然超出了單純音樂的論題。音樂的詮釋，是否永遠是依據歷史才是正確的？以巴赫的作品爲例，原來的器樂編配是絕對適宜的嗎？不妨看看弗溫格勒在他所寫的「談音樂」(Gesprache Uber Musik) 一書中所說的話。雖然萊比錫的傳統一直到史特勞伯 (Karl Straube)——十九世紀德國名風琴師及指揮。)及雷明 (Gunter Ramina)——十九世紀德國名風琴師，史特勞伯的弟子。)時間仍然受到極高的尊敬，但你也不能將弗溫格勒的理由完全置著不顧。因此有許多「忠實的詮釋」不顧「音樂廳耳朶」的歷史演進，聽起來就會感到單調乏味而毫無生氣了。

作品與重視

即使我們承認忠誠的箴言時，我們事實上也得接受許多不同的詮釋。忠實的問題永遠是一個有關歷史的評論，同時也是對於作品價值的重估。諸於指揮的判斷，也無異是給於作品的評斷。如果作品與演奏在見解上相差過遠，則將是極爲不幸的事。因此，在批評指揮時，必須由作品的歷史觀點着手。這就是爲什麼我要談論到批評的困難及危險。如果我們不能先定出音樂評論的標準，我們從何去評斷一位指揮？

如果評論的錯誤能再加檢討，也許馮布羅的黑手套就不會受到那樣強烈的責難了。無論是誰，如果能對自身先加檢點，將會更爲寬容他應當培植音樂園地！

(待續)

杏林病劫記

痛定思痛

F. Wertham 作
朱桓銘譯

衛塞謨醫師 F. Wertham 是紐約的一位精神病科醫師及作家，曾著作 Dark Legend, The Show Of Violence 等書。衛醫師在本文記述的栓塞性靜脈炎是一種危險的疾病，因為血椎形成會達到肺部，可以使患者喪生。治療着重抗凝血治療以防止靜脈內血栓形成的擴大蔓延。必要時需要外科手術治療，結紮腿部血管旨在防止血栓流竄至肺部。衛醫師因本症接受數次手術治療，以他精神病學專家善於觀察的能力，研究他自己手術治療前後身體與精神方面的反應，並歷述醫師作為一個病人時，對於（同業）醫師，護士，手術治療種種的觀感，實在是很難得的一篇文章。

—譯者—

自我反省的方法有很多人反對。第一，因為此方法只限於個人。第二，就是容易錯誤。吾人對於自己都有某種印象，如與那種印象不合的事，就在自我反省法當中被忽略掉。譬如說，一個人不願自承是贖法者，因此，忽略掉對於恐懼的矯裝。假使一個人要想把自我反省法的結果傳達給別人，那錯誤將會更大。遺忘症也有很複雜的問題：有些事幾乎完全被忘記，但一旦記憶清新，又會被很清楚地記起來。上述種種錯誤，在一個人精神失常時當更為顯著。但是，又不能否認，某些心理現象，也只有靠自我反省法才弄得明白。

當我病重住入醫院時，我就開始記錄我親歷的經驗，同時也記下當時我所作的解釋。因為我是一所綜合醫院的精神科顧問醫師，我所有興趣的精神身體醫學的研究為我工作的大部份。因此我發現早期診斷身體疾病並有精神病態是如何的重要。在重病或手術後的病人，要分辨出一時性的心理症狀或是嚴重病症的初期，要下確切的診斷有時很困難。但是，為了作迅速有效的治療，此種鑑別診斷却十分重要。我相信當我在身體重病的過程中，我的自我反省法的經驗，對於從業的醫師頗有幫助，並且對於心理治療的理論也有貢獻。

我的經驗中，有些很明白的可以區別為不正常的現象，從來別人未曾作過自我反省的報告。在精神病理學中所謂病狀學派，鼓勵我們作綜合性及理論上的研討，但這些研究報告中，有價值的却很少。還沒有一位精神病醫師記錄他自己精神異常的現象。除了弗氏 Forel 報告過急性腦出血症，康氏 Kandinsky 報告過幻覺及卡氏 Cajal 報告過動脈硬化症之外。

當我度假歸來，工作正當愉快，沒有特殊的原因，右下腿突然發生了栓塞性靜脈炎症。經私人醫師診治並作三星期臥床休息之後，接着可能有數處肺部栓塞的現象，發高熱，服大量消炎片，胃口大減。在極危急的情況下，住入醫院。抵醫院數小時後，他們為我動緊急手術，結紮右股靜脈，當晚開始用盤尼西林治療。因為栓塞延伸得很高很深，並位於一條先天異常的血管，難找到其部位，手術至為困難，經過很久時間才完成。用局部麻醉，手術前注射 Scopolamine 及嗎啡。

我儘量避免談及我的詳細病歷。因為與此處討論的問題無關。我要強調的只是精神狀況的特質，而不擬涉及發生的原因。要正確地分辨出原因何在將十分困難。發高熱，中毒的現象或者可能 Scopolamine 的副作用都有牽涉。

至於談到當時的心理因素：在手術之前一個又一個的栓塞接着發生，當手術及手術剛完時，我瀕臨死亡的邊緣。我身為醫師，只靠臨床症狀，憑我的理解，既知道可能嚴重。尤其是外科主任禮拜天下午還特地從遠處趕來，親自為我動緊急手術，內科主任也在禮拜天下午立即來看我。甚至我還記得當時許多同道朋友嚴肅緊張的表情。可是當時我却認為他們所以來看我是為了同情我栓塞所引起的疼痛，直至手術後數天我仍作此想。以後才漸漸

自渺茫的遠處，意識到我的病是非常嚴重而瀕臨死亡的險境。如此避重就輕的現象，可以稱之為具有保護作用的精神上「視而不見症」。

我的經驗證明了一般公認的心理定律，人是易於忘記不愉快的經驗，而記住愉快的。別人告訴我當時種種的情形，有些我再也記不起來，有些我很快就可想起。

手術時有一段長的時間我睡着或至少在略帶昏迷的情況，也有些時間我很清醒，當時我主要關心的是痛。數星期之後我對這些痛仍記憶猶新，不單記憶清晰，就是我身體略見進步時所作的記錄也可以看到。

當第一次手術時，有時我覺得非常的痛。我全身注意及痛，沒有其他的心情去注意別的事。要用筆墨來形容這些痛是很困難的。有時也有相當時間完全不覺得痛，但是有時突然痛得很厲害。這是因為避免再發生其他堵塞，不敢作脊髓麻醉，而用效力較差的局部麻醉，因此有些痛，如結紮時發生的，是無法用局部麻醉止痛的。

要描述痛的心理反應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恐懼更多的痛，或痛個不止或痛得更厲害。另一方面希望痛能終止（當然痛常常會停止的）或減輕。正如但丁說的「願痛之輕微」。

當第一次手術時，我的感情只是原初的希望與恐懼而已。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於身體。弗洛伊底氏對於身體疾病時「生命力興趣」之分佈狀態說過：「一般公認也是我們習以為常的事實，就是當一個人遭受身體痛苦或不適時，將放鬆對外物之興趣，甚至不注意所遭受的痛苦，仔細觀察的結果，更告訴我們，生命力對其所愛目標的興趣亦同時減退，……病人之生命力退縮至自我之中，直至病狀恢復時才再發出。」

按我個人的經驗，這些話很對。我的生命力退回集中於我的身體，對外界的興趣也只限於當時所發生的事件。手術中途，當我正在預期痛的發生或正在忍受疼痛時，我要求一位站在我旁邊的醫師下樓去告訴我的太太一切都很順利。這個觀念非常的強，這位醫師回來不久，我又要求他同樣的作一次。就我的經驗來說，弗洛伊底對一件極複雜的心理過程說得有點過分簡單化了。在同一時間，有各種不同深度的機能在作用的。

當我清醒不痛時，我的理智效能仍減退的很多。同業朋友站在我的身旁（我看不見動手術的外科醫師），他們有時和我談話，想鼓勵我並使我高興。但是，他們說的是什麼我完全不了解，一點也不明白他們的意思。只能很清楚的聽到他們的聲音，知道他們說得每一個字，高低的音調，以及他們的關心。

很明顯的對比，現在想起來仍覺驚奇，就是理智上無法了解他們的話，他們的音調却非常的清楚。那時雖不了解他們說話的內容，却不覺得着急或驚奇。似乎已很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的樣子。例如一位醫師向我說（我能感覺出他幽默與友愛的語調）「就像一位精神科醫師，你的身體也很特別」（他是指手術延長時間的血管先天畸形）。平時，我會欣賞這樣的談笑。但當時我却不了解他說什麼，也不知道是在開玩笑。我不管他說什麼，只是接受，也不發問。正像一個嬰兒或小孩在大人面前一樣。

孟漢姆用 Scopolamine 拿自己手做實驗，並記述其領悟力及理智行為衰退的現象。在我本人的經驗中領悟力的異常是很明顯的。當手術後期，麻醉醫師將蓋在我臉上的紗布拿開，因為他覺得我太熱了。我從旁邊看見牆上的鐘，我記得很清楚，我想手術已經過很久了，希望趕快結束。我想我能讀出鐘上的時刻，記得何時到手術室，知道手術完畢的時間，並算出手術經過的時間。

當我看鐘的時候，見到一圈的數目字，特別記得6及7，對我自己說，在頂端，底下或兩邊的字於計算時間是有意義的，但我不知有何意義，只知道一個數字表示一種意義，但不能選出那些有特殊的意義，那時無法了解那個鐘。但現在想起來令人驚異，當時我的領悟力這樣壞並不感到着急，我當時的見解以為：沒有病的人是會了解這些的，我不知那是當然的。

其實我當時的行為毫無意義，因為我不知道何時被送到手術室，也無從獲悉手術會維持多久。自然不能計算出手術經過的時間。

就診斷上來說，我不能讀出時刻，是一種「不識症」。「不識症」是大腦枕葉患病時常見的症狀，例如一氧化碳中毒時常發生的。我能認出物品，知道其名稱，能分辨其詳細部分，但不能了解其整體及使用功效，這種明顯的高度知覺過程異常現象，例如「不識症」，可能是 Scopolamine 中毒所引起領悟力異常之一因素。

我記得只有兩種因素可以减少至手術台上的不安全感，一種是動手術外科醫師的聲音，一種是確實的身體接觸感覺，使我重獲信心。

外科醫師的聲音低沉，鎮定而富權威性，從不高揚。以下的現象是我當時心理特別的現象。當我感覺到左腿

有一種極不舒服的痛，覺得很不自然的懸掛在膝部，下腿像「睡着」似的（自然不是真的），我數度移動我的腿，想找個舒服的位置，在手術時這樣動是十分不合適的。我很清楚地聽到外科醫師安詳，確切而明白的說「不要動你的腿，術塞謬醫師」。這一句話的感情反應是難以形容的。從那時起，無論腿的感覺如何，再去移動它已不可思議的事。這句話於我有如此權威的功效，不論痛否或有無衝動，移動腿的念頭再也沒有發生過。我可大膽的假設，類似這樣的作用，使嬰兒或很年幼的孩子建立了健全的自制力量。

另一位減輕不安全感的因素是沒有想到的。同業的朋友當手術時對我說的話——甚至我能了解的話——比較不發生作用，身體上的接觸却很有效。有一位協助手術的女醫師，她站的位置必須靠着我碰到的手臂，記得有一次她問起這樣靠着我不會使我不舒服，我對這問題感到詫異，想用盡方法去解釋，讓她知道這樣對我有幫助，但因為我過分焦急而說不出一句話。一段時間之後，她再問一次，我才告訴她，這樣靠着就好了。（她在手術台上做很辛苦而長久的牽引工作）。

另一位女醫師有一次摸我的額部說了些話，我覺得她的觸摸對我有撫慰的功效。誠然這種原始友愛的身體接觸，尚不能認為是一種明確有效的方法。我曾和接受手術或動手術的醫師談到這問題，他們同意我的經驗。

我的精神狀況於手術當天及其後兩天兩夜是極相似的，就是對外界很少感到興趣，這種成見的形成我認為是身體內在壓力使然。是有一般手術後常有的症狀，如小便困難，胃腸蠕動不佳，氣脹，呼吸略感不適。這些壓力感覺起來，好像併成一種。

我沒有辦法回答我這時期的情緒是怎樣的。一位年青的醫師給我注射盤尼西林時說：「你那幾天總是呆呆的」。因病所致的表情和一般憂鬱現象極相類似。另一位年輕的醫師數週後見到我時，他說：「你現在不能再沉鬱了」，這類似的誤解，是一般開業醫師及未曾做過綜合醫院會診的精神病科醫師常犯的。

那時沒有半點謔妄現象，但有一天黃昏時却變得糊塗了。一位在手術後會看護我的護士，第二天上班時，我覺得她的臉孔很生疏，不能認出她是同一個人，她的樣子不同了，我以為是認錯了人，問起她時，她笑着說：「我還是老樣子」，這樣我才安心。

雖然我的比喻可能有點過分，我認為我以上所說的精神狀態，可以看作是一個很年青的孩子，生活在大人的

天地裡，大人的談論他不懂，聽到的不能了解，只對音調有反應，靠身體的接觸獲得安慰。

當我病況仍極惡劣，精神狀況仍然很壞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夢。以後由慢慢的自由聯想，並由一位同業協助解釋。我由夢中醒過來時，感到這夢對我的生命有重大的意義。將夢的一部份及有趣的解釋記下來。

「我和羅斯福總統在談話，討論他一篇演講的內容，我建議他講一年前同樣的，只需省略緒言。他接受我的建議，但堅持必需有緒言，並且緒言要講一小時，我對他的緒言給於忠告。他給我一支煙，我告訴他不抽煙。」

要全部說明以上夢的內容，篇幅可能不允許。起初自由聯想中，羅斯福總統與我並無關係。後來突然想到總統在夢中像徵一個双脚殘廢的人，其事業仍然成功。夢中和總統在一起是一種跨大的思想，一般人也會如此想的。由此抬高我的自我。他在向我求救，我告訴他應該怎樣做，顯然這是一種自我受到破壞時的補償作用，以挽救自我的功能。費登也會討論過類似的夢，好像自己受人攻擊等，同是補償作用的夢。

請我抽煙是一種誠意的表示。我說不抽，等於說我是好孩子。事實上一年以來我的確不再抽煙。有關抽煙問題，一位在醫院替我檢查的醫師曾提起過的，他真心對我有興趣。

這夢在另一方面告訴我自己：「假使我不能再走路，我可能以智力的發展以補償我身體的殘廢。」

由夢的複雜內容裡面，有一點必需提出來的，我這個夢是「康復的夢」。雖然當時我仍病得很重。假定以上的解說均可靠，那也有耐人尋味的誤差。因為我只有「一條腿生病，而總統是雙腿殘廢。但在潛意識中，可已擔心另一條腿發生靜脈炎。因此可以說這個夢是根據內心所恐懼的最壞情況而做的。這夢說：「就是最壞也壞不到那裡去！」

不久栓塞性靜脈炎在左腿也開始發生。因此也做同樣的股靜脈結紮手術，手術前仍注射Scopolamine及嗎啡。這次手術也很複雜而拖延很久時間。我當時的精神狀況也很不正常，而值得記述一下。那時我是失却了安全感，擔心憂慮時有厲害的痛，而我的表情却是一種「精神欣快現象。」

剛開始手術時的情況我記得很清楚，我有一般的理解力。但不久我聽到我自己向手術的醫師說（我因隔着看不見他的臉）：「醫師，我覺得很無聊可笑」，這是一句非常不合理的話，首先，我很尊敬這位外科醫師，不能

對他說這種話——尤其在手術時更不該說。其次，「無聊可笑」可說是描寫我當時精神狀況的最後一個字。

在整個手術過程之中，我一直說個不停，開各種玩笑，例如說我反對一切病症，尤其是栓塞症（Embolism）當我聽到病理學家要我的血管標本時，我告訴外科醫師不要給他們「免費的標本」。有好幾位醫界同業都在手術室，他們對我說的笑話發笑，也給我說些笑話。大家都高興愉快。此次手術我遭遇多次可怕的痛，我盡量不表現出來，但不能控制我臉部表情，有時叫出「噯喲！」。只要不見我的臉，他們會以為我是滿好的。有一位護士在手術時站在另一邊，看不見我，事後她告訴我：「你真開心，毫不在乎，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病人。」

如此的狀況和精神病的躁症，或輕躁症所表現的興奮愉快區別。他們對本來平淡無奇的事覺得興趣奕奕。但我當時所開的玩笑是與實際情況相配合的。別人說的笑話我也能衷心發笑。我當時並無思想奔逸的現象。例如我說一個俏皮話：「第一次手術後用（Demerol）止痛，第二次手術時我有一句新口號，不要失去勇氣（Demoralized）用（Demerol）止痛（Demoralized）就好。」

手術快要結束，結紮一條較大的血管時，痛得很厲害，真受不了。一位內科醫師他深深了解我當時的痛苦，想法幫助我看著我那強忍痛苦的表情說：「你說的玩笑誰都會說，現在你說說你當精神科醫師遇到的真正好聽的故事。」

依我做一位精神科醫師的良好判斷力及自我充分的了解，我應考慮說一個有趣的故事，或者毫不遲疑的一笑置之。但當時痛已佔據了我整個的心情，無法想到別的，因而十分感興趣的加醬加醋地說了一個故事，這故事說我年輕時，於霍甫金斯醫院做醫師時，我陪一位百萬富婆和她的男護士在墨西哥度假，我發覺女侍送上菜來的時候，她雙手明顯的在發抖，數天之後我問她有什麼不舒服，她說：「唔！好像是。我知道你們中間有一位是瘋子，但我不能確定是那一位。」

這是一種明顯的解離作用，將實在的行為與感情分離。總括來說，當時我對一般狀況的省察力是很差的，在理智上我應能想到我受藥的影響，事實上我却不能。當我清醒的片刻，我仍能保持一些省察力，例如，我會向外科醫師道歉，請他原諒我的「無聊可笑」，我說：「我這樣做好像在暗處走路時吹口哨。」

精神欣快症（Euphoria）並不能完全包括我的行為。因為有時我是很認真的討論問題，我能顯慮週到，此許有關精神病人的治療，並特別提出職責問題，表示我的看法。

許多事，在記憶裡，以為當時只不過想想而已，事後他們告訴我我是大聲說出來的。有的相反，我以為做過，其實只是想過而已。開刀後，我想我是從手術台起來穿過房間，自己走到擔架床，並從那裡起來。其實是另一回事，我並沒有起來，擔架床也正放在旁邊。我只不過有坐起來的企圖，他們告訴我，由一位醫師抬我下來的。數小時之後，我恢復正常狀況，才知道有這些失常的行為。

我的精神欣快現象是Scopolamine中毒引起的精神症狀的一種，其特徵是精神欣快，多言，欠乏自制力，對事作過分樂觀的判斷。也有清醒時期，對痛仍有關心的憂慮。沒有幻覺，妄想或似夢的感覺。如上述的中毒時之一種特殊心理解離症狀，從前沒有人報告過的，只有靠自己反省法才能將這複雜的精神症狀描寫出來，但這些症狀仍可作客觀的診斷的。

事實上，我這精神欣快作用對我幫助很大，為什麼呢？它幫助我抵抗那些無可避免的焦慮，當開玩笑時或聽別人的笑話時，轉移我對痛的焦慮與苦楚的注意。這種作用相當於（Mescaline）所誘發的精神病試驗者的報告上提到的焦慮與欣快二者中間的情形。

至於討論到痛及止痛藥，我也有很有意思的觀察。我認為過去討論痛時過分重視痛的量的問題了。事實上痛的質本身是很重要的，我經手術後我可辨出六至八種不同性質的痛，要用言語來表示幾乎是不可能的。當與一種痛發生時，我說出一個號碼，一位觀察者可按我說的號碼發現伴隨某一種痛發生的步驟。

關於痛的性質有下五種。

一、痛的位置——有些痛可以指出部位，有些不能確實指出的。

二、痛的期間。

三、痛的「後遺印象」，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名詞而用這個。有些痛明知已經過去了，但仍覺的在痛。這和視覺的後遺印象和幻像很相似。這現象在視覺上比較容易研究，但在其他的感覺也可能存在的。可能這是表現一種

比較原始而來分化的感覺。正如特殊感覺生理學上說的，有一種感覺界乎「視」及「見」之間的，痛覺也有類似的現象，我們稱之為「後遺痛」。我認為這種痛在精神身體醫學上是相當重要的。

四、痛的特殊性質，如神經被傷害時的痛是很特別的。

五、和恐懼有關的痛，有些痛特別和恐懼伴同發生的。

假使心理因素對身體疾病佔重要的地位（我相信是很重要的），那我們應該鼓勵病人在疾病初期發展其創造能力。就我個人經驗，當時我觀察並記錄自己的疾病——記錄得比現在報告的詳細得多，並且都是在住院時完成的。這樣做幫助我全身力量去抵抗病魔，使早期康復，正如夏尼寫過：

疾病——實在告訴你——
給我創造的靈機，
創作使我康復，
創作使我舒適。

從實用的觀點上，這篇報告指出身體疾病時精神上的各種變化是醫師們經常忽略的，但却都是殘酷的事實。身體疾病時之心理狀態是需要而值得注意的。它們可以影響一個人的生死。

內科的病人都需要心理上的忠告。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他們的感覺有何意義，對將發生的事故必需有心理上的準備，並指導他們如何作最有利的適應。我是一個醫師，生病時是比較能克服這些困難。

以上身體疾病時之心理狀態，在醫藥護理上是必需注意的。這些問題有三種不同深度的處理。第一步是護士的工作，其次是內外科醫師的，最後屬於精神科醫師，他有助於疑難診斷之確定，處理較嚴重而慢性的疾病。對這些情況無疑的必需立即施用精神身體醫學。也只有精神醫學才能真正實用於綜合醫院。

病後至今已五年半了，這期間，我未企圖談到手術情形及我自己的故事，現在利用這經驗寫成報告。不過我已應用這些經驗於醫院會診工作。使我更明白如何應用心理治療於一般身體疾病患者。精神科醫師能預防病人發生有碍心理治療的行為。醫師應該對病人說些什麼話，尤其在手術室裡，不是容易的事。因為病人常常往壞的地

方想。例如一位手術後的病人回憶說：「一位醫師叫我不必擔心，沒有什麼要緊。我覺得很滑稽，如果我不用不著擔心，那我到醫院幹什麼？我想你會了解我的話的。」

我還要提到的，同業朋友來探病時對我說的許多洩氣話，事後我記下來，這些話是醫師們對嚴重的病人常用的，是一種有礙心理治療的話，例如：

一、「你這病是很常見的，用不着擔心，我在屍體解剖時遇到很多這種病例。」

二、「可能一點栓塞也沒有，可能只有一個，我有一個病人就只有一個，在眼中心動脈。」（這栓塞足致失明。）

三、「當然，水腫病常變成慢性，但做了脊髓阻滯手術後會好些，我有一位病人這樣水腫了十五年。」

四、「通常這類病會慢慢好的，當然啊！有一部份變成慢性。」

五、「起初我以為你的腿好不了，但現在看起來真會好的樣子。」

我回憶起來，因為當時我不夠清醒來了解這些話，只是記錄下來，所以那些話不會對我多大的壞影響。但有一個醫學上的見解却使我有極深的印象，一位醫師給我解釋說，靜脈炎在腿上還不算十分壞的事，可能同時在手上也發生的。因這一句話使我開始（我想是那時才開始的）覺得手上有特別異樣的感覺，我對這事非常關心，焦慮，唯恐有更壞的現象。有一次手好像真的痛起來。那是很自然的事，一個人經久臥床，腦子裡總得想想。一句話便足以誘導成「憶想病」。可能本來自己不會想到的。

在綜合醫院之精神科患者中，我經常發現他們對恐懼與幻想的病症比實在的病症更為關心注意。

要證明健全的心理對疾病康復有益處，而不正常的心理有害處，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我深信，尤其對老年人的病，因家屬或醫護人員，或二者之不良心理條件反射作用，足以使他們的病變成慢性，甚至死亡。

上述「後遺痛」的觀念是假定有一種區分不明，時地不清的一種原始形態的痛。這觀念對我很有幫助。這種痛不是表淺亦非短暫，不單和身體深部結構有關，其心理因素亦較深刻。是了解某種所謂「憶想病」的通路。如果延仲 *Cuttmann* 氏於「痛之心理」的分類。痛可分類為：①極痛。②烈痛。③銳痛。④微痛。⑤後遺痛。

將我的經驗和許多病人的經驗作比較與交換意見，我相信器官性與心理作用所致的症狀感覺是一樣的。例如

有些人在公眾地方解不出小便，其感覺與手術後器官性小便困難是非常相似的。這類的身體的困難很容易由心理因素引起。很多優良的護士，本能的知道用簡單與合適的心理學方法，使病人的病程發生很大的改變。

醫師們不易承認痛的悲劇，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就是我自己也記不清痛的經歷了。好像談死的哲學比談痛的哲學容易。死亡是由生物化學變成普通化學而已。對痛就沒有這樣好的比喻。做一位合乎科學方法的醫師，我們必需找出病因，研究病程，治療及預防。但不要忘记每一位我們的病人，他的內心都有一種單純的希望，他要求醫師減少他的痛及消除他的恐懼，那就是要一般醫學和精神醫學携手的地方。

譯自 When Doctors are Patients

睡眠種種

- ① 在午夜以前上床的人是卑鄙的無賴漢。
 - ② 睡眠即是死亡。
 - ③ 勞動者的睡眠是甜蜜的。
 - ④ 年長一點的人叫小時，年青人六小時，女人七小時，頭腦簡單的笨人是八小時。Napoleon Bonaparte
 - ⑤ 心境平和是最好的安眠劑
- ⑥ 要祝福第一個發明睡眠的人！它像一件斗蓬似的遮覆了人類的一切；它是饑餓中的食物，口渴時的飲料，寒冷時的熱度，酷暑時的涼爽。

DR. Samuel Johnson

Sir. Thomas Browne

The Holy Bible

Napoleon Bonaparte

Anonymous

Cervantes

謀

海

忠

魂

Q. Reynolds 著
徐韻梅 譯

嘉麗·杜美爾太太，春風滿臉的站在加拿大威奈柏城火車站的月台上，接她丈夫佛蘭克的車。那天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從佛蘭克離家入伍算起，是整整的六個年頭了。

火車由遠而近，她的情緒隨着緊張起來，不一會火車隆隆地開入車站。穿藍色卡其空軍制服的戰時英雄擁下車來。含着盈眶的熱淚，果然她見到她的丈夫了。

佛蘭克下了車，在明媚的秋陽照耀下，眯着雙眼，她的太太飛奔過去，伸開兩臂圍着他。他們兩個人覺得什麼可怕的事都過去了。她稱頌他二條線的空軍中尉制服，可是當她一面再詳細地看看他的面部時，她大大的吃了一驚。

「怎麼，親愛的，你的頭髮已經白了呀！」她驚訝的喊起來。

當他離開加拿大時，他的顏色是淡棕色的，那時他三十六歲。「噢，

我已經大了六歲了。」他笑着回答。

一路回家，他們因為歡喜過份，大家祇是相對微笑，沒有多說話。一次嘉麗緊握他的右手，注意他在閃避，她不明所以然，就留心看了這隻手，原來他右手的食指變得屈曲了，彷彿經過一次重壓，把粉碎的骨肉，勉強重合一樣。

她又發覺到他的聲音嘶啞，和以前不同，他解釋給她聽，在那邊感冒傷風太多。「英國的氣候，」他說：「我真受不了。」

他變得更沉重，說話常帶些生硬古怪，簡直對於英語也不熟練了一樣。嘉麗看見他時常坐着茫然注視，下頷低垂，嘴巴微張，很是特別。當時她不免胡思亂想，但是她並不因此發愁。直到有一晚，佛蘭克陡地醒來，直僵僵坐在床上，這才令她吃驚不止。

「什麼事情，親愛的？」嘉麗拈亮電燈問他。

佛蘭克半癡半癩的樣子張大雙眼看她，口裡不停的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週身發抖，頭不停地亂搖，好像發熱冷病一般。

嘉麗急忙用毡毯裹住他，緊緊的抱着他。直到佛蘭克停止發抖，週身的緊張狀態才慢慢和緩下來。

佛蘭克再定神望她，這回他認識她了。「我以為你是那個看護婦呢，」他說。

「四的事了。」「是一九一五年，當你十一歲的時候，」他改正他，「你對於北極，怎樣會有那麼濃厚的興趣呢？」

佛蘭克又吃了一驚。「你在劍橋大學畢業以後回到加拿大工作，」鍾斯接着說：「但是一到冬天，你就自費到北極去獵白狐，一共有十三個冬天，你一個人單獨住在北極，有時和愛斯基摩人同住，每年冬天你從不放棄這個旅行，直到你結婚後為止。」

「你對於我的歷史，比我自己還清楚，」佛蘭克驚嘆着說。

「我敢說我們比你清楚。」

佛蘭克略一沉思，以為他們一定要派他上北極去。鍾斯好像看出他的意思，校正地說：「我們不需你的北極知識，但是我們需要一個能夠單獨生活的人，像你十三個冬季在北極生活一樣。這太不容易，除非你有某種特殊的性格。」

「你說『我們』，是代表什麼機關？」佛蘭克滿腹狐疑地問。

「這是英國情報局」鍾斯答：「我希望你會歡喜它的。」

「你想到那裡去了呀，親愛的？」

「都里尼，我回到都里尼去了。」

「都里尼是什麼地方？」嘉麗追着問。

「那是法國的一個城市，」他於是告訴她，他在戰時身歷的一段驚險。

二

佛蘭克在三十六歲時，已經顯得瘦弱不靈敏，一對淡藍色的眼睛，全無精神。所以當他投入加拿大皇家空軍志願服務時，他們說他太老了，不宜飛行，派他擔任地面工作。他入和氣，時常笑容可掬，和他工作過的機師和其他航空人員，都很信任他。因之，不久之後，他就派到情報局工作，專事聽取出征人員歸隊後的作戰報告。六個月後便隨隊派駐英國服務。

一天，他的長官隨便地問他要不要調到英國的皇家空軍服役，他表示無所謂。第二天長官就派他到倫敦去見一位鍾斯先生，接洽公事。

鍾斯先生看上去似乎是一位平民，人很和氣。他對佛蘭克說：「我以前研究過你的履歷了，幾個月以前由加拿大多倫多送過來的。」佛蘭克愕然。

「在威克島你參加過電子軍的不是？」鍾斯問。佛蘭克吃驚地看看他說：「是的，先生，那是一九

過了幾天，佛蘭克·杜美爾坐在牛津療養院院長培傑上校的辦公室裡。這間療養院很大，周圍圍滿五百英畝的樹林。院內的花匠和打掃工人，時常警告附近的老百姓，不要走近，因為院裡療養的瘋子，有時會發狂傷人。

其實牛津療養院，實在是英國的間諜訓練所。培傑上校告訴他要受訓九個月，他除了基本的學科以外，還要學習無線電短波收發、爆炸術、法國橋樑和懸橋的建築術、法國的鐵道建築和管理。另外特別注意學習法國和德國汽車的種種基本知識。

「當然還要學習消磨寂靜的方法和和其他。」培傑上校漫不經意地說，佛蘭克知道他在試探他。

「最後的任務是什麼？」他極力冷靜地問。

「我們要把你降落到法國去，幫助被擊落的英國空軍人員組織一條脫逃的路線，」培傑說：「你要和法國的地下工作人員合作，你的總部在法國都里尼村，離聖羅不遠，這樣清楚了嗎？」

「任務清楚了，我的命令呢？」佛蘭克進一步問。

「命令是這樣：從今以後，你要把自己變成伊凡·凱特，你是一九〇三年八月十日在都里尼出生。父親麥塞·凱特，母親珍妮·凱特，他們因為是孀堂兄妹，血族不准結婚，而且有一方血統有缺點，所以始終未嘗結

過婚，你就是他的私生子，結果是一個很不幸的白痴。」

「我是扮演可憐的伊凡？」佛蘭克笑了問。

培傑點點頭：「是的，你要冒充伊凡。凱特一家在一九三四年搬離都里尼村，二次大戰德軍侵法之役，三個人都被殺了。但是伊凡的屍體始終未發現，所以至今列為失蹤人。假如他未死的話，他可能回到故鄉都里尼村去，一九三四年以後，村人從未見過他，你的外貌和他的相片極像，我們所以要你去。」

佛蘭克的訓練科目，每天早晨六時開始，直到午飯時為止。除了培傑上校指定的功課之外，他特別學習諾曼第法國農民的方言。

這個間諜訓練所一共有二十三個人受訓，各人有各人的特殊使命。有一組五個人，預備送到一處法國海岸，殺去哨兵後，佔領那裡的雷達站。佛蘭克看他們都是溫文爾雅的英國青年，不禁感到詫異。他就把他的感想對他的講師說明。

「我們不需要職業兇手，」講師解釋：「他們沒有理想，沒有價值。殺人犯往往出於一時的衝動殺人，我們做間諜的，殺人是一種任務。外表愈軟弱愈佳，最好是宗教式的人，耐力最強，沒有上帝的保佑，你不可能一望而知。還有一袋泥土你也拿去。」他接着說：「這是都里尼村外的泥土，在離英國前，你把它塗在你的指甲，手和手臂上。」

最後一個月，他們訓練他背着重物，徒步長途旅行。等他精疲力盡回來，要想休息的時候，他們還要叫他越過障礙物，直到他就要倒下。然後略事喘息，他們叫他再從頭做一次。這樣繼續了五天。在這期間他日常食物的營養量，減至六百加羅里一天。

一天，他辛苦過度，不知在什麼時候倒在一處沉睡了。他突然給強光照醒，距離六呎遠，有一隻手電筒照着他的眼珠。

「你是誰？」一個人用法語問他。

「我是伊凡·凱特。」他有氣無力吶吶地答。

「你是做什麼的？」「你出生在那裡？」「你父母在那裡？」問題如聯珠般發下來，他加思索，也沒有時間想，很自然的一一答出來，好像他是真的伊凡一般。他給盤問了半個小時，突然燈光齊明，他原來身在訓練所。培傑上校拍拍他的肩頭說：「表演得很逼真。你已經預備妥當了。」

幾天以後，培傑上校請他到辦公室，對他說：「你今夜二十二點四十五分出發，看上去天氣很適宜。不要記掛你的太太，我們會照顧她的。」

有驚人的能力呢！」

一星期一次，心裡分析學家來檢查他的進步後說：「你吃飯時太乾淨了。」他說：「吐些湯在檯面，用手指挾食物到叉上去，不要用刀推。手時常要無目的地抖動，嘴張大，下頷低垂。」

要使佛蘭克說話緩慢不清楚，醫生叫他在口內含一塊石子，終日放在那裡，祇許吃飯時拿去。含了三個月，說話可以聽得懂，但是含糊不清了。以後拿去石子，就可說含糊的話。

衣着飲食方面也受訓練，他吃法國農民常吃的馬肉，黑麵包，釀製咖啡。穿上諾曼第的農民裝，很重的靴，腫腫的褲，和黑色的尖頂帽。他們還教他如何將帽子作武器，祇要在尖頂裡縫上三片刀片，遇到敵人阻攔，把頭一低，帽尖對正敵人的頸部靜脈割去就沒事了。

一天又一天，慢慢地過去了，佛蘭克·杜美爾變成伊凡·凱特了。他已找不到原來的自己了。寫信給嘉麗覺得困難。可是他依舊寫，還寫了一大堆日子朝後填的信，預備以後逐一發出去。

一天，培傑上校給他一瓶機油，叫他澈澈底底的塗在衣服和靴上，「這是聖羅城附近區域用的機油。」他說：「德國人十分精明，如果你給他們遇見，他們會把你的衣靴拿去放大鏡下檢查，是不是本地人用的油，他們

五

一架單引擎發動機的萊史特式飛機，循着英倫海峽剪徑而行，不一會兒機師對佛蘭克說：「還有六分鐘，你要在一千二百呎處跳下。」無線電員握着機門把手，請佛蘭克站在預備跳的地位，當機師一聲「跳」，機門應聲而開，佛蘭克投身躍出。

夜間的冷空氣掠面而過，降落傘未張足前是急降，以後就慢慢的滑下來，當他着陸時，訓練處的一連串指示，一一浮現在他的腦海裡。

「運氣好的話，你會降落在田裡的中央，」培傑上校曾經告訴過他，「這塊田是新耕的。」

培傑上校說得不錯，他落下時因為地鬆，未覺得受震動。他急急解傘收起，這時又記起上級的指示。「朝北走，你會尋到一帶籬笆，把傘藏在那裡。」他找到籬笆，把傘藏起，那時飛機聲已愈來愈弱，不久就消失了，他——佛蘭克，不，應該說是伊凡——就從此獨個兒留在法國跟納粹作戰了。

「向北走約一百步，你可以找到一間農舍。」

在月光照射下，佛蘭克見到農場的輪廓。「農場右邊有兩座農舍，一大一小，大的上面有草頂樓。」

佛蘭克行到大農舍。「那裡應該有十五級台階，多於十五級或少於十五級，你就找錯地方了。」

不錯，剛好十五級。他就跳上頂樓草堆處。第一段任務完畢，現在他應該設法睡一下。「我是伊凡·凱特，我是伊凡·凱特，我是伊凡·凱特……」他不停的提醒自己，直到最後睡着為止。

次晨，佛蘭克聽見有人在下面走。「早上六點鐘，農人的妻子保羅太太要來餵雞，一些不要動，直等到她哼馬賽革命歌。」他聽到鷄吃穀聲，等聽到馬賽曲時，他急急地往下看，見到一個中年的胖農婦在往上看。

「請關上門，」他含糊不清慢吞吞地說。

在他的內心，當時很有些焦急，因為這句話是一種打招呼的口號，豈知那個胖婦毫無表情。最後她點點頭，走出去，他爬下來跟着她進去。

「歡迎，伊凡·凱特，」保羅說：「這裡是你的配給證，你祇要有丁配給證和身份證就行了，我現在勞你去勞伯斯處，他開一間汽車行，你就在那裡工作，他在等你。」

走二百碼就是都里尼村了。保羅帶路，佛蘭克蹣跚地跟在後面，抵汽車行，一個男人在修理車胎，當他看到佛蘭克，他笑着說：「呵，我的老朋友，見到你我很高興。」

佛蘭克不停地點頭，一副癡樣。

佛蘭克跟着他走到一間極簡陋的小舍，在車房後面

氏，神父和勞伯斯才知通佛蘭克是英國間諜。別的四位僅以為他是軍人而已。

拾 穗

從早到晚，佛蘭克做些幫加汽油和小修理工作。不久，這位汽車行白癡助手，人人知道了，連德國憲兵和秘密警察在內。

運送空車逃脫的捷徑，早已組織妥當。那時英國空襲增強，迫降的人員亦激增。地下份子先設法窩藏他們，等到德軍放棄了搜查，然後帶他們穿過許多農田，到聖羅村外的一處農場，從那點起，護送的責任就由具有嚴密組織的聖羅村地下軍擔任，他們也有英國諜報人員協助工作。

遇到天氣好，將空軍人員放在小艇上，乘夜溜出，護送到海面上等候的英國救護艇上。遇天氣不正，或德軍警戒嚴密，就將空軍朝南送過西班牙邊境，到直布羅陀回英，凡是完全信賴地下份子護送的人員，從來就沒有遭逮捕過。

魂忠海謀

佛蘭克從這時起就經手送走七十多位空軍。以後，倫敦忽然發來一道新命令。說明炸藥藥線和手榴彈即將用降落傘投下，命令佛蘭克去炸毀一處德軍機械車修理廠。該廠規模很大，離都里尼村七哩，內有裝配高射炮大探照燈以及多量軍火的大卡車六十輛同許多零件和汽油，專門準備添補各區卡車損失之用，對於納粹極為重

佛蘭克那時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就是他以後三年的家。「你兒時的小朋友一個都不在了。」勞伯斯說：「有的在戰時陣亡，有的被俘，有的搬走，格萊神父，每天七點鐘為我們做彌撒禮，你每天要去的，記住，伊凡。」佛蘭克知道這是給他的命令。

六

保羅老板在教他怎樣用幫浦器具的時候，一輛大軍車開到了，佛蘭克第一次看到納粹秘密警察的面目。一位軍官大聲發令，叫加十加侖汽油。對佛蘭克眼也不瞧一瞧，等到有幾點汽油灑在地上，那軍官怒目而視。

「不要理會他，他是個白癡。」勞伯斯聳聳肩頭說。軍車行後，佛蘭克因為已經歷第一次試驗，很歡喜，勞伯斯也拍拍他。

次日佛蘭克去教堂望彌撒。保羅兩夫妻都在，另有一位六十歲的老婦倫奈太太。小個子的格萊神父很安詳地看看佛蘭克：「歡迎，伊凡。」好像他也有所期待一樣。不一會約翰艾華德博士趕到，李斯特鐵匠和卡奴拉咖啡室的老闆也來了。這八位就是都里尼地下抗德軍的中堅份子。

每天早晨，九個人集在一處，計議行事，祇有保羅

要。

倫奈太太願意和佛蘭克同行。各人帶六枚炸藥，乘夜踏腳踏車前去。他們離機車廠半哩處停下，佛蘭克請倫奈太太交下炸藥，即時回家。

佛蘭克沿一帶柵欄蛇行前進，直抵車廠旁，伏了半小時等候哨兵巡過，然後爬過外圍柵欄，從卡車底下爬到車廠堆置汽油桶的牆旁，佛蘭克理好炸藥，按定引線，點着火，爬出柵欄外，不到十分鐘，已上車回村了。踏到三哩路光景，他聽到爆炸聲，看到強光和火焰，急趕回家。千鈞一髮地逃過納粹趕去救火的許多軍車，迎面的疾馳而過。

七

嗣後幾個月爆炸事件，層出不窮，都由佛蘭克經手。現在各處的橋樑，也指定給佛蘭克做目標，他已經炸了四座大橋，一座鐵道指揮塔和幾條懸橋。

好景不常，一星期後的有一天，倫奈太太早晨去菜市的途中給納粹特務捉去，第二天聽到她遇難經過。倫奈太太聲色俱厲的拒絕納粹特務搜查身份，要求送到聖羅村特務總部。她說認識那個主管的上校。如上校要搜，她可以答應。捉她的軍曹為策安全起見，就把她送到總部去。上

校帶了四個助理員，衝入檢查室，惡狠狠地說從來不認識她。

「你一定要搜身嗎？」倫奈太太問。

「爲什麼不。」他咆哮着。

「那末，我來幫助你吧！」她很鎮定的在褶裙底拿出一件東西，那班特務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等她一拉開信管，手榴彈就爆炸了。倫奈太太，上校，四個助理員和送她來的軍曹，同歸於盡。

第二天早晨，兩輛軍卡開入村中，在十五分鐘以內，拘捕了十六個男女，連佛蘭克在內。

「記得最緊要的一點，」他對自己警告說：「祇要是伊凡·凱特白癡，不顯出佛蘭克的原形，生命就可無危險。」

他認爲他能忍受一切痛苦。他想起訓練所的一位教授說過：「假如你吊頸吊到很長時間的話，你連吊頸都會習慣了。」佛蘭克要試試自己有多少忍耐力。

聖羅村特務總部大廈，屋後高牆圍着的園地是行刑的地方，十六個人被推入地窖，那裡以前是馬廄，每一馬廄隔成四間方格，四呎長三呎闊，這是監房了，要是人睡下來，兩膝要屈到胸前。

三十分鐘後，監房的空氣突然熱到不能忍受，是特務在進行疲勞轟擊，佛蘭克汗下如雨。兩小時後，溫度

由百餘度跌到三十度左右。這樣輪流的一次煎，一次凍，繼續了四天之久。

第四天，他的監房門開了，他被帶入樓下的審問室

八

室內有一張辦公桌，另外有兩椅一櫥，櫥上放了一把木匠用的老虎鉗，納粹少校坐在辦公桌，軍曹和士兵各一人看守佛蘭克。少校他面對於當前污穢不潔垂涎而笑的人顯得嫌惡。

「這是伊凡，勞伯斯汽車行助手。」軍曹說：「他是一個白癡。」

「好的，白癡，」少校說：「在你村落的附近，你看見過英國飛行員嗎？」

佛蘭克聳聳肩，搖搖頭，假裝糊塗。

納粹軍曹飛起一拳，正中佛蘭克鼻樑，一陣捶擊般的痛，他感到破碎鼻骨鏗鏘作聲，他左右搖擺，呻吟啜泣，十足一個癡子的樣子。

「快說實話，你這隻豬！」軍曹大聲斥責。

「我不知道，」佛蘭克含糊的答。

軍曹把佛蘭克推到櫥旁，他把佛蘭克的右手食指銜入老虎鉗中。說：「你村中有那些人參加地下軍？」

佛蘭克搖搖頭，軍曹舉起一脚，佛蘭克立不穩撲向地下，那時銜在老虎鉗中的食指，經體重垂拉，立刻斷成數段，他感到如熱針刺入腦壳一樣的劇痛，暈了過去。

軍曹把老虎鉗一放，佛蘭克倒在地上，他迷糊中覺得碎骨穿入肉外。突然間有一句話，以前訓練所的一個英國特務說過，現在浮起他的腦海：「痛苦愈大，身體自療得愈快。」真的，佛蘭克第一次領略到大無畏精神，可以療治一切痛苦。他的破掌斷指靈那間都變得麻痺了。他看看他的斷指，木然無動於中。

「你還有其他的手指，」軍曹冷酷地說：「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

「我不知道。」佛蘭克啞啞的答。

「拉下去，」少校很不耐煩。「他太笨了，不會知道什麼。」

回到監房，佛蘭克覺得對破鼻一無辦法，他扯了一方襯衫布，把手指碎骨接住，蓋上皮肉，緊緊紮好，當然人不舒服，痛苦倒還可以忍得住。

他感到有一點對他很有利。他們除把他當白癡訊問外，沒有疑心其他，祇要扮白癡不露馬脚，就沒有事。那晚他們給他吃麵包和馬肉。兩天後，他再上樓受審。

室內祇有一張靠手椅，靠手和椅脚都有皮帶釘着，佛蘭克以爲是電椅，實在沒有那麼慈悲。

就是那第一次審他的軍曹當主審，佛蘭克知道這次難免遭毒手了，他決盡全力忍耐。軍曹的模樣兒很醜，面上永遠鐵青。助手推他坐上椅，兩脚及左手腕，用皮帶縛好，靠手椅右邊靠手放一本白紙，助手把一枝鉛筆放入佛蘭克的右手，將他的頭朝後拉。

「口張開來。」等佛蘭克嘴張開，助手放下一個夾子，使佛蘭克的嘴張大着。那時軍曹弄了一個電爐來，上面燒着三壺熱水。

軍曹一聲不響，佛蘭克很詫異的望望他，他覺得這個人真是天生的殘酷種，他看別人受刑，好像普通人談戀愛時一樣愉快。

幾分鐘後壺水滾了。

「你把都里尼地下軍的參加份子寫出來，」軍曹發令。

佛蘭克搖搖頭。

軍曹提了第一壺滾水，直沖的倒入佛蘭克口裡，他窒息了，但是水不算太熱。有兩分鐘功夫，軍曹不斷地發問，佛蘭克繼續搖頭，軍曹提起第二壺水，灌了一杯光景。水很熱，但還沒有滾，口腔雖然刺痛，佛蘭克仍極力忍耐，不讓水全部嚥下去。因爲他知道滾水隨後就

會注入，如果他能留些不滾的水在口內，可以減低滾水的熱度，救救自己。

「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軍曹冷冷地說：「把炸橋人的名字寫出來，祇寫一個，我們就釋放你，不寫，就看顏色吧！」

佛蘭克的頭一搖，壺內的滾水就猛地冲到嘴裡，他拿出全副精神來抵抗，但是沒法可以緩和那種可怕的灸痛，他又暈了過去頭垂到胸前了。

兩天以後，他又給帶上樓去。在審問室獨自留了幾分鐘。他聽到窗前面地內的發令聲，一個穿空軍制服的犯人押過窗口，後面六個持槍的納粹特務押着，他聽到喝令停步，略一靜默，然後一排槍聲。持槍的特務再走過窗口的時候，就不見空軍人員了。

在英國受訓時老資格的諜報人員，曾經警告他納粹的這種奸謀，所以他知道這不過是軟化犯人的一種方法，殺雞給猴子看。

「你隱匿重要情報，」納粹少校和兩個助理員突然進來厲聲說：「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把都里尼的地下軍份子名字寫出來。」

「我不知道，」佛蘭克含糊答。

「你是間諜，專和我們作對，我已經討厭極了。」少校說了轉身對軍曹發令：「拉出去，槍斃他。」

方聽到過？現在盤旋在他的腦海裡。他想到了，不是神父說的，是以前訓練所的教授對他講的。

佛蘭克倒在水泥地，嗅到自己身上的臭味，他的面、鼻、口、喉、痛在一起，本來十二分難受，可是此刻他覺得緩和許多了。人們用刑的最終目的，無非為漸漸灌注極度的恐懼，從根消毀人的意志力，他知道自己永不會招認——恐懼威脅永遠不能征服信念。

十 這一次他給拉到另外一間房裡去，像是醫院外科室，依然是那兩個軍曹和助手，他們推他俯伏在解剖台上兩腿分開。

軍曹大聲叫喊，一個女護士端着一盤刀剪和大注射器進來。一聲不響，就把佛蘭克的褲剪開。

佛蘭克覺得注射器在注射，頓時如沸油般的液體，流到身上最柔軟的肌肉——下體。他尖銳地叫喊着，週身如投在火爐中炙燒一樣痛楚，尤其是腹部有腔穴的地方。

他的神志開始有些動搖，他拚命地自己支持，因為他如果昏厥了，在人事不省中，可能大顯原形，那就什麼都完了，他用力撞自己的頭，希望保持神志清醒。

不一會，他們鬆了縛把他拉下台，他想立起，但是

拉到外面，同樣六個槍手等在那邊，「這是恐嚇而已？」佛蘭克關照自己。

軍曹命令他背牆而立，牆上有彈穴，牆脚一堆乾血。

「這是牲口血，不是人血。」佛蘭克再關照自己。六名槍手在二十步外雄糾糾地站着。軍曹發令舉槍。他們在假作威脅。」佛蘭克拚命地安慰自己，恐怕自己害怕。

第二聲命令，他聽到槍的「格勒」聲，似乎是開機鈕。「或者他們不是威脅呢！」他絕望地想。兩眼怔怔地望着六枝槍聲，等候開槍。

槍沒有發射。門後反而傳出一聲命令，是少校的聲音：「不要理他，拉他回監。」

九、

三天平靜地過去，他們再沒有來審問。佛蘭克的喉嚨和口腔，全部破爛了，食物不能下咽，飲水尤其痛苦。

他很奇怪他為什麼不害怕，連他自己都迷惑不解，他從來沒有想到他自己是個勇敢的人，他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具有普通的才識，普通的能力而已。「沒有上帝的保佑，你不可能有驚人的能力。」這句話以前在什地

身上覺得加倍的痛楚。

「站立起來，」軍曹一拳又打在他的破鼻上，在他週身如炙如焚的創痛之下，這些痛却反而不覺得什麼了。

他滾下樓梯，倒在監房地上，咬牙抱緊雙膝來減低疼痛。

十一

佛蘭克肉體上真是痛苦到頂巔，心靈上却有着勝利的奇怪感覺：「他們還能夠怎樣處罰我呢？他們已經把我上過每一種酷刑，可是依然沒法屈服我。」

他認為最出奇的事，莫過於他雖然身受最重大的摧殘壓迫，却沒有喊出一句英語來。他好像在舉動上已成為真的白癡，不必再加思索，雖然他的意識還是很清楚。

他認為他有三重獨立人格。最不重要的是佛蘭克。杜美爾。第二個是個無名的英國間諜，一架活動機器，聽候英倫的指揮，在二重人格之外，保護他的就是這一個半痴半呆，垂涎優笑的伊凡·凱特了。

「我是伊凡·凱特。」他告訴自己幾千萬次，然後頹然入夢。

他被人聲驚，一個納粹的守衛對他說話。

「你這隻法國笨豬，」守衛大聲斥責他，「滾出去！」

佛蘭克用盡全力把身體撐起來，沉重地一步步的拖着，熱血從下肢各部及股間流出來，他真是滿身重傷，難以舉步，拚命地撐到一個門口，守衛一手把他推出門外。

夜黑無月，他咬緊牙關，拼着所有的氣力，蹣跚在荒墟的街道中。

突然間有一個人站近他，輕聲地說：「跟我來。」他茫然的跟着他，走進了一間屋子。

「你辛苦了，」他的嚮導人說：「請寬衣吧，我們立刻替你洗浴。」

他的嚮導人是巴斯頓，聖羅村的地下份子，他在納粹總部外面，已經守望了二十四小時了。當時一起被捕的十六個人，三個死在極刑之下，有一個是他們的同志。幸而未死的，都釋放了。

「沒有一個招認，」巴斯頓驕傲地說：「但是我在都里尼村的朋友說，祇有你知道一切，可能招認。」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佛蘭克含糊地說着就昏睡過去。

巴斯頓找人送他回都里尼村，佛蘭克自己也奇怪，他急不及待的想回到那裡去——他那可憐的家。他感到

，「說完，保羅走了。

幾分鐘後，有微弱的機聲逐漸迫近，在他的頭頂打圓圈後着陸，佛蘭克趕上去，一個年青的空軍伸出手來歡迎說：「請進機！」

兩小時以後，佛蘭克回到英國。再一小時，他已在倫敦的喬琪大酒店住下來。空軍警官檢查他的身體。叫他先睡八小時。

兩天後他給送到彌敦漢的空軍醫院施手術，他們替他移去身上焦壞的皮膚，另殖新的皮膚。上顎的牙齒全部拔去，下顎的牙齒和骨亦已大部受傷。他們替他整鼻，清除碎骨，清理受傷的呼吸道。但是他們告訴他還要經過幾次手續，方始完全。

在幾次手術之間，有一位心理分析學家，時常坐在他的床邊，勉勵他多說話，一次對他說：「不要當我是醫生，祇告訴我你的心理覺得怎樣？」

「精神上我和以前一般無二，」佛蘭克回答。

「當然你應該這樣的。」心理分析學家說：「你現在最要緊的事情是要忘記伊凡·凱特，記得你是佛蘭克·杜美爾，你現在說話，一半像伊凡呢！」

我說話像伊凡？佛蘭克心裡想，為什麼不應該像？他心裡很高興伊凡這樣的人。納粹特務極盡刻毒殘酷之能事，伊凡到底沒有暴露他的身份，要不是伊凡，他還

都里尼的地下軍份子，似乎特別可愛。

那時是一九四三年的年尾，盟軍的空襲加緊，降落的英美空軍人員也激增。某一晚很遲了，神父給他一份消息，使他週身都戰慄起來。倫敦方面命他測量這個區域裡的全部橋樑尺寸，這祇有一個作用——反攻法國。這個使命太重要了。但沒有一個人會注意一個白痴，拿了漁竿在各處河邊抖抖撒撒地在釣魚。佛蘭克的漁竿，原來就是一枝他自己特製的測量尺，憑漁竿度量各處橋樑的長闊，每隔幾天，就將各地重要橋樑的尺寸報告到倫敦。

十二、

使人永不忘懷的日子終於來臨了：「盟軍已在諾曼第登陸！」

黃昏時候，村內已沒有一個德國人，老百姓都拿出他們留下來的唯一好酒，齊集在大街上大唱馬賽革命歌。老少男女圍着跳舞，慶祝聲中，教堂大鐘雷鳴，全村的人都擁到聖彼得教堂去。

七月一日來了一道急令，命佛蘭克到村外叫哩路的穀倉處候命，佛蘭克等到第三天晚上，農人保羅溜進來。「隨我來，伊凡，」他說。

佛蘭克隨他走到一處大農田中央。「留在此地等候

能回到英國嗎？

這樣整整的休養了六個月，佛蘭克覺得身體已恢復原狀：「我可以離醫院了吧？」他有一天對醫生說。

「可以，」醫生略加思索後說：「你可以隨時去蘇佩雪，那裡我們有朋友，房子很大，你可以住上幾個星期，那是一個美麗的鄉村呢！以後你可以回家了。」

「好的，還有什麼命令嗎？」他問。

「僅要記住一點，每晨十時打電話給我。」醫生說

。兩天之後，佛蘭克住在蘇佩雪一位少校的家中，少校待他如家人一般，他住在面對風景區的一間大房裡，看上去，不久他的精神便可復原了。

每天上午十時，他打電話給醫生，醫生從來沒有其他吩咐，僅是問他的日常生活情形而已。逐漸的都里尼和過去的四年生活，開始在他的腦海中消逝了。

一天醒來很早，他還能運動一下，或者好些。他向花匠借了一把大剪刀，去修理花園邊的矮樹籬笆。

天氣很溫暖，他運動得出汗了，他很高興，一些都不停地剪，近中午時份，花匠過來看他：「很好，先生，」看佛蘭克的神氣，他有些懷疑着說：「真的好，可是不要緊，你從九點到現在，沒有停過呢。」

佛蘭克沒有聽到他說，祇是眼睛注視剪刀口，悉：

；悉在剪刀口中，他看到納粹軍曹這個惡魔。他剪得愈來愈快，他在趕着，他不知手痛，也不聽見花匠急着的喊聲，更沒有看見花匠飛跑回去。

他祇知道一件事：就是納粹包圍那格萊神父，他要趕快救他。他拚命全力去砍，後來他覺得耳內雷鳴地響，突然地他倒在矮樹邊了。

等他醒來時，他在暖水浴盆中，有一個護士守着他在。他在做什麼呢？想問，可是沒有力氣。再醒回來時，他在病床上，醫生在看他。「你不妨事的，佛蘭克，放心，好好地多休息。」他對他說。

當他第三次醒回時，護士在把脈。「脈搏和體溫都正常，」她說。

佛蘭克覺得他已用盡了體力，相反地他精神上覺得很暢快，是他回英以後所沒有的。這是什麼道理？他又發生了什麼事情？醫生禁止他再回想。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可以發生的，」醫生說：「這件事早在我的期待中，你以為你已復原，對的，你已復原了。但是你的下意識不知道危險已過，你已平安了。你在重重威脅之下，住了四年，你應該有一次大的精神反應，所以我叫你每天上午十時打電話給我，那天你電話不來，我們去電話那邊詢問，立刻就開了救護車到那裡。」

「現在我好了吧？」佛蘭克軟弱地問。

「你可以好了。但還須要一兩個月的靜養。」

每天他們把他拋在搖床上，搖床裝在浴盤上。熱氣噴到全身，他肌肉鬆弛時，覺得思想分外清楚。每天這樣的消磨三小時，現在他已經可以安睡，不再做夢了。

「我以為你可以回家了。」醫生愉快他說。

「我以後還會跟正常人一樣嗎？」佛蘭克急切地問。

「沒有理由不跟正常人一樣，因為你已服了一劑精神瀉藥，把伊凡·凱特的性格逐出了身外。但是你不能抑制你下意識中的每一樣記憶，你的力量還薄弱。遇過份緊張，或許偶然有小小復發。所以你回家後，我要將這情形，告訴你太太。」

「我可以將以往的經過告訴她多少呢？」佛蘭克問。

「把所有的經過都詳細地告訴她，」醫生說：「就是要記住英國情報局的安全規則。」

「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親愛的，」嘉麗對他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佛蘭克說：「要講的話實在是太多了。」

——譯自 Mytell 雜誌三月號



安詳譯

他突然間渴望睡覺，他感覺到最好把頭部躺在椅子上，閉上了眼。

那天早上，站在送貨辦公室塔比的桌子前，麥克感覺到他的失業的時刻將要到了，工頭塔比齊腰的一堆肥肉擠在他的椅子上，肥厚的手指頭翻動着桌子上的紙張。

「你今天覺得怎麼樣？麥克。」

「我覺得很好。」

「我」

麥克說：「我」

就有一個冰夫應有的那種感覺，你看怎麼樣？」

「你看起來很累，麥克。」塔比說：「大清早，不論誰都不該像你這麼累。」

「我們都覺得累，」麥克說：「不過胖入還可以遮瞞一點兒，瘦子就都顯出來了。」

工頭僵直的坐在桌子後，目不旁視的瞪住那些紙張，好像已經忘記另有他人站在跟前，他欲擒故縱的手段，如貓戲弄老鼠的伎倆，麥克曾經見過其他的人在這張桌子前面戰慄不安，有時急得一身冷汗，但他毫不驚懼，因為他所怕的不是這個胖人，而是被迫着要去接受的自己最後工作的日子的來臨。

「有人把水留在外面，」塔比從他的薄嘴唇中擠出話來，「像你這樣的老手應該時常注意，別讓他媽的那些水留在卡車上過夜。」

「我會注意的。」麥克說。

在辦公室的外面，滿裝着冰塊的卡車，引擎發動着，輪下墊塞着磚塊，司機和助手們的咒罵和笑鬧聲喧吵着。J.C.把卡車已經上了油，從車後門也已裝滿了四百磅重的大冰塊。

「你爲什麼不放棄算了，」塔比的聲音粗啞，他用着刺耳的小聲說：「你不能像經常那樣在卡車上下賣力氣了，反正你也維持不了多久了。」

「你，農夫？」崙度說：「賈麥茲，你連一杯啤酒都吹不出泡泡。」

「閉上你的臭嘴，」賈麥茲說：「我的父親是一個好農夫，我本當是一個出色的農夫。」

「本來你就應當是的，」麥克說：「不要每天晚上跟着崙度去胡逛找女人，省下點錢，回到你的農莊。」

麥克回到他自己的卡車，J.C.踢開了車輪下的墊塞，跟着他走進卡車前座，坐在他的一旁。

「推動拖車，」麥克狂野的喊着，「走啊，你該死的黑炭鬼子，還自稱是一個冰夫呢，推車啊！」

崙度在汽車的吼聲裡仍一路咒罵着，他的聲音却被車聲所淹沒。

幾分鐘之後，冷冽的空氣從敞開着的車窗吹進來，吹着他的臉頰，麥克的滿身打抖却反而停止了，J.C.在一旁氣虎虎的靜默着。

「你鬼附身了，」J.C.說：「鬼騎上了你的背。」

他繃着黑色的臉，咬牙切齒的咀咒着。

「胡扯甚麼？」麥克說：「我們共喝一杯咖啡，」

一張油煎餅，你跟錯了我這個大朋友了。」

他們彼此瞪視着，過了一回，兩個都裂開嘴了。J.C.笑起來。麥克感到往日的樂趣又回來了，手上覺到方向盤的振動，拉着滿載的拖車，一個好朋友靠緊在

麥克感到肚子裡的怒火往上猛衝着，年輕時他常受過暴怒的磨折，他等待着，抑制着，讓怒火漸次平息，竭力裝出安靜的說話。

「我仍然可以幹活，」他說：「我加倍的出力，因爲我知道你不願意失去我。」

「滾吧，」塔比的眼睛也閃亮着怒火，「滾吧，老頭子，幹你的活去罷。」

麥克離開了辦公室，在外面站立了一會兒，春天的清晨，充滿了大地的清新氣息和料峭的寒意，他發覺到他自己在不住的發抖，他走過馬路，J.C.在司機座上等候他，麥克意識到塔比從他的桌子的座位上站立起來，從窗口望着他。

「開車吧，麥克。」沙金在車後叫喊，「我們已經遲了。」

在下一部卡車上，瘦高個子的崙度正擺手向着天空

。「啊，太陽，」崙度喝着，「你背向我們夠久了，冬天是如此的殘酷，冰夫們疲累了，啊，太陽，加足你的熱力，使可憐的老崙度暖和吧。」

從崙度的卡車後門，他的助手賈麥茲正向麥克舉手打招呼。

「季節來了，」賈麥茲說，轉臉朝向天空，「是使我想起希望有自己的小農莊，在田地裡耕作的季節來了

身旁。

「你可以聞到春天的氣味，」麥克說：「過不了幾個星期就是夏天，不久又將一年過去。」

「管他媽的甚麼季節，」J.C.說：「冰夫在嚴冬裡受凍，在熱天裡烘烤，你知道冰是不管何年何月的。」

「阿門。」麥克說。

麥克模稜了水，他用他的冰鉗和冰叉幾乎四十年了，有的時候在夏天，火車廂裡的貨物正等待着冰凍，他開着快車，往來於山上的冰庫，裝載着，但有時候茫茫然，在半道上却幾乎忘却了運水這回事。莊可死去了，那個大奧可斯基也不再在車頂上鬼嚎他的狂歌。每年每年都增加了新的製冰機，老冰夫也一個一個的少下來，走了。現在是夏天的開始，那些流浪的年青黑人，與那些狂歌亂舞的愛爾蘭人在卡車上工作。他們是強壯的，毫無技巧，但却處處顯出他們的體力充沛，這些笨人用腰背與手臂舉起三四百磅重的大冰塊。麥克時常教他們運用腿勁，怎樣在適當的距離，用水鉗在水塊的記號處夾起。在他們一旁工作，時常使他不安的提心吊胆，旁人的不小心，却使自己受着被砸碎和成爲殘廢的威脅。

他們之間也有幾個不錯的，如J.C.在他車上的年輕黑人，有着幾分老冰夫的力氣和精神，崙度擅於駕

駛他的卡車，陰鬱的沙金有點像先前的齊諾，敲切和拋投冰塊有他的一手，他們只是少數，其他的那些年輕人，祇是爲了在夏天裡賺點錢，毫不感覺到這門職業的驕傲，在秋天硬疲累的離開了。

麥克是老巨人冰夫中較小的一個，但是現在却是碩果僅存了，歲月與冰的重擔使他無法依然故我，每年，背部和腿部的疼痛更早來到，非等到中午，扭結着僵硬的筋肉才稍覺鬆懈，每次的運水都是一次難忍的痛苦。與時加深的失望，他知道他冰夫的生涯已經來日無多了。

他也不能再作其他更多的事情。他吃、喝、睡，偶爾在季節裡看一場球賽，有時躺在西芭的身邊，雖然仍有着狂野和突發的溫柔念頭，使他能一時忘却了身體的疲乏，但事後却只好一笑置之，他知道自己是一隻低能的矮腳公雞，但那個女人却是一隻健壯的母雞，他所認識和愛過的女人只餘下了西芭，她從來都沒有十分漂亮過，而且也不再年輕了，下巴已垂下小肉堆，有時候在早晨，麥克看見她用別針束緊着套裙，腿上的長襪鬆溜下來。但是一到晚上，熱騰騰的食物擺在桌子上，情形却完全改觀，有時他帶了J.C.回家吃飯，她爲他們烤排骨，在角落裡拿出冰冷的黑啤酒，她的善待他的朋友，使他衷心感激。當上牀時，西芭用油膏摩擦他的背

和腿，她的大而溫暖的手使他的身體一時感到無比的舒適，然後他們靠近躺着，閒談着那些以往日子裡在一起消磨的快樂時光。在黑暗的房间中，她以低沉而溫柔的聲音講着話，知道他的勞累，從不提出問題，也不希望他開口說話。有時她想起了甚麼事，秘密的開心笑着，但那開心的事情却常常有他的份，在黑暗中他感到無比的舒適，直到她的低聲笑語在入睡中消失。

「我怎麼讓你做我的領班呢？」J.C.裂開嘴露出白牙笑着說：「你這麼瘦小的一個人竟要管我這樣一個大個子。」

「胖豬當不了好冰夫的。」麥克說。

J.C.笑着，用拳捶了他一下胸部。

「你最好不要幹我們冰夫這一行，」他說。

「有一天我們在地獄裡運水，地獄裡的魔鬼將要說：『你的那位瘦排骨的頭子呢？噢，原來他躲在車廂裡，好吧，現在你們倆個都在這裡，讓你們這天字第一號的冰夫開始工作，把這地獄水一水吧。』」

「你瘋了，」麥克說：「我儘所知的都教了你，你却開起我的玩笑來。」

當他們到達第一站的哈利倉庫時，麥克推了拖車靠近了要冰的車廂，拿出了他們的水叉和水鉗，從拖車的

他們開始工作，將大塊冰切分成小塊，正適合放入要冰的箱子，他們迅速的進入了工作的節奏，水塊擲投着，爲節省力氣，他們不開口說話，只有J.C.不時的哼唱着斷續的歌調，他們的水叉上下着，水塊滑溜入水箱，水鉗夾着拋着，他們敏捷的動作着，在車上狹窄的走道上準確的工作着，水塊加完之後，他們關上了箱蓋，加上鎖栓，快速的完成了一車又接着裝第二車。

中午剛過一會，他們停下工作，在拉雷米街齊諾的酒吧中吃中飯，他們要了牛肉三明治，外加酸菜和洋葱，一大杯啤酒，在陰黯的屋子裡，坐在最後面的座位上，麥克在溫暖的陰影中感到舒適的休息。

齊諾因患關節炎而彎駝着背，但仍較一般人爲高，走過來坐在他們的座位上，他曾經在班可和奧可斯基那些人在這裡工作的日子裡，和麥克一樣當着冰夫。後來關節炎病發，全身因而扭曲，無法再工作了，他買下了這間小酒吧，把光線弄得陰暗，好像羞於再見到那些仍在卡車上工作的人們。

「生意怎麼樣？齊諾，」麥克問。

「還不是那樣，」老冰夫憂鬱的說：「中飯時還總算有幾個人走動，其他的時間裡就像墳場一樣的靜寂，你看，」他用僵直腫脹的手指頭指視着整個屋子。」

「可不是麼，」J.C.說：「你少在酒裡揀水，三明治不要這樣薄薄的一片，生意說不定會好一點。」

「你是一個小流氓，」齊諾說：「你不知道我和麥克所知道的事，冰夫的時期過去了，這處地方漸漸沒有這一行職業了，這幾年來，製冰的機器已經漸漸代替這一行了。最後的老冰夫只好在他媽的煤場上找工作了。」

麥克閉上眼睛，往日的景象重現着，那是與班可，奧可斯基，齊諾一同工作的日子，齊諾是一個年輕的巨人，比起其他的人都顯得狂野。

「你還記得嗎，」齊諾說：「你還記得那些時候。」

「我記得，」麥克說。

齊諾扭轉着他的頭，就像一隻被驚嚇着的小鳥突然想振翼高飛，他從桌子上舉起他的手臂，在空中停留了片刻，然後慢慢的放下來。

「回憶那些過去的事情是毫無用處的，」齊諾說：「我想着又想着，但那是毫無意義的，過去的事情是無法變更的，舊的運水的時代過去了，它們再也不能回來了。」

J.C.喝完了他那杯啤酒，用手背擦擦嘴，「你把過去的說得好像現在我們這一班人都一文不值的。」

「你不過是一個小流氓，」齊諾說：「你不知道往日的盛況，長長排列的卡車等待着裝水，那些人，達朋與蕭以及從布魯米索來的那些傢伙，那些年以後，當我離開了卡車，他們擠滿了這個地方吃中飯，但是從那時起，就再也沒有像我們那樣的老水夫了，你說對嗎？麥克。」

麥克站起來準備離開，突然間他好像不願意再聽齊諾的嘮叨。

「你話說得太多了，」麥克說：「上帝，你還是和過去一樣的多話。」

「我有權利的，」齊諾說：「生意太壞了，我的背又傷痛，我所能做的不過逐日坐在這裡回念過去。」

「廢話，」J.C.說：「你一個人的困難，就好像全世界全都翻了天，世界上並不祇有你一個人被迫着要活着。」

「聽着，齊諾，」麥克說：「明天把三明治的牛肉換點瘦一些的，今天的肥肉太多了。」他把手放在那個老人的肩膀上，感覺到在腫脹的關節下仍埋藏着往日的活力。

外面，強烈的陽光刺射着他們的眼睛，他們睜起眼，車上的冰塊在融化着，水滴流在路上的土坑裡，流向

路旁的水溝。

「他有一樣事情是說對了，」J.C.說：「就剩下你這個老水夫了，我們這些人都不算數的。」

「齊諾和我都喜歡胡扯，」麥克搖搖頭，粗暴的說：「我們忘記不了過去的事情。」

他爬進了卡車的司機座，J.C.從另一邊走進去，坐在他一傍。

「他無論如何是對的，」J.C.說：「我知道那個老傢伙是對的，在山上祇有你一個人不怕塔比，其餘的人雖然在背後罵他難種，但在他面前却汗流浹背，可能是你對水的看法，與我們所看的完全不同，我們祇把它看為賺錢的行業。」

麥克轉動車輪，汽車吼動起來，他舉起拳頭，重重的捶了一下J.C.的腿，他的助手因疼痛而喊叫了一聲，但在汽車的吼聲中却顯得微弱。

「對的，」麥克說：「除了我，這裡再他媽的沒有好的。」

J.C.摩着腿，開始笑起來。

「老爹，」他說：「等我長大了，我能不能成為像你這樣的一個水夫。」

他們一起大聲笑着，麥克開動了汽車，回到小山上重新裝水。

當他們到達山上的大屋子時，中飯時所得到的休息消失了，麥克又感到全身的沉重負擔，他把卡車退着開到平台的邊上，持着水叉在平台上等着，J.C.開了沉重的大門進入水庫，不一會他迅速的回來，拉着第一塊四百磅重的冰塊，他有力的肩膀和富有肌肉的手臂顯得毫不費力。

麥克看着他，驚異着他的力量，心裡想着，就在自己年青時也從沒有像J.C.這樣的強壯，但是他仍能夠指揮着他的工作，因為對水的熟練操作，好像是他與生俱來的本事，但却如齊諾所說的，那是過去了，在陰黑的酒吧裡夢想過去固然不值，但在歲月與重擔下倒下去也是不值的。

「有時候，」麥克說，他的聲音充滿了強烈的興奮，「我心想儘我的力量趕快的將那些冰拉出來，砸碎了它，擲了它，直投向地獄裡，我真想把這間大屋子的水一次出清它，把它敲成細塊拋散滿地，叫那胖子驚立起來，給他點顏色，叫每一個人知道在幹了四十年的生涯之後，不會哀哭流涕的放下他的水鉗和水叉。」

J.C.停下來，靜靜的注視着他，經過長長的一段時間，最後閃爍着他一嘴的白色牙齒。

「你要出清這間大屋子是太瘦弱了一點，」他說：

「你不可獨自一個人幹完它，你需要J.C.幫助你摧毀這間大屋子。」

「算了吧，」麥克咆哮着，「你所有的不過是一個大腦袋和六呎長的大號傻瓜而已。」

他們一起搬上了最後的一塊冰，裝滿了車，爬回車上，麥克開動了車子下山，另外一輛上山裝車的卡車迎面而過，崙度和賈麥茲在車上向他們招手。

在辦公室前面，塔比站在那裡等候他們。

「紅臘腸，」J.C.說：「把這個胖雜種軋死。」

麥克停下車，刹住了，但是沒有停下引擎，塔比毫無笑容的看着他們，他站在那裡，沒有桌子擋住他，腫的大肚子懸垂着，如同一頭生根在那裡的野獸。一瞬間麥克瞭悉所有的水夫是如何的恨惡這個胖子，因為他們是瘦削敏捷，而他却是肥胖遲緩，當他們工作時心想唱歌，但他却敵意的惱怒着，給予他們身體和精神上無限的擔負。

「你費了不少時間裝了一次車，」塔比說。

J.C.在一旁躁踏不安，但麥克却一聲不響，他明悉這個胖子在運水的過程中是佔住了一個甚麼樣的地位。

「回來的時候，」塔比說：「把剩下的不管多少的

水全放回大屋子裡去，別讓水放在他媽的車上過夜。」

「好了，」麥克說，他突然間又憐憫這位胖子和他一身肥肉的負擔。

夜裡在他們的房間裡，西芭在牀上靠近着他，她的身軀碰觸着他的痛處，直痛到骨裡，他感到她整個的胸部壓在他的手臂上，他扭轉着身，跪伏在她的溫暖中。

「睡吧，」她說，她的聲音在黑暗中溫柔而微帶沙啞，「睡吧，我的老公雞，睡吧。」

他撫摸着她，但是毫無慾望，也不希期她的回應，他只渴望休息，讓疲累和疼痛在黑暗中消失。

當他睡着時，做着沒有間斷的夢，第一天運水的情形恍在眼前，他又看到高仰着身子的馬，拉着四輪車，上面裝載着冰塊和吊水的繩索，在那些粗野的青年中間，他敏捷的工作着，切鐮着，拋投着。在最後，僅餘下他一個人孤單的佇立着，在朦朧中，有齊諾的悲哀的臉，以及一些已遺忘了的模糊的臉，但這一切都籠罩在塔比溫與憤怒所支配的表情雲霧中，等待着他的倒下，等待着滿山的冰塊被敲碎。

在睡眠中他呻吟着，感到西芭的手指頭撫摸着他的臉，她說着安慰的低語，他衷心感激的緊靠着她的身體，再度進入間歇的睡眠。

靠近九月末的一天，當他們在達特街，在乾洋芋的車子上裝冰時，在下午，他突然地感到痛苦的感覺又劇烈的來臨。他呆立了一回，充滿了不安和驚異，幾個星期來所沒有的猛烈疼痛又發作了。

不久，胸胃的不舒適，使他感到呼吸困難，在車上的走道上他迅速的扔下水又直立起來，胸部是沉悶的鬱結，整個下午冰塊似乎更加沉重，裝完了最後的一輛車，空着手，他背部和手臂感到無比的僵硬和陰冷。當他上了山停車時，崙度和賈麥茲剛在大屋子裡卸完了車上剩餘的冰塊，他們四個人一齊走着路下山。

更衣室裡充滿了濃重的烟味與笑聲，以及在吃飯時遇到女人時所遺留下的歡樂情緒。麥克坐在靠窗的一條長椅子上，頭部靠着牆壁休息着，他必須去洗一洗，換上吊掛在衣櫥裡的乾淨襯衫，但是突然間他似乎連這一點力量也消失了，J.C.走過來，溫柔的搖晃着他的肩膀。

「走吧，老爹，」J.C.說：「你的女人正在烤排骨，我也被請了，吃了排骨，你會感到好一些。」

崙度從他的更衣櫥轉過頭來，笑着說起話來。

「有的毛頭小伙子喜歡瘦排骨，」他說：「但是老崙度却喜歡多些肉的玩兒。」他粗狂的雲着眼，彎起他手臂的肌肉，陷在自我的陶醉中，「我今天見到一個女

在九月初，整個夏天纏綿着他身體的痛苦停止了，他說不出這較少疲倦的感覺，是由於在卡車上的工作時間減少了，還是由於初秋清朗和涼爽的天氣所使然，一個黃昏，當卸完了冰，在卡車上他高聲的唱起歌來，J.C.隨着唱着，他們的歌聲高過了舊卡車的吼聲。後來，當把剩餘的冰塊搬進入那間大屋子時，小山上正昇起了圓圓的橙黃色的月亮。

九月是清閒的，司機和助手在下班之前，還有空餘的時間在更衣室閒談着。過不了幾個星期，他們就要離開了，他們談論着就要來到的四處為家的旅途，他們或將回憶着這小山上運水的熙攘情況，以及在夜裡卡車迅速掠過的那座黑色小坡，以及那些甘甜的菓子園，那些熟透了如陽光碎片般的菓實，他們充滿了信心，在春天時又要回來。在這時候，麥克心裡希望着，或許齊諾和他自己關於運水的沒落生涯的想法是錯了。冬天將如以往般平靜的過去，但一到春天，小山上又將恢復它的喧鬧了，成行排列的車子上置滿了等待裝冰的冰箱，年青的黑人要來自南方，吵嚷的手風琴聲將在空暇時處處可聞，在他們中間或許會有另一個班可或齊諾，他們將如往日般有力的搬運着冰塊。多麼豐富的幻想，即使他自己訴說着這樣的故事，他自己也無法相信這些都會將是真實的。

人，」他說：「我們裝冰時，她不知道從那裡跑出來，站在那裡看着，一個美人兒，長着一對大眼睛，和一頭金穀子似的漂亮頭髮。」

「你原來却是一個小白臉。」賈麥茲說。

「我告訴她，親愛的，」崙度說：「好人，你需要一個冰夫。」

「她被你迷人的熱情所激動了。」J.C.說：「我打賭她看了你一眼，寧願輪在你卡車輪下粉身碎骨，」他向麥克笑着，麥克努力着想克服臉頰和嘴吧的僵硬感覺，勉強的想作出一個微笑。

「她告訴我——」崙度緩慢的說：「她告訴我她已經有了一個電氣冰箱。」

「小白臉，」賈麥茲說：「那麼你怎麼說？」

「我告訴她，」崙度得意的笑着說：「我告訴那個女人說，最好還莫如請一個懂事的用手送冰的男人。」

「你真的這樣對她說，」賈麥茲不信的搖搖頭，哈哈大笑。

整個屋子對麥克似若在虛無的不真實中，僵硬的感覺從他的手臂延伸着，痛苦的感覺揮擊着他的頭部，從髒污的玻璃窗他看到山下成排的屋子的黑影，烟囪正冒着作晚飯的黑烟，在這城市的遠遠天邊，太陽在黃昏中留下了奇異的紅色晚霞。

「我敢說那個女人對我有着瘋狂的念頭，」崙度說：「或許她仍在那裡等着我。」

「我有過一個女人，她對我起了瘋狂的念頭，」沙金說：「每天晚上下班時她總是等着我。我借了兩塊錢，我們便匆匆的趕到一個牧師那裡，現在每天晚上下班時，却多加了六個孩子在等着我。」

麥克渴想睡覺，他突然間感覺到最好把頭部輪在椅子上，閉上眼，慶幸着尚有J.C.和那些年青的冰夫們在身邊。

「你怎麼啦，」J.C.說：「老爹，說呀！」

整個屋子裡的臉都模糊起來，在驚慌中，麥克竭力的認清它們，但一瞬間又失去了，在迅速來到的黑暗夜色中，他一動不動的，似若竭力想攫取他所未能達到的東西。一個可怕的溫熱突然燃燒着他的胸部，他想叫喊出來，但是却無能為力的沉默着。他被驚懼和一種奇異的喜悅所撕裂着，在一霎時間，就要決定誰是較強的勝利者，但是溫熱却燒毀了他。

人們的聲音消失了，全屋子是片沉寂，J.C.站在長椅子的一旁，崙度走到他的身邊來。

「他睡了，」崙度說：「他剛剛睡着了。」

別的人也跟着圍攏來。

「他死了，」沙金平靜的說：「我在軍隊裡見過，一動不動，沒有一個人跟着他走出去。」

他抱着屍體走到小山頂上，有一兩次他停下來，文風不動的站在掛着一眉新月的黑色天空底下。他開始走向排列的停留着的卡車旁邊，他把屍體放在膝上，開了麥克的卡車的門，將他溜入司機座上。在卡車上他摸到麥克的水鉗和水叉。

經過了小山，他爬上通過大屋子的台階到達屋前的平台，他開了那扇沉厚的大門，在蒼白色的月光下，他看見成列的水塊發着慘白色的閃光，那是第二天早晨要裝車的水塊。

他用冰鉗夾住了最靠近他的水塊，拉曳着，到了門口的平台，他揮動着水叉敲打着水塊，水塊碎分着，他舉起小水塊，一塊接着一塊，在兩腿間蕩着舉起來，用力的投擲向黑暗的階下，當他完成了一塊，又走進大屋子裡去，再拖出另一塊，敲碎着，又把碎塊拋向地上，他加速的工作着，小水塊有時刺痛着他的臉頰，他繼續着，拖拉着，敲擊着，把水塊投向黑暗的地下，他的呼吸急促，胸部透不過氣來，也更加粗野的揮動和拋投着水塊，他拉出一塊又一塊，投擲得更有力，那些扔下的碎塊擊打着散落滿地的小塊。

當整個大屋子的水塊都空了，在平台上他站立了一會，肺部吸漲了空氣。然後，用了最後的全身力量，將

我知道這種像貌，他是死了。」

「你胡說，」崙度攔住他，「老麥克不過是睡着了。」

「混帳，」崙度粗野的說：「我知道死人，你在軍隊裡見過堆積的死人嗎？你見過？」

「誰趕緊去找個醫生，」賈麥茲顫抖着說：「誰最好還是去找個醫生來。」

「他死了，」沙金搖搖頭，「醫生對於死人毫無用處。」

「耶穌基督」，崙度說，在身上劃着十字，「耶穌基督。」

J.C.第一次微彎下腰，靠近的注視麥克，然後直立起來，環視着圍繞的人羣，臉上帶着絕望的和可怕的悲憤。

「他疲乏了，剛剛死去，」J.C.說：「他做了長久年月的冰夫，他太過於疲乏了，死了。」

靜默再度展開，沒有一個人動一動，祇有一個人理清他的喉嚨，另外一個人不停的左右換腳站立着。

「打電話給胖子，」沙金說：「告訴他關掉電視，告訴他一個冰夫死了。」

J.C.低下身，手背放在麥克的背和腿下面，他輕易的把他抱在胸前，他離開了更衣室，其他的人仍然

那付水鉗和水叉投向黯黑的夜空。

走下台階，經過滿地碎水塊的地面，他走回到卡車旁邊，在司機座上，他將麥克的頭部溫柔的靠在他的肩膀上，轉動了油門的鑰匙，引擎狂吼起來，如同一頭野獸在睡眠中甦醒，他開動着卡車離開了排列，開始下山，帶着麥克回家。

譯自四月份大西洋月刊

(完)

凱薩玲·康耐爾永遠是一位忠實地獻身於戲劇的名伶，有一次她在百老匯演出時，在最後一幕時，她須表演一動也不動地死亡在舞台之上。

劇終後，在她的化粧室裡，有一位朋友說：「凱薩玲在她最後一場戲裡表演得精彩極了。當她演出死亡以後，她簡直連一根筋肉都沒有動過，你只能從她胸部的微微起伏中才可以知道她還是活着的。」

她父親立刻說道：「看在天老爺的份上，可千萬不要把你的話告訴她，否則明天晚上她真會連呼吸都停止了的。」



汽車駛出警局大門後，夫撫着我的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氣，說：「太好了……能這末快出來……。」

夫那厚厚的手掌傳遞給我的熱力，竟使我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嫌惡感，不寒而慄起來。我從未夢想過，這雙會撫慰了我廿餘年的手，有一天會使我這末厭惡的。我以最大的努力方始克制住了自己不出聲尖叫。

「今天不會有新聞記者來打擾我們。警方也說，像這樣殺害親屬的事件，社會各界均對加害者表同情的現象是前所未聞的……雖說徹有些可憐，但第三者的看

。可是在警局時會侃侃而談深表憾意的我，一旦面對夫時，却又欲語還休了。

「我們無庸急急乎回家。常吉在他店舖附近的旅社中已爲我們準備好了住處。讓我和你單獨地度過這一晚吧。」

「常吉？……」

經營醫療器材的我的夫弟常吉，那使人莫測高深的臉容在我記憶中泛現。我下意識地低垂双目不敢仰視。

「是的，常吉和美津子還將來探候你。而旅社方面對我們的事也一無所知。」

「不，我不是這意思，」

我打斷了夫的話。

「我們不能回家嗎？我到很想回自己的家呢！」

「這，這……當然回家也可以，反正我們遲早總要回到那裡去的；何況智子和眞佐子也正愉快地等待着你的歸來。……不過，我也以爲今晚，……只是今晚，讓我們在旅社中消磨掉或許更合適些。……」

很明顯的，夫在盡力避免說出徹的名字來。二個月前，在那個家的起居間裡，我親手絞死了我們的獨子——徹。今天，如果讓我直接回到那裡去，勢將在我心底喚起某些不必要的近乎噩夢般的回憶，而這正是夫所恐懼的。

法總是客觀和公允的。對於這一點我由衷的表示謝意。

像掩蓋着一個創口，夫的手仍繼續放在我手上，溫和地說。這充滿着慈祥和諒解的聲音在我聽來，恰如被隱蔽着的流水般使人意識到厭倦和苦悶。已往，夫常常以與這同樣的口吻平靜地和我說話；在我被押期間，它也會不斷地在暗中向即將墜入無底淵洞的我盡情鼓勵。而現在，當這聲音的主人在我面前現身，以相同的，不，比這更誠懇柔和的語調向我訴說時，連我自己也大惑不解的是，爲什麼自己竟會毛骨悚然坐立不安？

我知道，自己僵硬的態度將使夫感到某種不安；我也知道，現在我應該向他說一些抱歉甚或請求寬恕的話

然而，就我自己來說，我已不再存有任何逃避或遠離這地方的意圖。殺死徹以來的二個月間，不斷的審問和寫自白書等等，事實上，使我成爲殺害親子的半瘋狂的母親那一幕，已不止一次的在我腦際重複映現。我也在內心深處自我探索事件發生前後自己的心理狀態；結果是我渴盼能看一看進入這起居間，在徹殞命的地點站着的自己。

「智子也認爲這樣比較好些……要是你堅持要立刻回家的話，那末把預定的計劃略予變更也好……」

「智子嗎？……她也這末說？」

夫默默地點頭。我突然替智子可憐起來。雖然我會迫使自己代她接受煉火的考驗，但我仍有責任盡可能地減少她的心理負擔。兇暴的哥哥扼住了自己的咽喉，正在危機一髮時，突一變而爲母親殘殺了哥哥的意外兇案。這一慘酷的事實無疑的將在年輕的智子心中終身留一創傷。

「既然智子也這末說，那就算了。」

我順從地允諾。

常吉替我們準備的住所是戰後大爲流行的歐日混合式的建築物，每一房間均附有浴室及廁所。

我們以剛自鄉下來城，常吉的親戚的姿態投宿，因此下女向我們大談其觀光經驗。說什麼來東京觀光的事

節已近尾聲，日光中禪寺那裡已全為濃霧所籠罩，氣候也冷得使人發抖等。她的話使我在不知不覺中有了自己也是遠道而來的旅人般的感覺。

「去沐浴吧……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就能恢復長時期以來累積着的疲勞。」

下女出去後，夫換上了浴衣，彎腰烤火時，以一貫的柔和聲調說。

我應聲而起。突然，我怔住了。不是恐怖而是另一種新鮮的富有生氣的肉感侵入了我的神經。眼前這厚厚的貓背般的肩膀不正是徹的嗎？

藍色磁磚的浴盆內注滿着畢清見底的熱水，看上去特別吸引人。我盡情地享受二個月來第一次的沐浴，仔細地擦刷污穢的皮膚。我檢起那些浮在水面，灰色的橡皮般富有彈性的污垢，像檢驗某種珍貴的事物般凝視着而茫然若失。當我恢復神智時，我發覺臉上已全為淚水沾濕了。以前我聽從徹的要求替他擦背時，常一面看着這些淡黑的黏膩的污垢，一面爲了這個充滿脂肪的健康肉體內竟隱含着使人無法安撫的荒野氣息而深深嘆息。

我廿三歲時和廿七歲的薄田直紀結婚，那時候夫剛自高等師範畢業。已獲有中學教師的資格。但爲了貫徹

了厭煩。每天在他背上書包步出家門之前，家中沒有片刻安寧。我們曾經尋求原因，但無論從學校或家庭那一面來看，似乎都無使他厭學的理由。他的智力決不低愚，只是缺乏耐心，不耐枯坐教室。有時候，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送走了他，結果發現他正在街頭巷尾和未到學齡的幼童們正玩得興高采烈。

夫秉性溫厚勤勞。至於我自己則出身中等家庭，愛好閱讀。在家在校都不令人「刮目相看」的極平凡的女性。關於這一點，徹的二個妹妹，長女智子女女真佐子，就是最好的證明。她們不僅學業優異，返家後還自動幫我料理家務。唯獨徹，自小就暴虐成性，隨着年齡的增長，其兇橫的性情也日益加深。不知不覺的，我們的家庭中竟變成了一個由暴君統治着的小王國。除了我們這些順民外，至親好友均無法了解這不可思議的王國存在的事實。它變成了我們和他們之間的一層鐵壁；而愚蠢的我們尚全心全力地爲了鞏固並加強這特殊的鴻溝而努力。

舉一個例來說，在他十六七歲時，他突然幻想到如果自己在銀幕的特寫鏡頭中出現，必能得到觀眾們狂熱的拍手歡呼，於是立刻急不可待地要我們送他去攝影場。我們很清楚，要像他這樣小學也未畢業，一無做明星應具備的學識和素質的人，去負擔像攝影場這般人類關

研究心理學的志願，他重入F大學求學，課餘兼任家庭教師。我自己則在女子中學任教，以所入資助夫的學業。

夫大學畢業，在教育部社教司獲得職位時，我就辭去教職，安心理家。此後徹來到了我們的家庭。那時我已廿七歲了。許是年齡的關係吧，這第一次的生育就是難產。經過一晝夜的痛苦掙扎，柔軟的腦殼被夾在鉗子中帶着絕望的悲號聲，徹闖入了這世界。儂天之倖，徹身體別無損傷，發育情形也非常良好。直到幾年之後，我們才逐漸發現徹秉賦有異常的性格。在我和夫談論徹這一點時，我們懷疑是否是由於分娩時的困難，使徹那脆弱的腦殼受到了肉眼不易看到的傷害的緣故。

不論是夫或我都無任何劣性遺傳。說到物質生活，我在辭却教職後仍在母校教授K博士處辦理文書工作，而夫在公職外間或也編纂教科書等；因此雖說不上富裕，在徹之外撫育二個孩子却絕無置之之虞。

當徹尚在學步時，我們已發覺他有不安靜，和一旦表露了欲望，任憑我們如何的說之於理動之於情甚或脅之於力，決不改變初衷的剛強特性。開始時我們總以爲這不過是每一男孩都有的天性；一到求學期理性抬頭時就會自然而然的改變過來的。直至小學三年，他決不妥協的個性才真正地使我們震驚和恐怖。他對求學突然感到

係極端錯綜複雜的工作，無異癡人說夢。夫和我想盡方法想使他打銷這一不可能實現的妄想。但是他一旦有了慾望就永不接受別人的意見的個性支持他堅持自己的要求。爲了我們不合作，潛伏着的兇暴天性完全暴露。整天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發瘋般撒野。傢俱固屬首當其衝幾於全毀，連無辜的妹妹們也成了暴風雨中的小鳥，戰慄着到處逃避無情的襲擊。

如果要永遠阻止徹的那些無理要求，我們只有二條路可走：不是我們遺棄徹，全家隱匿他處；就得採取某種措置使他離開這個家。然而，就我們而言，正確些說，就現社會而言，這兩個辦法都是此路不通。我們也曾多次前往有關教育機構訴說求助，並曾一度把他送往收容類似異常少年的收容所。但不及三日他就潛逃返家了。而目前精神醫學來看，徹又似乎尚未具有爲精神病院所收容的資格。

對徹的明星夢，我們明知其希望全無，但夫和我仍不得不全力奔走，經由友人輾轉介紹，帶他往晤製片公司經理和監督等。只有在我們四出活動戀情……或是裝出正在設法疏通的那些日子裡，他爲了自己的目的即將達到而比較安靜些。但當會晤的結果明白宣示他的美夢永無實現的一天時，爲了期待未來的成功而強自克制的耐心頃刻化爲烏有，他又回復了暴君的本來面目。並且

接二連三想出另一些古怪的念頭來困擾我們。和電影明星、棒球選手等絕無成功機會的慾望相較之下，要滿足購買慾望容易得多了。因為他已意識到後者只需使雙親解開錢袋即可。於是徹開始提出一連串和我們的生活和環境完全不相稱的有關金錢的要求。

那時候夫雖已由督學而轉任高等學校校長，但我却因需照顧徹而無法從事副業，以夫一人收入支付二個女孩的教育費後已談不到什麼儲蓄了。徹不願上學，學費固可省却，但較學費高數十倍的浪費，動搖了我們的經濟基礎。至於夫，自擔任校長以來，在現實環境下不能不維持一個較前體面的生活外表。這決不能說他是一個偽善教育家。一家的生活既然全依賴主人的職業，那就無任何是非可言了。我知道，他決無意用這些形式上的體面來掩飾徹在家中無法無天的行爲。

有一天，夫弟常吉看到我們全家爲了徹一人而坐臥不安徬徨悲苦的情形，惻然心動，自動去和相識的精神病院院長商談後向我們勸說：

「要是聽任徹這樣發展下去，勢將促使哥哥一家和他同歸於盡。現在你們已捉襟見肘了，不用多久你們就會債台高築家徒四壁的。到了那時候，顯而易見，哥哥你就無法再戀棧於校長這一職位了。請你們接受我的忠告，因為我絕無任何惡意。」

常吉在我們不安的眼光和乾枯木然的臉上巡視片刻後，壓低了聲音說道：

「以後徹發作時請立刻通知我。我已和京阪醫院的松波院長說妥，我會帶同那裡的醫生和警衛來家……不用擔心徹會如何蠻橫地對付我們。我們有辦法用麻醉劑使他安靜下來，然後把他送到醫院去。」

「麻醉劑也只是有效一時而已。」

夫心不在焉地說。

「問題就在這裡了，哥哥。不錯，麻醉劑過了一定時限就將重蘇。不過，如果就此把徹留在醫院裡，情形就不一樣了。你只要拿出現在爲徹榨取的幾分之一的住院費，問題就解決了。我已得到松波院長的同意。當然囉，粗粗看來，這似乎不太合法。」

「你的意思是把徹作爲精神病患者看待？」

夫似意識到正有一個誘人犯法的圈套將使他入套，張大了透露恐怖的瞳仁看着常吉。

「這絕對不行，徹沒有精神病。一個神經正常的人，由於家庭中其他人的意志，被迫以精神病患者的身份在醫院中過監禁生活……這不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爲嗎？」

「是犯罪行爲嗎？」

常吉帶着嘲笑的口吻和憐憫的眼光，冷冷地看看哥

哥後說道：

「徹正在而且將永遠無可理喻地苛責和困擾你們：不管你們把他的性格稱之爲執拗也好，倔強也好，他日常的言行充份證明出已成年他的腦中根本沒有絲毫對雙親應有的敬愛之情，更毋論對社會的責任感了……現在你們就像是一座盾牌，庇護着他，或是說阻止他不給社會帶來災禍。可是你們有沒有想到過，一旦沒有這塊盾牌時又將如何？竊盜！殺人！除了這些非法的罪行外，你還能期望他做些什麼有益家庭社會的事嗎？如果說他的兇頑是爲了沒有得到父母的愛，或是基於物質生活方面的欠缺，那到還能使人同情。而事實上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以一般水準而論，他有一個優裕良好的家庭環境，但他仍一味苛擾親長，迫害家庭中每一個人，除了說他患有某種瘋狂症外，你又將作何解釋呢？正因爲爲了徹一個人的存在，破壞了其他人的健康生活，因此把他留在醫院裡，不僅是爲了哥哥一家，就整個社會來說也是有益無害的事。因此，我認爲在我國尚未有準精神病院之類的設施的現在，把像徹這樣的人送入精神病院似乎不能算是太違法吧。」

常吉的論旨井然有條。身爲母親的我，對他的警告——徹的無限而又無意義的慾望和要求將使我們全家趨於毀滅——也深具同感。我這樣想，即使只是一時的隔

離吧，我也可暫時擺脫一下長時期何候垂危病人般惶恐

憂急的心理上的負擔。而日受暴虐的哥哥摧殘的可憐的妹妹們，也可回復一些她們青春期應有的明朗愉快的氣質。但一想到如果這事竟告實現的話，徹將過的那種黯淡的愁苦無告的日子時，自己恐又將自覺殘忍不仁了吧。沉思間，夫平靜地說話了。

「我不知道淳子的意見，我自己對這事想難同意，你或許會說這是父母盲目的溺愛。不問徹的性格如何，我們決不能用這種手段對付他。你說得很對，從他到目前爲止的態度看來，恐無轉變的希望。讓他永遠留在家裡，將來說不定真的會擾亂社會的安寧。對未來隱憂的焦慮，相信我們較你所感到的更爲深切和巨大。然而，爲了消除未來可能的禍患和目前的不便，斷然把徹關入精神病院，自以爲問題已獲解決，這只是一種推諉責任的做法。」

「你既這末說那就無法可想了。……」

常吉並不掩飾他對哥哥的理論未予贊同的神情，無可奈何地掉首向我說道：

「連哥哥都這末說，那嫂嫂當然更不願離開自己的愛子的了。你一定要說我的建議太不近人情了吧。」

「不，我絕不這樣想。假使我是你，也會這末提議的。剛才聽了他的話，我發覺自己確尚缺少送徹入瘋人

院的勇氣……」

「是嗎？……做太幸運了，有像你們這樣祇憤情深的双親。可是我擔心，做對自己受到的眷愛，這一輩子恐怕無法理解的了。」

「常吉帶着使人莫測高深的表情頻頻頷首。俟後他就絕口不提有關做的事。」

「一方面默認他的建議是合乎常識和正確的；在另一方面，又爲了夫彈精竭慮，意圖誘導做重入常軌，恢復正常理性所從事艱苦的努力所代表的崇高的精神和至誠的愛情而深受感動。」

「做的賭博，無目的的旅行，和無意義購置雜物所耗費的金錢，隨着他的年齡直線上昇。結果是無可避免的，大大地破壞了我們家庭經濟的平衡。我們已自小康之家漸趨貧乏。品學兼優的智子竟爲了學費無着無法進大學，被迫改入不需多大費用的護士學校。」

「在這樣的家庭中仍能不失其朗爽歡愉的是最年幼的真佐子，而年長的智子在目睹長兄的目無尊長與雙親的曲意迎合之餘，不免憂心忡忡，不時向我訴說：

「媽，您有沒有設想過，萬一爸不在時哥哥將變成怎樣的事？我一想到這，真有些怕再在家裡耽下去。」

智子那發射着智慧之光的秀目凝視着我。

「最近，我對哥哥到底是人類還是沒有理性思想的

「智子，你們的學校不是有資助赴美深造的獎學金制度嗎？憑你的成績，不難入選的……年青人只要自己努力，通往幸福自由的大門正在你的面前敞開着。再忍耐一年吧，你就能畢業了。你和真佐子爲了哥哥而承受了不少苦難，我何常不痛心；但是看到你爸的強自克制的樣子，我決心不論事態將演變到什麼程度，我有義務比你爸更自制的忍受這不幸。因爲，做是我生下來的！」

「爸和媽也實在太可憐了。天下沒有比找不到一個可以安置像哥哥一樣異常性格的人的地方的事更不合理的了。你們被辱罵，被毆打，但對他希冀獲得的金錢或雜物仍勉力應付，這是到現爲止，他還無意去騷擾他人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否則，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他一定會不擇手段的。想想看，我們竟處身於一個對那些強盜呀，殺人犯呀等等，在犯行未遂行前只能聽任他們自由發展，無法防患未然的社會！這不太可憐也太無能了嗎？」

「我承認你的話有若干真理。不過智子，你要知道，你爸對做還未完全絕望。我不否認他的暴戾和揮霍給我們的磨折，但他從未偷竊過別人的東西，或威脅到他人的生活。你也許要說這是做母親的偏心和盲目，我總認爲他把他發洩感情的範圍局限於自己的家庭，是爲了

野獸一事實在有些糊塗了。友人們都不相信在一個知識階級的家庭中竟會有這些反常的現象。再不就一口斷定是由於父母的溺愛所致。哥哥那一副擅作威福君臨全家的態度實在使人受不了。我自以爲懂得爸媽的苦心，所以盡可能逆來順受。老實說，我對這個哥哥連一絲半毫的愛情也沒有，有的只是憎恨！」

聽着智子第一次坦白地說出她對做的感想時，一陣寒流貫注我全身，觸動了我埋藏在內心深處的相同的呼聲。

身為母親的我，對自己的親骨血所懷抱的憎恨，其程度的激烈，恐非任何人所能想像的吧。簡單地說，我對做的母愛天性已不復存在，我只是用我不得不庇護他容忍他的宿命論來支持自己而已。

自智子看來，爲了滿足做那些無盡的慾望，我們竟不惜舉債和出售家財，十足證明出父母對他的特殊寵愛。

當然，我遵循夫的意旨，盡力從事使做恢復理性重爲正常人類的企圖是事實，但與這同時，和那一天發生的兇行相彷彿的幻境，會不止一次在我夢中泛現，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我努力不使智子察破自己這二重心理，擠出一個微笑。

他仍有若干良知的緣故。而且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對我們的任性，不正反映出他對我們的信任和摯愛嗎？……」

「爸是一個偽善者！」

智子衝動地叫大：

「爸只是爲了維護他高校校長的顏面罷了。」

「智子。」

我哀怨般看着她。看到夫對做無窮盡的迴護和俯首聽命時，我自己就曾有過類似妬嫉的微妙感覺。我還認定夫在長時期教育家的假面具下，他臉上的肌肉似已失去彈性，既不能發怒也不能大笑了。我常常爲了自己有這奇怪的想法而深自斥責。對夫的內疚迫使我採取和夫相同的態度對待做，和試圖去發掘庇護做的夫的內心的愛意。不幸，每當我決心實行這心願時，我又隱約的接觸到了夫心中另一種和我們大不相同的……精密的儀器般無可非難的冷冰冰的東西。

我不能同意智子替她父親所下的「偽善者」的評語。夫只是把神經不健全的兒子這一缺憾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而以全副精力貫注在學校的事務上罷了。平心而論，夫把任職十餘年的學校視作第二家庭，毋寧說是自然的。似不能因他對學校的重視而遽以「偽善者」三字一筆抹煞。

那一不幸事件發生的前夕剛好是星期天。徹突然心血來潮要買一部半新的汽車。整天爲了錢和父親爭論着。

「你應該很清楚家中是否有十萬元。爸爲了滿足你的各種慾望，連這所房屋都抵押給人了。就以智子來說吧，她尚在求學，也不得不找副業。爲什麼？還不是受了你的累！你說要買汽車，試問你有了汽車自己會駕駛嗎？要取得駕駛執照就得在駛駕學校長期學習不可。料想得到的，你在學成之前必將因不耐而放棄的。現在買來的汽車到時候還不是又要賣掉……你自己回想一下看：買自行車、機器腳踏車、照相機，那一件不是半途而廢的？……爸和媽嘔盡心血替你買的東西，你都怎樣處置了的？……爸不想責罵你，可是你也應該好好地想一想。……十萬元，你可知道這個數目足可維持普通家庭的一年之需嗎？」

夫低沉溫和地諄諄說訓。回顧徹，則正以肘枕頭躺在疊上，帶着陰沉厭惡的臉容沉默着不屑理會。眼中散射出黑色、孤獨、充滿野性的光芒。

「你胡說些什麼？老頭子，這都怨你自己的無能呀。任何聰明一些的公司經理，誰沒有一二部汽車的……」

徹又兇性大發，與口出不遜，同時女人般潔白的脚

在疊上檢拾餘火殘燼時，我看到了他正冷眼斜視着我們，嘴角邊還露出了嘲笑。最後他又從衣櫃底層翻出夫的常禮服來，威脅着要剪破它。

當夜晚來臨時，家中每一個人都感到自己似被什麼龐大的機械碾成粉碎，精疲力竭。即使堅強如徹者終也爲大自然所克服，悻悻地上樓休息。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表示暴風雨已經過去。

「怎麼辦？家中那兒來十萬元？」

我意亂心煩自言白語地問夫。這種時候，我們的對話，相對默坐黯然神傷的姿態，甚至眼球的轉動，似都有了固定的類型。而這更使我感到絕望的悲哀。

「這，這，讓我想辦法看。……明天我不能不去學校，那末做一定要對你大加脅迫了。……」

「即算買了汽車，他也不會好好地學習駕駛的。退一步說，他以前所未有的耐心學會了它，我們也未見得能永久太平的。前些日子他騎機器腳踏車就曾撞傷了小孩。萬一他駕了汽車在通衢大街橫闖直撞，豈不又是麻煩。……」

「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代替汽車的？」

「可是他的老脾氣是不要求則已，一旦出口就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呀……」

「唉，十萬圓……」

像彈簧般直向前面的鏡子踢去。鏡子來了一個大翻身，於是做的眼前立刻映出了雙手懷抱俯視地面，面露不豫之色的父親。他反射似地抓起身旁的烟灰缸向鏡子扔去。

夫的臉粉碎了，玻璃的破裂聲冷冷地劃開凝固沉悶的空氣。我向鄰室的眞佐子示意，她立即踮起腳跟偷偷地溜向廚房。每逢發作時，我們全家都噤若寒蟬。經驗告訴我們，爭論或勸阻只有促使他更狂亂更殘暴。夫在家時，夫是他唯一的對手，否則就由我獨自承受他猛烈的攻擊。在只有一個對手的情況下，雖不能使他中止獨鬧，至少不會使騷動擴大。眞佐子的退回廚房除了減少他攻擊的目標外，還有更重要的任務。記得有一次他就曾手執菜刀狂舞亂跳，當我走近前去欲加勸阻時，他竟對準我的手腕猛砍。因此，只要他一發性，家中總有一個人偷偷地儘速地去收藏可能被作爲武器的東西。

「這幕家庭喜劇已定了型了。暴亂、哭泣、高叫……然後是父母臣服，那個高大壯健的嬌兒得到了最後勝利。……多麼單調乏味呀……」

我想起了前次爭吵時，智子睜大卑視的黑眼，冷峻地說話時的神情，不禁爲她今天不在家而慶幸不止。夫從未打過徹，而這竟成了我們弱點。那一天他斷定和以往一樣，自己不用防禦任何攻擊後，兇賊更甚。繼打毀鏡子後又踢翻了炭盆。當我和眞佐子慌亂地俯伏

夫獨自沉吟着。他又開始爲了應付徹的要求，在絞腦汁，思索籌措這筆錢的方法了。從他的神情看得出来，他固然因徹的慾望難填而悲憤，但對自己如此受苦一事，像那些苦行者一樣，不自覺地有若干快感。

「遲早我們都將被這孩子逼死，即使不是直接殺害。照這樣下去非使我們破產不可，社會上也將無我們立錫之地。於是在沒有任何人的同情的淒涼孤獨的情形下含恨而逝。」

說着，說着，我無法再自制，淚珠不禁沿頰而下。我們曾經誓言，爲了使徹活下去而又不致妨害到社會的安寧，將不惜犧牲全家的歡樂。……事實上，自從徹開始以無盡慾望困擾我們以來，夫和我已不再有親暱的行爲。因爲每當自然法則在我們體內蠢動時，隨之而來的自覺有罪的感覺，立刻無情地隔離了我們。夫的容貌遠超過他的實際年齡，而我也已銀絲滿頭。未老先衰的老夫婦在獄卒般酷厲的親生子的鞭撻下，像奴隸樣工作。直候死神來臨，虫蟻似地無聲無臭地在地面上消失。這未來的遠景使我有說不出的寂寞。

「只是智子和眞佐子很好，讓她們離開這個不祥的家吧。要她們也犧牲未免太不值得了。……」

「我也想到過這一點。我負有教育他人子弟的責任，却有徹這樣的孩子，這只能說是造化弄人。智子她們

離
婚
的
季
節

John Cheever 著
微 之 譯



能另行生活當然最好沒有，不過在智力未離開學校前恐無此可能。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忍耐，絕對的忍耐，你不應對一切事物都表悲觀。人類生存的時間是有限的，而更重的是，同一狀態決無持續數十年而一成不變的道理。任何事物經過某一階段必將發生若干變遷。……：只要我們沉着氣靜待自然的運行，那末在某一時期，就將有驚人的變化出現的。」

夫仍一如往常的平靜地向我開導。我做夢也想不到夫所期待的「驚人的變化」竟會在翌日立即出現，而且由我擔任了主角。

(下期續完)

當我們駐軍在德國時，我經常給一位以色列列名的少校開汽車。有一天當我們在一條熱鬧的大街上駛過時，他忽然看到在對面人行道上有一位漂亮的姑娘。「軍曹，快點把車子掉回頭去，快！」他下令道。

我的車子在掉頭的時候忽然熄了火。等我再發動以後，那位姑娘已經不見了。

「軍曹，」少校說：「在你這一次的意外裡我全損失了！」

「我想我這一次做得很對，官長，」我說：「那個女人是我的女朋友。」

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太太向她的鄰居們解釋昨晚在一個晚會上，她丈夫對一位年青的小姐過度注意的原因：

「他像是一隻跟在汽車後面嗚嗚狂吠的狗。他並不想去追着一輛汽車！他只不過是想對它們狂吠一陣就是了。」

一個膽怯的年青人第一次到血庫來輸出他的血。護士刺破他的手指，滴了幾滴血，用來檢驗他的血型。過了幾分鐘以後，護士又回來再擠出了幾滴。

那年青人不安地說：「小姐，我並不想催促你，不過是不是有另外的方法可以把血輸出得更快一點？」

法官對犯人說：「你承認了盜竊罪，不過檢察官說你曾經有三次偷入一家時裝舖，而你却只承認偷了一件衣服。」

「老爺，」小偷供認道：「事實是這樣的。我頭一次進入這家時裝舖，偷了一件衣服。可是我太太爲了要更換這件衣服，所以叫我再去了兩次。」

我太太有着棕色的頭髮，黑色的眼睛，和溫柔的氣質。由於她那溫柔的氣質，所以我有時候不免想到是她寵壞了孩子。她無法拒絕他們任何要求的東西。他們永遠可以把他玩得團團轉。愛絲兒跟我結婚十年了。我們倆都是從紐傑賽州的摩立斯鎮遷來的，我甚至到現在還可以記起我第一次跟他見面時的情形。我們的結婚對我來說永遠是看起來快樂和美滿的。我們住在東五十街。我們的兒子，卡爾，今年六歲，上了一家很好的私人小學，我們的女兒，才四歲，要到明年才能上學。我們常常發現自己受教育的這條路有了錯誤，可是我們還是拼命要培育自己的孩子走同一條路線，等到時候一到，我還是希望着他們都會進入我們曾經在裡面唸過書的同一家中學和大學。

愛絲兒在東部的女子大學裡受教育，後來又到格林諾勃大學裡去讀了一年。當她從法國回來以後，她在紐約做了一年事，以後我們就結婚了。她有一次把她的畢業文憑掛在廚房洗碗池的上面，這簡直是開玩笑，可是現在我不知道這張文憑到那裡去了。愛絲兒是快樂而隨和的，並且也是溫柔的，我們倆都來自範圍廣大的中等階級，而這一個階級裡的人的特點，乃在可以憑他的能力來回憶他們最美好的時光。由於我們的生活受了我們有限度的薪水的限制，所以愛絲兒生活的表面也是很容

易描述的。

她早上七點鐘起床，扭開了無線電。當她穿上衣服以後，她叫醒了孩子們，然後燒早餐。我的兒子得在八點鐘出發去搭學校的公共汽車。當愛絲兒送他上車回來以後，她要給卡蘿爾梳頭髮。我在八點半離家，不過我知道愛絲兒這一天裡所做的事不外乎家務，燒飯，逛街，和對付孩子們的要求。我知道每星期二和星期日的十一點和中午二點之間她會上圖書館。如果是好天氣，下午三點到五點她總是坐在遊戲場的某一張長椅上，她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打掃屋子，下雨天氣在家裡擦銀器。我在六點鐘回家，她通常都是在洗菜或是做一些晚餐的準備工作。等孩子們餓飽和洗了澡以後，晚飯準備好了，在起居室裡餐桌上放好了食物和瓷器，她便會未立在房間中央好像忘記或丟掉了什麼東西似的，在這一時刻深思的時間裡，如果我跟她講話或是孩子們在喊她，她都會聽而不見。這一陣子過去了以後，她把銀燭台上的四支白臘燭點上，我們便坐下來吃晚飯。

我們一星期出去一二次，一個月請一次客。由於實際上的考慮，我們所邀請的人多半都是鄰居。我們也常常參加一對慷慨好客名叫紐山姆夫婦所舉行的晚會。紐山姆家的晚會場面很大也很複雜，可是由於友誼上的人為刺激，所以也頗能自由融洽地在一起玩。

有一天晚上，我們在紐山姆的晚會上遇到了一對名叫屈蘭秋醫生夫婦，爲什麼我們會一見如故，這個原因我也搞不清楚了，我想也許因爲屈蘭秋太太是一種極容易跟人親近的人，所以當我們見過一次面以後，她就打了三四次電話給愛絲兒。我們一同到他家吃晚飯，他們也來拜訪我家。有時候屈蘭秋醫生傍晚帶着他的狗出來散步，便到我家來小坐片刻。他看上去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我聽另外有幾位醫生說他是一位好大夫。屈蘭秋夫婦大約三十歲左右；至少他是這個年紀，她也許要大一點。

我可以說屈蘭秋太太是一個平易質樸的女人，不過她的質樸却很難形容。她個子很小，有很好的身材，和平凡的特徵，我想她之所以會給人一個質樸的印象乃是由於她內心的謙和所引起的。屈蘭秋醫生不抽煙不喝酒，他那長臉上的膚色很好，他的雙頰是粉紅色的，他的藍眼睛清澈而堅強。他是一位樂天知命的醫生！他認爲死亡不過是一種不幸的際遇。而物質世界僅只是一處待征服的地域。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他太太看起來很質樸，他看起來很年青。

屈蘭秋夫婦是我們的鄰居，住在一所很舒服而不注重表面的私人住宅裡。房屋的式樣是老式的，起居室很大，廳堂的光線昏暗，屈蘭秋一家似乎並沒有產生足夠的溫暖來使這所屋子有生氣，所以有時當你在晚間結束了拜訪回家時，會帶回來一種特別的感覺，好像他們家裡的房間都是空虛的。屈蘭秋太太看起來很明顯地非常注意她的所有物——她的衣服，她的珠寶，她爲屋子裡買的陳設——還有一隻短足長身的老狗佛勞命。她在餐桌上偷偷地把殘菜餵給佛勞命，好像她這樣做是違反禁例似的，當晚餐以後，佛勞命便躺在她的沙發旁邊。在電視機的綠色燈光之下，她那動人的姿態和她那撫慰着佛勞命的纖手，使我在有一個晚上覺得屈蘭秋先生看起來像是個好心腸但很可憐的人。

屈蘭秋太太開始在早上也打電話給愛絲兒聊天或是約她去吃午餐或者喝一杯酒。愛絲兒白天不能老是往外跑，同時她也聲明不喜歡在電話裡聊個沒完。她埋怨說屈蘭秋太太是一個嘮嘮叨叨不知厭倦的長舌婦。後來有一天下午快傍晚時，愛絲兒帶着我們的兩個孩子在兒童遊戲場裡，屈蘭秋醫生也在那裡出現了。他正好走過那兒，他看見了她，便和她在一起坐了下來，一直坐到他帶孩子回家。幾天以後，他又到那裡去了。之後，愛絲兒對我說，他到兒童遊戲場去看愛絲兒已成爲經常的事了。愛絲兒想也許因爲他的病人不多，他沒有事情可做，所以他喜歡跟任何人談談天。後來，有一晚我們在洗碗碟時，愛絲兒深思地說，屈蘭秋對她的態度有點兒特別。「老是盯着我瞧，」她說：「他嘆着氣，並且盯着我瞧。」我知道我太太在兒童遊戲場裡的样子。她穿一件舊蘇格蘭呢的大衣，大套鞋，軍用手套，圍巾一直裹到下巴上。兒童遊戲場是一塊用籬笆圍起來的水泥空地，正好在一條陋巷和河道之間。在這樣的環境裡，一個服裝穿得很漂亮，面色紅潤的醫生對愛絲兒傾心，似乎不能把它看得太認真。過了好幾天她沒有提起他，我猜想大概是他停止了拜訪。到了月底是愛絲兒的生日，我忘記了這件事，可是當我於當晚回家時，看到起居室裡有很多玫瑰花。她告訴我，這是屈蘭秋送給她的生日禮物，我對忘記了她生日的這會事覺得很抱歉。同時屈蘭秋送的玫瑰花也使我感到憤怒。我詢問她是否最近常常看到他。

「噢，是的，」她說：「他仍然每天下午到兒童遊戲場來。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他已經表白了他的意思，他愛上了我。他沒有我就活不下去了。他爲了要聽到我的聲音，他都可以赴場蹈火。」她大笑著繼續說道：「這是他所說的話。」

「他什麼時候說的？」

「在兒童遊戲場上，和在步行回家的路上，這是昨天的事。」

「他愛上你有多久了？」

「這是很滑稽的一點，」她說：「他在紐山姆家的那一晚以前就愛上了我。他說在那一晚的三星期之前，他看到我在等一輛公共汽車。他只看到了我一眼，他就說從那一分鐘起他就愛上了我。當然，他是神經病。」

那一晚我爲了付稅和賬單搞得很心焦，我只能把屈蘭秋的聲音聽作是一種開玩笑的錯誤。我覺得他一定是那一種受經濟和情感支配下的俘虜，就像我所知道的每一個其他的人一樣，他之所以不能自由地去跟一個在街頭上遇見的女人談戀愛，就他之所以不能步行穿過法屬圭亞那（註：南美洲著名荒區）或是在芝加哥埋名隱姓地重新做人一樣。他的表明態度，在兒童遊戲場上的一幕，在我看來，就像是任何大都市裡的一部份生活中的偶發事故。一個瞎子請你幫忙帶他穿過馬路，等你將要離開他時，他拉住你的手臂，向你訴苦着他那粗暴悖逆的孩子；或者當電梯司機把你送上晚會會場去時，他突然對你說他的孫子得了小兒麻痺症。大城市裡一天到晚都充滿着這種偶然的事件，請求援助的哀告，以及陌生人向你吐露一切來博得你的同情，在我看來，屈蘭秋跟那個瞎子和電梯司機是一類的人物。他的表明態度跟上述那些人的訴苦也差不多，並不會比他們多擾亂了我們的生活。

屈蘭秋太太打電話聊天的事停止了，我們也停止了對屈蘭秋家的來往。不過有時候在早上的公共汽車上，如果我上班晚一點的話便會碰到他。當他看到我時，他看上去似乎有着一種難以瞭解的不安。就在這時候，我在事業上犯了某些錯誤，在我工作的機關裡虧空了幾千塊錢。我不丟差事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了，可是在我的腦子裡依然還存在着僥倖的念頭，我在這種處境之下，並且又一天到晚老在打着多賺點錢的念頭，所以我對這位乖僻醫生的記憶便給隱埋下去了。三星期過去了，愛絲兒沒有提起過他，直到有一天晚上，當我正在看書的時候，我注意到愛絲兒正站在窗前往下面的街道上窺望。

「他真是在那裡，」她說。

「誰？」

「屈蘭秋，你來這裡看。」

我走到窗前。對街人行道上只有三個人，天色很黑，很難辨認，不過因爲其中有一個人牽着一隻短足長身的狗，向街角走去，這個人可能是屈蘭秋。

「唔，有什麼事？」我說：「他只是牽着狗溜躑。」

「不過我第一次從窗外望見他的時候，他並沒有在牽着狗溜躑。他只是站在那裡，凝視着這所房子。就跟他所說的一樣。他說他每天到這裡來，望着我們的有亮光的窗子。」

「他什麼時候說這句話？」

「在兒童遊戲場裡。」

「我想你得換一個兒童遊戲場了。」

「唔，我做了，我做了，可是他還是跟踪着我。他簡直是發了瘋，親愛的。我知道他簡直是瘋了，可是我覺得爲他難過。他說他一晚又一晚地往上望着我們的窗子。他說他在每一處地方都看到我——我的後額，我的眉毛，——也在每一處聽到我的聲音。他說他在他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不名譽的事，不過在這一處他沒有辦法。我覺得爲他難過，親愛的，我無法不爲他難過。」

從這時候，我第一次覺得這個情形對我嚴重起來了，因爲我知道他的乞憐也許會打動愛絲兒的難以估量的和不穩定的情感，這是有些女人們難以避免的——她們無法拒絕任何哭泣或要求援助，她們無法拒絕那種聽上去很可憐的聲音。這種情感是不理智的，不過我寧願她真正需要他而不是爲了可憐他。那一晚當我們準備就寢的時候，電話鈴響了，可是當我拿起來打招呼時，沒有人回答。十五分鐘以後，電話鈴又響了，這次又沒有人回答，我開始對電話吼叫，咒罵着屈蘭秋，可是他沒有回答，甚至也沒有切斷線路的「克列」聲，我覺得自己簡直像一個傻瓜。因爲我覺得自己成了傻瓜，所以我就埋怨愛絲兒繼續跟他往來，還有心鼓勵他，不過我的埋怨並沒有對她起作用，當我結束了埋怨以後，我覺得很難過，因爲我知道她是無辜的，她沒有辦法不出門買家用的東西，和帶孩子們出去吸新鮮空氣，可是也沒有法律禁止屈蘭秋在外面等候着她，或是禁止他望着我們的燈光。

下一個星期的一個晚上，我們到紐山姆家去作客，當我們進門後在脫大衣時，我聽到屈蘭秋的聲音。他等我

們來到的幾分鐘後就離去了，可是他的態度——他給予愛絲兒的憂愁的一瞥，他在我身旁側身走過的样子，當紐山姆挽留他多待一會兒，他抱歉地加以拒絕的情形，以及他向她的可憐的妻子所裝出來的昂然神態——使我感到憤怒。之後，我偶然注意到愛絲兒，看到她的臉色很開朗，她的眼睛很光耀，並且當她在稱贊紐山姆太太的新鞋子時，她也是心不在焉。那晚上我們回家時，臨時保姆告訴我們說，孩子們都不肯睡覺。愛絲兒給他們量溫度。卡羅兒是正常的，可是男孩子竟發了一百另四度的高燒。那一晚我們沒有睡多久，第二天上午愛絲兒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來說卡爾患了支氣管炎。三天以後，他的妹妹也躺下了。

以後兩星期中，我們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照顧孩子的生病上。晚上十一點和早上三點都得吃藥，我們的睡眠都不夠。屋子裡的通風和清掃工作也都無暇顧及了。當我從公共汽車上下來，從寒冷中走了一段路回家時，一進門聞到的是咳嗽藥水和香煙的臭味，地上滿是水果皮，還有躺着病人的零亂床鋪。滿屋子到處都是毯子，枕頭，煙灰缸和藥瓶。我們合理地分配着照顧病人的工作，晚上輪流起來，可是第二天在上班時，我常常靠在辦公桌上打瞌睡，晚餐以後，愛絲兒也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睡着了。疲倦對成人和孩子的分別是成人能認識它，因此不會被某種他們無以為名的事情所壓服；可是當成人們疲倦的時候，我們會變得不理智，脾氣乖戾，成爲極度沮喪額唐下的犧牲者。有一天晚上，當孩子們大病的最嚴重時期過去以後，我回家時看到起居室裡有些玫瑰花。愛絲兒說這是屈蘭秋帶來的。她沒有讓他進屋子來。她當着他的面把門關上了。我於拾起玫瑰花把它擲了出去。我們沒有吵架。孩子們九點鐘入睡了，九點鐘過幾分我也上了床。過了若干時以後，有些聲音把我驚醒了。

客廳裡燈光亮着。我起了床。孩子們的臥室和起居室是黑的。我發現愛絲兒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在喝咖啡。「我煮了點新鮮的咖啡，」她說：「卡羅兒又咳起來了，所以我起來給她噴一下。現在他們又都睡了。」

「你起床多久了？」

「十二點半起床的，」她說：「現在是什麼時候？」

「二點。」

我灌下一盃咖啡，坐了下來。她站起身來，沖洗她的杯子，從掛在洗菜池上的鏡子裡看看她自己。這一天晚上有風。一隻狗在我們公寓外面吠叫，一根鬆脫了的無線電天線刮在我們的廚房玻璃窗上。

「這像是樹枝的聲音，」她說。

在廚房的裸露燈光下，她看起來顯得非常疲倦。

「孩子們明天可以到外面去了吧？」

「噢，我想可以了，」她說：「你可記得我已經有一兩個星期沒有離開這間公寓了？」她說話的口氣好像很怨苦似的，使我感覺震驚。

「好像還不到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都出了頭啦。」她說。

「好，讓我們算算看，」我說：「孩子生病的那一天是星期六晚上。那一天是四號。今天是一——」

「算了，算了，」她說：「我還不知道有多久？我已經有兩個星期沒有着上鞋子了。」

「你簡直把它說得太壞了。」

「當然。我這一向來就沒有穿過一件乾淨像樣的衣服，也沒有好好的整理一下頭髮了。」

「最糟糕的還有呢。」

「我在娘家過的生活要好多啦。」

「我可不相信。」

「我娘家的生活要好多啦。」她大聲地說。

「你要把孩子吵醒了。」

「我在娘家的生活要好多啦。他們的屋子裡是整潔愉快的。沒有他們的允許，誰也不能進廚房裡去。」她把咖啡渣倒在垃圾箱裡，開始洗咖啡壺。

「今天下午屈蘭秋來了多久？」

「一分鐘，我告訴過你了。」

「我不相信。他到這裡來過。」

「他沒有，我不讓他進來，我不讓他進來的緣故，是我看起來太難看。我不希望他看了洩氣。」

「爲什麼？」

「我不知道。他也許是個傻瓜，他也許是個神經病，不過他對我說的話，使我覺得很舒服。」

「你要走？」

「走？走到那裡去？」她拿起放在廚房裡的皮夾，數了一數裡面的錢，二元三角五分，那是用來買菜的。「奧息寧？蒙脫克萊？」（譯者註：奧息寧 Ossining，是紐約市東南一市鎮，爲州立監獄所在。蒙脫克萊 Monticla 一市爲紐傑賽州東北一市鎮）。

「我的意思是跟屈爾秋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說：「可是誰敢說我不會？這樣做了有什麼好處？這樣做了有什麼好處？誰知道。我愛孩子，不過這是不夠的，連勉強夠都算不上。我不想使他們受到損害，不過如果我離開了你，會使他們受到很大的傷害？離婚是這樣可怕，可是把婚姻維持在一起的所有那些東西，又有多少是好的？」她在餐桌旁坐下來了。

「在格林諾勃，」她說：「我在法國唸書的時候，我曾經用法文寫很長的論文。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教授曾經爲這篇論文寫信給我，可是現在我沒有字典就不能讀法文的報紙，我沒有時間去看報紙，我對爭的無能感到羞恥，對我的外貌感到羞恥，啊，我想我是愛你的，我也愛孩子們，可是我也愛我自己，我愛我的生活，它對我有某種價值和某種希望，屈爾秋的玫瑰花使我感到我已失去了我的生活，我失去了我的自尊。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他是個神經病，」我說。

「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不，」我說：「我不明白。」

卡爾醒了，喊他的媽媽。我告訴愛絲兒上床睡覺去，我熄了廚房裡的燈，然後到孩子們的臥室裡去。

第二天孩子們覺得好得多了，因爲這是星期天，我帶他們去散步。午後的太陽溫暖而純正，只有那陰處的體

皚白雪才使我想起這還是仲冬天氣，游弋的船隻正開始歸航，再有一個星期，水仙花要賣到二毛五分一束了。我們散步經過雷新頓路，聽見教堂裡的琴聲悠揚地彷彿來自天際，我們和其他的一些在人行道上的人都像一羣虔敬而愚蠢的鳥合之衆在虔誠而惶恐中仰頭聆賞，這時我們看到一隊重轟炸機正向海外飛去。將近傍晚時分，天氣漸漸寒冷，清靜而寂寞，在靜肅之中，東河一帶的烟肉裡散發的青烟也像「必喜可樂」汽水廣告的飛機寫字，清晰可見。是平安，是兇兆，它們很難辨清。看來這正是一年中的衰落時期——正是長胃腸炎，心病和呼吸器官毛病的倒霉日子——回憶過去的冬天，使我相信這是離婚的季節。這一下午天氣很長，最後我在天黑以前帶孩子們回家。

我想是那一天的嚴肅氣氛影響了孩子們，當他們回家以後，他們很安靜，嚴肅感一直侵襲着我，使我感到這種變化，像速度的現象，正影響了我們的手錶和我們的心臟。就試圖去回憶往日戰爭的那一段時期，愛絲兒甘心情願地追隨着我那部隊的遷調，從西佛吉尼亞到卡羅林那到奧克拉荷馬，在那些日子裡她所住的房間，還有我出國前，在舊金山街頭和她道別，可是所有這些往事的追憶，我不能把它織入言語之中，我們倆無話可說。天色黑暗後不久，孩子們洗澡上床了，我們坐下來吃晚飯。大約在九點鐘時候，門鈴響了，當我去應門時，我聽出這是屈爾秋的聲音，我請他進來。

當他進門後，他看上去有點心緒紊亂和激動。他在地毯邊緣絆了一下。「我知道我在這裡不受歡迎，」他用很響亮的聲音說着，好像我是聾子似的。「我知道你不喜歡我到這裡來，我尊重你的感想。這是你的家，我尊重一個男人對他的家庭所有的感想。以往除非人家要求我，我是不到其他人家裡去的。我尊重你的家，我尊重你的婚姻，我尊重你的孩子。不過我到這裡來是要告訴你我愛上了你的太太。」

「出去，」我說。

「你一定得聽我說完，」他說：「我愛上了你的太太，我沒有了她便不能活下去。我曾經試過，可是我不能，我甚至曾經想到走得遠遠的——搬到西海岸去——可是我知道仍然不會有什麼不同。我要跟她結婚。我不是一個羅曼蒂克的人，我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我非常注重事實。我知道你有兩個孩子，可是你沒有多少錢。我知道有許多像兒童託管，財產和事情的處理這等等問題要待商討決定。我不是一個羅曼蒂克的人。我頭腦很冷靜，我把這

些事跟屈蘭秋太太都討論過了，她答應跟我離婚。我不是一個卑鄙的人，這一點你的太太可以告訴你。我知道有很多實際的問題得考慮——託管啦，財產啦等等。我有很多錢，我可以供給愛絲兒她需要的任何東西，不過還有孩子。我把支票帶來了，這是給愛絲兒的。我要愛絲兒帶着它去尼維達。我是一個重實際的人，並且我覺得除非她先得到了離婚以後，其他的事是無法進行的。」

「給我滾出去！」我說：「你給我滾出到地獄裡去！」

他往門口走去。火爐架上有一盆天竺葵，我端起來往他那兒擲去。它只擊中了他背部的一小角，可是也幾乎把他撞倒了。花盆在地板上打碎了。愛絲兒尖聲嘶號。屈蘭秋依然往外走，我追上去，撿起一根手杖，對準他的頭打去，可是我沒有打中，手杖碰上了牆壁。「你滾出到地獄裡去！」我吼叫着，他在外面把大門關上。我回到起居室裡。愛絲兒臉色蒼白，可是她沒有哭。公寓樓上傳來了敲擊暖氣管的聲音，這是樓上房客的公告聲，好像是牢獄裡的囚犯用敲擊衛生設備的水管傳遞消息一樣。之後，一切又恢復寂靜了。

我們上了床，在夜裡我醒了過來。我看不見鏡台上的時鐘，所以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孩子們的房間裡也沒有聲音。四鄰完全是靜悄悄的。沒有一處窗子是有燈光的。然後我知道是愛絲兒驚醒了我。她躺在床的那一邊，她正在哭泣。

「爲什麼你要哭？」我問道。

「爲什麼我要哭？」她說：「爲什麼我要哭？」她聽到了我的話和回答了我的話，使她又傷心起來了，她開始哭得更兇了。她坐了起來，把手臂套進了晨縷的袖子，然後向桌上摸索香烟。當她點燃香煙時，我看到她那淚痕斑斑的臉。我聽到她在黑暗中移動的聲音。

「爲什麼你要哭？」

「爲什麼我要哭？爲什麼我要哭？」她不耐煩地問着：「我要哭，因為我看到第三街上一個老太婆毆打一個小孩子，她已經喝醉了酒，這個印象我永遠無法驅出我的腦海。」她把床後的被褥抽出來，帶着它向房門那邊走過去。「我要哭，因爲當我在十二歲的時候，我父親死了，我母親改嫁了一個我憎惡的男人。我要哭，因爲我覺得得穿一件難看的衣服——一件使我覺得丟臉的衣服——二十年前去參加一次晚會，我一晌沒有過好日子。我要哭，因

爲我記不得一生中有什么溫暖的回憶。我要哭，因爲我疲倦了——因爲我睡不着。」我聽到她在沙發上鋪着被褥，然後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我想屈蘭秋一定搬走了，可是到現在當我上班較遲時，我在公共汽車上依然可以碰到他，我也看到他的太太帶着佛勞倫到附近的圖書館去。她看上去更老了。我對判斷年齡是外行，不過要是我發現屈蘭秋太太比她先生大十五歲我也不會驚奇。現在當我傍晚回家時，愛絲兒依然坐在廚房的凳子上。我跟着她到孩子們的房間裡。那裡的燈光明亮的。孩子們在用橘子筐建造什麼東西，一些荒謬的卓越的東西，他們用甜美而需要的心情去建造，明亮的燈光完善地反射着，使愛絲兒的臉上增加了光輝。然後她餵他們吃飯，爲他們洗澡，準備餐棹，在房間的中央呆呆地站立了一會兒，想把晚上和白天之間的某些事情聯繫起來。然後這片刻過去了，她點上了四支臘燭，於是我們坐下來吃我們的晚餐。

(完)

已去世的史班賽。潘羅斯是美國費城政界領袖波益斯。潘羅斯的兄弟。他年青時選擇西部作爲他的住處，而不願意住在東部，所以被他的家族看作是一頭黑羊。一八九一年潘羅斯離開哈佛以後就來到科羅拉多，不久以後，他就打電報給他的哥哥要一千五百塊錢去開金礦。他的哥哥只匯給他一百五十塊錢，作爲他返家的火車費，並警告他不要去開金礦。幾年之後，史班賽回到費城，把七萬五千枚金幣交給他的哥哥波益斯。波益斯驚奇地望着他，然後提醒史班賽，他並沒有參加他的股份，他匯寄的只不過是一百五十塊錢。史班賽回答道：「這就是我爲什麼只給你七萬五千塊錢的緣故，如果你寄給我一千五百元，那麼我就可以給你七十萬元了。」



廿六、鬧新婚

馬車在暮色中自撒拉脫加馳抵康特茲，一路上卡林敦極想把油田的生活講給洛麗聽，但又怕她知道真相後不肯嫁他，因此欲言又止。

馬車在廣場前停止，新建的法院大樓尚未完工，傳教師已經先到，坐在馬背上，看工人砌磚頭。

「我從小路來，所以到得早些，」傳教師望着他們說：「家，你要我來幫忙，所以我就趕來了。」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卡林敦不能再含混下去，他正視她的臉：

「那邊是車站，如果你要回貝蒙特，我就送你上車，我身上有一點錢，足夠你重建生活，我不願意你勉強嫁給我。」

他看見她緊張地抓住馬車坐墊，於是伸手輕輕撫摸她的手。

「我還有幾句話要告訴你，」他說：「我有一座房子和一筆錢，兩個人生活還有得多；油田生活雖然苦，但是我喜歡這種生活，我非常高興你能嫁給我，兩個人一起……」

她開始無聲飲泣。

「你能不能忘記今天發生的事？」她問。

「我根本不在乎這種事。」

她起身投入他懷中。

「你願意跟我？」

「我願意。」

他倆手挽手走進老法院，向書記領取結婚證書，他工整地簽下自己的姓名：赫爾·卡林敦。

他望着她用女教員字體寫下郭賽薇三個字。

「郭賽薇？」他大吃一驚。

「李洛麗不是我的真實姓名，」她握緊他的手微笑解釋：「是我到油田以後的化名。」

手裡拿着結婚證書，他挽着她的腰走出法院，傳教師策馬相迎。

「你們要在什麼地方舉行婚禮？」

卡林敦瞥了一眼馬車，低頭看賽薇。

「不要在馬車上，」她說：「人們說如果在有輪子的東西上結婚，一輩子不得安定，總是從一個地方滾到另一個地方。」

「這樣最好，」卡林敦笑着說：「油人本來不能過安定日子的。」

他倆笑着爬上馬車坐好，傳教師取出聖經替他們證婚，然後向他倆握手道賀。

「天快黑啦，我還是趕回巴特森，」傳教師策馬離開，一面回頭叫道：「我預祝你們有一個快樂的晚上。」

他倆目送傳教師背影消失，然後相視微笑，一切羞怯和緊張完全消失。

他倆默然無語對望了好一會，誰也不肯打破這甜蜜的靜寂，最後她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們就在這裡坐一夜嗎？」她問。
「我想趕回工地去，」卡林敦說：「有口井已經鑽得夠深，隨時會出油，我不願意噴油時我不在場，我們吃了飯就趕回去好嗎？」

馬車穿過大叢林進入草原，林立的廢氣燃燒塔吐出殷紅的火舌，空氣中瀰漫着灰黑色的煙霧。她微微發抖，貼緊了他。

「到處是火，你不怕嗎，象？」

「這是廢氣燃燒塔，燒去危險的廢氣，」他向她解釋：「如果火熄了那才可怕哩。」

馬車在一些木屋前停止。

「到了，」他靜靜地說：「我常說決不帶女人到油田，現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希望你吃得消油田生活。」

「瑞拉吃得消，爲什麼我不能？」她說。

傳教師打開大門：「歡迎回家，」他說。

卡林敦將她扶下馬車，傳教師已把新房佈置得齊齊整整。

「今天晚上你一切不必煩心，象，」傳教師說：「有我和喬賽在井上照料。」

「你太好了，傳教師。」

傳教師走向門口，我想你們現在大概用不着我了，我要去鑽台幫忙喬賽。」

當傳教師離去後，他倆又靜靜地站了一會，於是吹熄油燈，但他們無法熄去熊熊燃燒的廢氣塔，也無法摒除鑽機旋轉的隆隆聲。

天還沒亮，喬賽把卡林敦喚醒，說是鑽到氣層，隨時有噴氣的危險。
卡林敦來不及穿好衣服就奔到鑽台。

「鑽桿還在跳，」喬賽告訴他。
「讓我摸摸看，」他說。

他把手貼在鑽桿上，感到它在井孔裡跳上跳下，果然是氣！他跑去泥漿池，池面上浮着一層黑油，顯示極有

希望，再鑽進幾呎，就可能鑽透油層。

「情形不壞，」他告訴喬賽：「繼續鑽進，我要去喊賽薇來看。」

他奔回木屋，看見賽薇正站在灶台前發呆，一眼看見他，滿臉堆上笑容。

「我想做餅乾或麵包給你吃，但你得先給我買個烤爐，」她說。

他一把抱起她，圍着屋子打轉。

「別忙，等這口井噴了油，你要什麼我都買給你，」他說：「這將是巴特森最大的一口噴油井，你穿上衣服

跟我一道去看。」

她換上一件白綢襯衣和一條黑緞裙子。

「穿這種衣服怎能去油田？」他笑着說：「你腳上的鞋子在油泥裡支持不了兩分鐘。」

「那我不去了，我沒有衣服，」她說。

「沒關係，就穿這個去，」他說：「壞了再買新的。」

她披上一件黑甲克，頭上罩着一頂寬邊帽，兩個人手挽手走上油田，經過井架時，工人們停手注視，面現不

豫之色。

「他們不習慣女人踏上油田，」傳教師告訴她：「迷信會帶來惡運。」

卡林敦領她去看儲油槽。

「這裡面的油有好幾萬桶，都是我們的，」他說。

她興奮地在油田裡跑來跑去，衣服全染髒了，但她毫不在乎。

噴氣危險解除，卡林敦去巴特森替賽薇購買烹飪器具，順便到銀行，用卡賽薇的名字開了一個戶頭。

行員好奇地望着他，左眼微微曇了一下。

「要存多少錢你可以不戴眼睛？」他問。

「我……先生……」

「五千塊夠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從我帳戶上撥五千元存在我太太的名下，如果再看到你戴眼睛，我就不客氣了，」說完他衝出銀行，留下吃驚的行員站着發楞。

卡林敦在克勞斯貝酒吧找到傑克，把結婚證書遞到他面前。

「給你看，」卡林敦說。

傑克緩緩看完證書。

「你結婚了，」傑克說。

卡林敦把手放在腰後的槍袋上說：「如果我聽到你或任何人說出一個髒字，我就射穿他頸子。」

傑克目不轉瞬地望着他，臉色變得蒼白：

「我不要跟你作對，象，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願意請你喝一杯。」

×

×

×

半夜裡他倆被敲打，叫喊和放槍的聲音驚醒，卡林敦一古魯跳下床。

「是鬧新婚，」他告訴賽薇：「爲什麼沒有人阻止他們？」

他倆在黑暗中迅速穿好衣服，伏在窗口上偷看。兩個男人抬來一個木架子，上面掛着一把大鋼鋸，各人輪流用鐵鎚敲打鋼鋸，發出鏗鏘的怪響。

「是薛美特，」卡林敦低聲說：「他也跑來了。」

一個女人站在門口，用鐵匙敲打菜鍋。

「是璠拉，」卡林敦說：「他們都來了。」

她抓緊他的手：「我們怎麼辦？」

卡林敦點上燈，打開房門。

「歡迎，老朋友，」他叫道：「請進來喝一杯。」

大家停止敲打，一擁進屋——薛美特、璠拉、喬賽、傳教師，以及在梭尖，梭耳湖等處結識的許多老朋友；他們向新郎和新娘握手道賀，親熱的叫着賽薇，絕口不提李洛麗三個字。

璠拉張開兩臂，摟住卡林敦和賽薇。

「象，當你向我提起她時，我早就歡喜她，現在親眼看到她更高興，你是一個幸運的人，象，」璠拉說。傳教師嚴肅地走到賽薇面前。

「你害怕嗎？」他問：「鬧新婚是油田的老規矩，越鬧越發，表示大夥兒都歡迎你。」

璠拉拖着賽薇在長凳上坐下。

「兩個泥寧的女人！」大家笑着打趣。

「做泥潭的女人並不壞，」璠拉說：「你很快就會習慣這種緊張而有趣的生活。」

當鬧新婚的朋友們離去後，卡林敦和賽薇仍倚偎着站在門口，遙望矗立的井架和熊熊燃燒的廢氣塔，她興奮地摟緊卡林敦的手臂：「我從未見過這樣奇妙的景象，」她低聲說。

廿七、危險地帶

郭賽薇以當初去貝蒙特冒險的堅強意志，在巴特森建立一個家；這個家又矮又小，距離井架又太近，祇能供給食睡，不適於長久居住。她每天告訴自己：祇要油井鑽成產油，他們就可以搬離油田，開始正常生活。

卡林敦常常很晚才回家吃飯，也常常一去幾天不回家，但他的運氣好像越來越好，幾乎從不失敗，所鑽的每口新井都產油，每次合約都給他帶來更多的錢，銀行存款直線上升。

賽薇忍耐地等待他說出搬離油田的話，但他絕口不提，有次她實在忍不住了，提出房間太小的話，第二天他

就帶來一個木匠，在屋後添造了一間披屋。
 「你難道不想換個地方住嗎？」她終於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已經賺了夠多的錢，油田對孩子不適合，我已經……」

「瑞拉還不是住在油田，我從未聽見她抱怨，」他說：「她知道油人就應該住在油田裡。」

「你愛買什麼就買什麼，」他說：「不必計較錢。」

新井一口又一口鑽成產油，油田裡的井架密得像樹林一樣，巴特森已經無井可鑽，她心中暗想：這下準可以遷地爲良了。

當最後一口井完工後，他告訴她：「我要去傑寧斯一趟，那塊地方非常有希望產油。」

「帶我一道去，」她央求地說：「我一個人留在這裡太寂寞……」

「不行，女人不可以去油田，」他說。

「難道這裡不是油田？」

「這裡不同，」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家。」

有次他回家時，脅下夾着一大疊文件。

「我接到一筆大生意，」他說：「現在來幫我填寫這些合約。」

他搬出她的打字機，放在桌角上，兩個人合作把工程合約填好。

「象，」她說：「我以後可以替你辦理文件，如果你需要。」

他大爲高興，檢出她的全部辦公器材，在屋後整理了一間辦公室。

從此以後，他經常四出奔走，勘尋油田，日常業務都交給她處理，遇有特別事故，就打電話或電報向他請示

這天賽薇正坐在桌前處理文件，卡林敦去馬塔戈達郡察勘油田未歸。突然她聽見遠處傳來「嘶……」的聲音，夾雜着人羣的奔跑和喊叫。

「噴氣！」他們叫道：「快逃！快逃！噴氣！」

她跑到門口，極目望去，看見遠處油田中幾輛奔馳的馬車突然停止，馬匹倒地不起，座上的車夫也像紙人似的跌下馬車，有的人伏在地下一動不動，有的人掙扎着向巴特森方向爬行。

傳教師上氣不接下氣的衝進她家。

「快走，」他喘息地說：「油田裡死了許多人。」

「我怕。」

「我陪你走。」

他們穿過草原，奔向巴特森，一路上盡是逃難的人，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還有許多騾馬牲口。

「一口井噴出毒氣，」傳教師告訴她：「死了許多人，大家一哄而逃，我也祇好跟着跑。」

他們走上凡寧街，路邊坐着一個婦人，手裡抱着一個昏迷的女孩子。

「求你們幫幫忙，」婦人說：「我再不抱動了，這孩子要趕快看醫生。」

傳教師接過軟癱的孩子：「她中了毒氣嗎？」

「是的，」婦人說：「她先是不停地咳嗽，後來就昏過去了。」

他們來到樹林邊，許多人都坐在樹蔭下休息。

「這裡安全嗎？」傳教師問。

「大概安全，風往那邊吹，」人們回答。

同行的婦人突然不支跌坐地下，臉色發青，又咳又喘。

賽薇半拖半抱地讓她平臥地上，然後從傳教師手中接過孩子，叫他趕快找便人去撒拉脫加請醫生。

等傳教師回來時，那婦人已經双目倒插，氣絕多時。

消息傳來，噴氣危險已過，逃難的人紛紛回家。

「我們怎麼辦？」賽薇問。

「你想怎麼辦？」傳教師說。

「把孩子帶回家，請醫生來看看有沒有救，」賽薇說。

他們把孩子抱回家，派人去請鄧醫生，醫生沒有來，不到天亮孩子就死了。

賽薇像對待自己孩子似的替她洗澡梳頭髮，用塊白麻布包好，輕輕放在桌上，然後把傳教師找來。

「我們要把她們母女埋在一起，」賽薇說：「你去叫工人做兩口棺材，然後設法把那個婦人的屍體抬來這裡。」

「但我要照顧油井……」傳教師遲疑地說。

「別管那口井，埋人要緊，」賽薇說。

工人送來孩子的棺材，賽薇親手為孩子裝殮。

傳教師精疲力竭地回來報告：找遍了樹林，不見婦人屍體，可能已被人就地掩埋。

賽薇叫傳教師通知工人幫忙埋葬孩子，那口大棺材也不必做了。

四個工人抬着孩子的棺材走向山坡，傳教師和賽薇跟在後面；經過井架時許多工人停止工作，加入送葬的行列。

工人輕輕將孩子的棺材放入墓穴，用土掩好。賽薇沉痛地站在一旁，欲哭無淚。油田猶如戰場，生命不值一文。

傍晚時，傳教師來看她。

「象什麼時候回來？」他問。

「不一定，也許今天晚上。」

「你最好告訴他一聲，井壁坍了。」

「毀了嗎？」

「完全毀了。」

「這不是你的錯，傳教師，」她安慰她說：「我會告訴他。」

賽薇獨自坐家中，等待卡林敦歸來；她不懂他們為什麼祇顧賺錢，而不惜以生命來做賭注？

卡林敦回來時已是第二天清晨，她把別後發生的事告訴他，提到埋葬孩子的情形時，她忍不住哭了。

「讓我們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象，」她懇求地說：「我一向重視金錢，但現在看穿了，找個安全的地方搬去住，我什麼都不想，祇要平安地過日子，我不要再看見這些噴着紅火的廢氣塔，連什麼時候會死自己都不知道。」

她摟住她安慰地說：「不怕要，油田並不常是這樣危險，我很抱歉，現在還不能離開這裡，請你再忍耐些時。」

他走向窗口，遙望井架。

「我們的井怎麼樣？」

「有一口井進了砂子，因為傳教師忙着幫我找醫生救人。」

「嚴重嗎？」

「據傳教師說是完全毀了。」

他憤怒地轉臉望着她：

「我付給他工錢要他照顧井，不是要他照顧人，他使我遭受幾千元的損失！」

「象，聽我說，這不是他的錯……」

他不等她解釋，怒冲冲的跨出房門，走向井架。

工人們正站在鑽台上等候命令，傳教師走上前迎接他。

「我要把這裡發生的事報告你，象，」傳教師說：「當噴氣發生，大家四散奔逃，我祇好停鑽去找賽薇，帶

她一同離開……」

「你離開這口井？」

「是的，象。」

「爲什麼，傳教師，誰叫你離開的？」

「你不必責備我，象。」

「你混蛋！我付你工錢要你照顧井，你溜了，使我蒙受損失。」

「你並沒有破產，象，」傳教師平靜地說：「一口井賠得起。」

「但這完全是出於疏忽，你憑什麼可以糟塌我的金錢，你這個混蛋！」

傳教師依然平靜地聽着卡林敦罵完，於是悲哀地說：

「你變了，象，變得刻薄寡情，你以前不是這樣，我想現在該是我離開你的時候了。」

「滾你了，誰拉住你！」

卡林敦摸出錢包，數了幾張鈔票給傳教師，就轉身命工人拆卸井架，連一句道別的話都沒有跟傳教師說。

回到家後，卡林敦怒氣已經平息，他沒有把傳教師離開的事告訴賽薇，怕引起她的反感。

「我想過了，」他告訴她：「你應該離開油田休息些時，我久想回聖奧格斯丁老家一趟，正好一同去，收拾行李，今天晚上就動身。」

(下期續完)

「勃朗先生嗎？這兒是哈萊修車場，我想我還是應該把這件壞消息告訴你，你的太太剛剛把車子開進我們的修車場，現在汽車得修理，並且……」

「好啦，好啦，」丈夫打斷對方的電話，嘆了一口氣：「那就請你們把車子快點修好吧，我會付賬的。」

「可是修車場裡損壞的東西該由誰來賠償呢？」



女性攝影講座

第三講 模特兒

一、何處找尋模特兒

到那裡去找模特兒？這是初學攝影者常會問到的一個問題。目前在本省職業性的模特兒可說是少而又少，非但雇請不易，且費用也相當昂貴。但據有經驗的攝影家所知，有些少女喜歡照相，體態也相當優美，在我們日常所接觸的人中直接或間接都不難發現一兩位適合於攝影條件的女性，如能誠懇的徵得她們合作，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二、代價問題

應當付給模特兒什麼代價，應以你的相片用途如何而定。如果你是一位業餘攝影家，只是爲了個人的興趣而照，則送她幾張照相也就會滿意的。如果你所請的是一個職業模特兒，必須付給費用，只要你的照片不是爲了商業宣傳用，則代價也不會太高，但仍以事先商妥爲宜。如果你想把所攝照片出售給商家，但又沒有絕對的把握，不妨和模特兒商量一個分成的辦法，照片售出之後，她可以分得幾成的酬勞。

如果你是一位職業攝影家，則你所請的模特兒無論是否以此爲業，均以給付相當代價爲宜。

三、樣片與同意書

在和模特兒正式約定之前，最好先替她拍攝幾張樣片，通常以拍攝一二〇軟片十二張者最爲適宜，包括模特兒的面部及身材。模特兒自己帶來的照片並不一定可靠，有時已經過修版可能改變甚多。只要你的拍攝動作快，就誤不了太多的時間，一般願作模特兒的人多半都會同意的。

當你拍成一張照片之後，無論你的用途何在，最好請照片中的模特兒簽署一張同意書，同意你日後可以將



這張照片出售，作廣告，或作其它用途。如果照片中的模特兒尚未達法定年齡，則需徵求她的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在歐華如果一張照片沒有模特兒的同意書，也很難脫手的。在本省雖然沒有這樣嚴重，但因照片被用作廣告而引起的糾紛也時有所聞，一張同意書費事有限，省去日後的麻煩則是難以估計的。同意書的程式以簡單明瞭為佳，可如下書寫：



茲同意 先生利用本人此張照片參加影展，出售作為廣告宣傳或其他商業用途，本人同意不得提出任何異議或要求。

姓名

蓋章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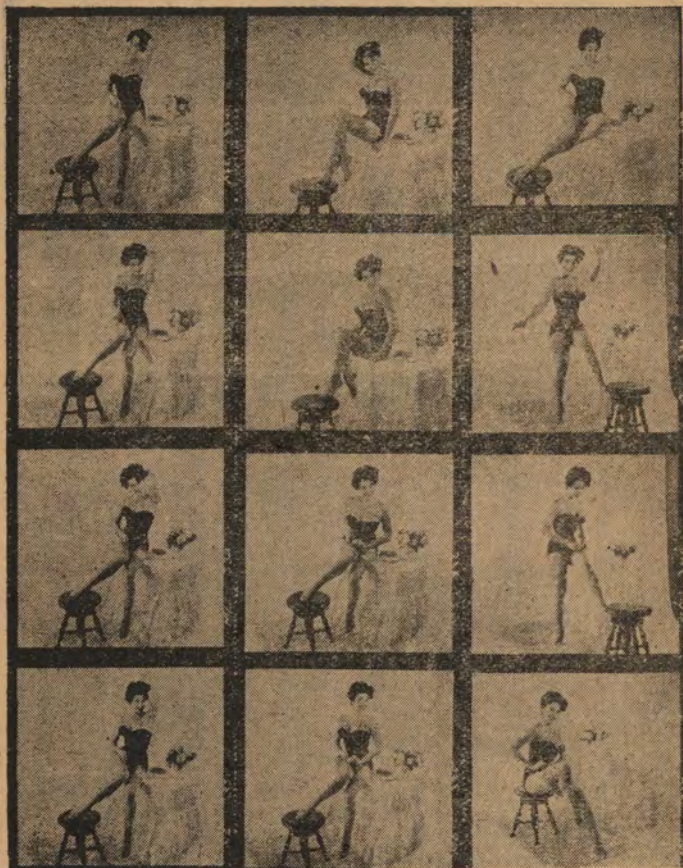
四、應使模特兒愉快

影響所攝照片優劣最重要的一點，莫過於你在工作時對模特兒的態度如何。最基本的要求是應當保持愉快，你所攝的照片非僅表現出模特兒的體態面貌，同時也將表達出她的心情。除非模特兒在你的攝影機前能感到身心愉快，否則你的照片都將反映出厭煩之感。

當你約同模特兒外出攝影時，首先應知道她是否已吃飽，如果你欲拍攝出活潑生動的照片，就必須先將模特兒喂飽。隨身帶點點心水果及飲料，當模特兒略顯倦怠時就立時停止，每次拍攝時間不可太長，休息進食之後，精神立可恢復。

不要命令模特兒擺出何種姿態，如果她不慣於作出姿態不必勉強，最好的辦法是下次另換一個。無論你是業餘攝影家或是職業攝影家，拍攝照片時最好均勿使模特兒過於人格化，像圖七這樣一張人體照片，就決不會使身為模特兒的人難堪的。並且切不可自作聰明，你的手只應放在攝影機上，當你要她作出何種姿態時，只可指引他，不可用手亂推，同時也不可以攝影為藉口約模特兒出去遊玩。

攝影後如果你答應將照片贈送她，就應遵守諾言，而且這些照片也會有助於使她能多獲得一些攝影工作。



無論你所拍攝的是你的親戚，女友，或是商店的店員，你所獲得的結果完全取決於你的選擇眼光及工作态度，如果你能得到一位女郎的信心，她自會替你宣傳出去的，知道的人愈多，則獲得美好模特兒的機會也就愈多。

五、印製樣片

一二〇十二張的方底片可以截成四張一條，保存或放大都較便利。印製樣張時，三條底片排在一起剛好適合一張八吋十吋的感光紙。如果沒有大型印像相機，可放在放大機下面，利用放大機的光線曝光。一般感光正常的底片在放大鏡頭光圈為八吋大約需時五秒左右。利用放大機印像有兩個優點，可以利用放大紙，不必另買印像紙，各底片厚薄不同時可利用局部光或曝光法加以改正，使一次印出的十二張照片不致有過於顯著的不同。

底片排好後紙邊尚有半吋餘空，可將自己的姓名或底片編號等印上去，每張底片也可在旁邊注上號碼，日後查尋時可一目了然。附圖八就是這樣一張樣片。樣片印好後再仔細選擇其中那一張最好，然後再另行加以放大，在這十二張照片中以右下角一張最引人，圖九就是放大後的結果。



死人血液的利用

在美國邦蒂亞克大藥醫院裡，有一個四十一歲的婦人因病需要動手術，但因為她同時患有貧血症，必須先行輸血提高血量才能動手術。醫師們從冷藏庫裡取出一品托業已貯存十九天而與伊同型的血液（A型，R_h陽性）注入她的靜脈。第二天她的血量已有顯著進步，但為安全起見，醫師們又替她注射了一品托同一位贈與者的血液。

這樣一件很普通的治療工作所以會引起人們注意的原故，是因為血液贈與者是一個十二歲已死去的男孩，是不久前剛在附近一個湖裡溺死的，醫師們盡了一切力量還不能使他復活，於是病理學家傑克基福于與格林貝士馬於驗屍後順便從他的頸靜脈裡抽了二品托的血液。這是在孩子死亡後二、三小時的事情。為確信在血液內沒有沾上細菌（否則輸血將會不安全），血樣曾在人工孵養器內培植了二個星期。該婦人自注射死人血液後迄無不良反應，目前且已康復回家了。

這已是基福于與貝士馬二位醫師第四次注射輸死人的

血液了。在前三次輸血時，會診醫師都很慎重仔細，只限於無法醫治的病人才注射這種血液。然而注射死人的血液並不是一種創舉，在莫斯科的司克立福蘇夫斯基醫學院裡，自從一九三〇年開始試行以來，已在三萬次輸血活動上使用了將近卅噸的死人血液。美國醫師所以至今把這件事當作新聞看待是因為他們過去一直有一種偏見，他們畏葸躊躇任何一樣取自屍體身上的東西。邦蒂亞克的病理學家們希望這種偏見將可以逐漸由一些新的事實予以沖淡，因為現在從意外事件傷亡者身上所取的角膜，骨骼和動脈等已廣泛地用作移植的工具了。

應用死人的血液有幾個優點：第一，活的血液贈與者可能會隱瞞他的健康缺陷，尤其是關於他曾否患過肝炎一點。第二，活人每隔二、三個月最多只能抽血一品托，否則就會影響贈與者的健康。但屍體是沒有這些顧忌的，牠也不會隱瞞疾病，經過驗屍後，任何部門都暴露無遺，各重要官臟有無疾病都可一目了然。因為普通選作抽血對象的都只限於十分健康的個體，均係由於車輛或心臟病而突然死亡的屍體。同時從屍體內可以抽得較多的血液。在邦蒂亞克的病理學家最多時曾從一具成年人的屍體上抽出三品托的血液，而蘇俄人的經驗却可抽出多至八品托的血液。

基福于與貝士馬二位醫師原來以為他們是美國第一

個使用死人血液的先鋒，但後來在美國血庫協會會誌內却發現早在一九三五年時，一位叫作夏片亞的外科醫師在芝加哥的郊外曾運用過相似的技巧。夏片亞工作得很秘密，故世時亦沒有留下文字的紀錄，但在二年時間內曾負責輸過卅五次死人的血液，由他的工作成果，然後才研究出在最新的血庫制度下血液可保存至三星期還不至會變質的道理。

在應用死人血液時必須注意下面幾件事情：須在贈與者死亡後六小時以內抽存血液，死者須察知未患已知的一切傳染病，抽血前須作一遍完全的驗屍工作。假如所有這三個條件都辦到，那末應用死人血液是只有實利而無一弊的。

可能的癌症病因

引致癌症的一個因素，可能是歡喜吃燒焦的食品，例如久灸的燒肉或烤牛排等。這一聳人聽聞的警語是數週前來自一位世界上的癌症權威，美國芝加哥大學，五十九歲的却爾斯赫金斯博士，他在過去數年內曾研究出好些有效的療法挽救過無數前列腺癌與乳癌患者。

不過迄今為止，赫金斯博士還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實他這一理論。他之所以有這一概念係由於最近研究

一個有價值的實驗技巧以誘使母鼠快速的長癌，他用一種化學品叫作 7,12-Dimethyl-Benz (a) anthracene 的餵飼母鼠，只餵一次會引致癌症，屢試不爽。

而 DMA 是一種複雜的碳氫化合物，是當蔬菜或動物的肉類在很高的溫度焙灸時產生的。(當香烟的烟草在 300°F 至 1600°F 溫度內燃燒時也會產生這種化學品) 這種化學品即可以用來使某些小動物誘致癌症。所以赫金斯博士說：「如果餵以 DMA 可以使白鼠誘致癌症，則人類若吃了這種東西亦同樣可能會長癌的。但我却並不是說一定會是這樣！只是可能會這樣而已。我們至今還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食物或是怎樣的烹飪法才會產生這種現象。然而 DMA 却可能是從過份燒灸的食物中產生的。」所以我們暫時並不用對着唾涎欲滴的烤豬，燒牛排等菜單望而却步，只是在點菜時請廚工盡量燒得嫩一點的就行了。

可能是一種巧合，類似的報告同時亦從冰島王國提出送至設在美國芝加哥的國際病理學院。照鄧加爾博士的報告說：「冰島是全世界胃癌死亡率最高的一個地方，而冰島的人民就喜歡吃大量的鱈魚，從烟燻灸過的食物裡已提煉出一些物質能使白鼠誘致胃癌。」

只有四十分之一的腎臟的人

美國洛山磯有一位廿四歲的商人，每天與常人一樣緊張而勤奮地工作着，但每逢星期三却辭謝一切應酬把自己困守在大學醫院裡，聯上人造腎臟靜臥着。每星期三假如沒有這架機器，他便會活不成，等不上一個月就會一命嗚呼。

人們日常從新陳代謝過程裡所積存在血液裡的毒素，設若沒有其一對腎臟每天予以濾出而從小便裡排洩掉，沒有一個人能活上二、三個星期。洛山磯這位先生的腎臟早已逐漸消失效用，可能係因為很久以前曾患過鏈珠菌炎，再轉變成李來忒氏病的一種——普通稱為腎血管球炎(腎臟內濾過微血管發炎)。到一九五九年底，他的這種腎臟已威脅到他的生命。華盛頓大學的史克萊勃納醫師替他間斷地連上一具人造腎臟，使他多活了幾個星期。但是這樣作需要經常施行手術而且還不是治本的辦法。於是史克萊勃納醫師又請了醫藥工程師韋恩奎統一起商量一條長期性的解決辦法。

因為病人尚殘餘有常人四十分之一的腎臟功能，亦即是尚有維持生命所必需的一半功能，因此他尚可以把握毒素任牠在血液裡積存數天。於是外科醫師在病人的左臂切開一條動脈與一條靜脈，並各插入一枚塑膠管，而把兩管的另外一端在前腎部份聯接起來，使成一條間道，讓血可以自由流通以免血液凝塊。當小小的皮傷癒合

後，內科醫師把塑膠管連接在一具人造腎臟上，把病人血液裡的毒素濾除乾淨，讓病人的生命又可以延長數天。完美的技巧，使二枚塑膠管所組成的血管間道可以任其逗留在外，不妨礙日常操作；而却可以不必再動手術便能很方便的隨時與人造腎臟連接。

病人每於星期三將血液濾清後，便感覺神清氣爽，這樣一直可維持到星期天前後。他因為很少排尿，所以毒素在血液裡逐漸堆積起來，他勉強地可以拖過星期一和星期二，但星期三便非得依賴機器不行了。

這位病人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病人，一面依賴着機器生活，一面尚可擔任正常的工作。目前在歐美各國尚有十餘個單位在作這種類似的實驗。因其中尚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普通一具人造腎臟需要有一組受過特殊訓練的醫師，護士和技師，一天廿四小時地護守着機器和病人，所以費用不貲，只有在有研究基金的機構才能擔負這種龐大的支出。此外，只有少數的腎病可以使用這種設備。例如因高血壓所引起的腎病便無法應用，因為其主要的生命威脅是動脈疾病而非腎病。不過這已可證明一具人造的機官已可長時間的置代天生的內臟。這將有助於研究人員去尋找在新陳代謝作用中，到底什麼是這種能致人死命的毒素，也許因而可研究出一些廉價的，更為安全的而却更省事的方法，以治療所有的腎臟疾病。

新書出版

序曲，音詩和管絃小品

——拾穗音樂叢書又一巨著

全書三百餘頁

塑膠七彩封面

每冊定價二十元

生命的神奇蹟

——達爾文的自然世界

擷取科學精華

勝讀長篇大牘

每冊定價六元

右列兩書已經出版為優待拾穗

讀者照原價七折付款請交各地郵局

「二五八七」劃撥戶小額郵票十足

通用

名書推介

何以不孕

有人以不能生育延續生命而憂
有人為子女眾多生活重壓而苦

本書為本省產婦科權威喻景
瑞醫師精心鉅著全書二十餘
萬言闡述何以不孕及何以受
孕之理論與方法吾人如欲調
節生育締造愉快的人生樂園
不可不讀此書

每冊定價十五元

拾穗讀者七折優待

款付「二五八七」郵政劃撥帳戶
小額郵票十足通用

中國石油公司
嘉義溶劑廠

榮 譽 貢 獻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苯) —— 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 —— 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醋酸等。

(粗)(二)(甲)(苯) —— 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脂樹脂和達克龍等。

(水)(醋)(酸) —— 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正)(己)(烷) —— 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五種新產品有興趣，欲獲得詳細資料，請逕函臺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或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拾穗是贈送親友同學最佳的禮物◎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訂戶優待價
波城世家	24.00	16.80
諾綺表祖	12.00	8.40
滄海珠淚	4.00	2.80
春閨夢裡人	7.00	4.90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00	12.60
海狼	15.00	10.50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5.00	3.50
交響樂的故事	20.00	14.00
玫瑰紋身	8.00	5.60
銘的故事	6.00	4.20
白衣女郎	25.00	17.50
黑貓劫	9.00	6.30
慘劇的預演	5.00	3.50
糖的故事	6.00	4.20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7.00	4.90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7.00	4.90
我們的地球	12.00	8.40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12.00	8.40
我們的朋友原子	5.00	3.50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00	17.50
朱門恩怨	25.00	17.50
盲者之歌	25.00	17.50
交響樂曲談叢	6.00	4.20
生命的奇蹟	6.00	4.20
序曲音詩管絃小品	20.00	14.00
南太平洋故事	20.00	14.00

訂閱拾穗月刊：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半年六期三十元
(國外每期另加郵費四元)

◎拾穗是自由中國發行最廣的雜誌◎

單款存款儲蓄計劃

住址姓名人款寄

地址號訂名姓戶訂

戶帳款收

拾穗月刊社
臺灣劃儲第一二五八七號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戳日局辦經

經理員 局長

單款存款儲蓄計劃

住址姓名人款寄

戳日局理管

戶帳款收

拾穗月刊社
臺灣劃儲第一二五八七號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戳日局辦經

經理員 局長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業務部

業務要目

- 代理洽購外國化學工業製法之專利權 (一)
- 代理裝建實驗工場，以供製法之改進及 (二)
 - 產品品質之改良
- 代理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三)
- 代理申請美援工業作業投資分析及工程計劃 (四)
- 代理化學工業廠設、安、裝、試、等運輸 (五)
 - 工作解決廠操作難題
- 代理各項自動控制儀器系統之設計及儀器 (六)
 - 備安等事項
- 代理各項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安 (七) (包括)
 - 舖設油管及建築油槽泵房 (等)
- 承辦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八)
- 承辦單件淨重十八噸以下各項化工機件之起 (九)
- 重安裝工程 (十)
- 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臺北市館前路71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雄高市煉油廠技術組 接洽處

如查詢美國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 Corporation)各種產品之性能，規
格，價格，或其他資料等，請逕洽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二五六三四——二五六三七

